2

解放社出版

列寧選集

A21/7484

A21/7484

·000100

列寧選集

[illegible]

第二冊

1940

解放社出版

目　錄

什麼是『人民之友』和他們怎樣進行反對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鬥爭……………… 1

民粹主義底經濟內容和司徒魯威先生著作中對民粹主義的批評……………………89

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與說明…………………… 105

俄國社會民主派底任務…………………………… 137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抗議書…………………… 163

註釋……………………………………………………… 181

什麼是「人民之友」和他們怎樣進行反對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鬥爭

什麼是『人民之友』和他們怎樣進行反對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鬥爭（註一）

（答覆『俄羅斯財富』雜誌所載反對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

第一篇選錄①

『俄羅斯財富』雜誌向社會民主主義者開始了進攻。這雜誌首腦之一米哈伊洛夫斯基(N. Michailowski)先生，早已在去年的第十期裏向『我們底所謂馬克思主義者，或者社會民主主義者』提出了『論爭』。隨後發表了克里文可先生底文章『論文化的孤獨者』（第十二期）和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底『文藝和生活』。（一八九四年『俄羅斯財富』第一、二期）這雜誌對於俄國經濟現實所抱的獨特觀點，則當以郁夏可夫(S. Jushakow)先生在第十及第十二兩期所發表的『俄

①爲要使讀者看出列寧所著的整本小冊子的主題，這兒特摘錄了第一篇第一節文字。

國經濟發展問題』一文所論最爲詳盡。這些先生們不客氣地要求在他們底雜誌裏面，代表眞正的『人民之友』❶底思想和策略說話，他們是屬於社會民主主義者底公開敵人之流的。我們現在來過細看一看這些『人民之友』，他們對馬克思的批判，他們底思想和策略。

第三篇選錄

現在讓我們來研究『人民之友』底政治綱領。對於他們底理論的觀點，我們是已經討論得很多了。他們願意用什麼方法來『救火』呢？如果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指出的道路被看做不是正確的話，那他們又從那兒去找出路呢？

郁夏可夫先生在『農業內閣』一文（載『俄羅斯財富』第十期）中寫道：

『農民銀行底改組，殖民行政的創立，在國民經濟利益範圍之內，對國有土地地租之整理……地租問題之考究和整頓——這是復興國民經濟底綱領，是防止正在發展中的財閥政治所造成之經濟暴力（注意！），復興國民經濟底綱領。』

在『經濟發展問題』一文中，又用下面的『初步的，但是必要的步驟』去補充這種『復興國民經濟綱領』：

---

❶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民粹派在合法文獻中自稱爲『人民之友』。

『排除今天正在妨害農村公社的一切障礙物，把農村公社由監護下面解放出來，過渡到共同耕種方面（農業職業社會化），由農村公社去發展那由土地中取得的原料品之製造，』

而克里文可和卡利駭夫兩先生則又添了下面一段話：

『低利貸，阿爾特爾經濟形式（Artelform der Wirtschaft），銷路底保證，不靠企業利得而維持的可能性（下文專論此點），更廉價的發動機底發明和其他技術的改良。』最後說——『陳列館、倉庫、特約代辦所。』

只要細看這一份綱領，便知道這些先生們是完全站在現社會底基礎上面的（就是說：站在他們沒有意識到的資本主義狀況底基礎上面），從而想由補綴和修理這個社會來了結這件事情，却不懂得所有他們底進步——低利貸、技術底改良、銀行等——都只能加強和促進資產階級。

尼古拉（Nik.）自然是完全對的，他主張（這是他底最有價值的主張中之一種，這種主張，甚至『人民之友』也不能不加以反對）：在現制度底基礎上面，任何一種改良都是沒有裨益的，不論是借貸或是移民，不論是改良租稅或是將土地全部向農民手中轉移，都不能在本質上改變什麼的；反之，這些方法必定會加強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它底發展今天正在被過分的『監護』，農奴租稅制度殘餘，農民被束縛於土地等所阻厄着）。他寫道：『像侯爵瓦西爾奇可夫（Wassiltschikow——看他底思想，無疑的他是一個『人民之友』）一流的，希望着借貸變得廣泛發展的經濟學家們，他們妄想

璧和『自由主義的』，即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所想望的正是一樣，『他們是向着發展和鞏固資本主義條件方面努力的』。他們不了解我們底生產關係底矛盾（在農民中間，同樣也在其他階層中間），他們不去努力為這種矛盾尋求自由的道路，不去直接接近那些由於這種矛盾而被奴役的人們，不設法去幫助他們起來鬥爭——他們不這樣做，卻夢想着用為全體打算的和以妥協和統一為目的的方法去結束鬥爭。至於所有這些方法究竟能產生一些什麼結果，那是很明白的：只要回想一下前面所引的階級分化[1]底例子就足以證明，祇有在正常的、穩定的經濟下面，擁有一定的『積蓄』的人，即極微的少數人的代表——小資產階級代表，才能從所有這些信用[2]、改良、銀行以及相似的『進步』方面獲得利益。即使改組了農民銀行，以及改組了其他相似的機構，也還是絲毫不會影響到這一件基本的和主要的事實：即人民大衆以前是被榨取的，現在依然在被榨取當中，他們連用以餬口的工具都從來未曾有過，自然更說不上過正常的經濟生活了。

說到『阿爾特爾』和『共同耕種』方面，也有同樣情形。

---

[1] 列寧引用這些例子的地方，本選集未曾選入。參看全集第一卷『論農民底階級分化（階層形成）』；參看本卷『十九世紀末葉俄國土地問題』。

[2] 這些思想——在資本主義關係的存在情形下（正如前文所說，這種存在，已經是『人民之友』所不容否認的了），用借貸去支持『國民經濟』，即小生產者底經濟——這種完全不懂理論的政治經濟學初步的無聊的思想十分明顯地指出這些依違於兩可之間的先生們底理論是腐敗到了甚麼樣子。

郁夏可夫先生名後者為『農業職業底社會化』。這自然祇有令人感到滑稽的，因為要社會化的話，就不能滿足於僅僅一個小村落範圍以內的生產組織的社會化，而必須剝奪那些依靠壟斷生產手段和操縱俄國社會經濟的『吸血鬼』，這就需要鬥爭，鬥爭，再鬥爭，而不用空洞的小資產階級道德。

因而這一類手段就被他們改變成溫和的自由主義的姑息手段，而這些手段又必須仰賴一個慈善的資產階級的寬宏大量，並且，由於使被剝削者脫離鬥爭的緣故，所帶來的害處，就蓋過了個別的個人境況的那種可能的改善所獲得的利益（這些個人在資本主義關係的共同基礎上面不能不是悲慘的和動搖的）。至於這些先生們抹殺俄國生活矛盾這一回事，究竟到了那一種無恥的地步（這自然是由於一種很高明的企圖，即為要阻止實際鬥爭，也即是為要替人敷設墓道的企圖）。那末自有下面的克里文可先生底分析來說明：

> 『知識份子管理工廠主底企業，他也能夠管理國民工業。』

他們的全部哲學都歸根為這樣一種哀訴：即鬥爭和剝削是存在的，但祇要……祇要不讓剝削者在那裏，那末剝削也可以『不必』是剝削了。著者究竟想用他的無意義的辭令來表示一些什麼意見呢？誰能否認，俄國大學以及其他教育機關每年都造就出一些只知道求人來豢養的『知識份子』(??)誰又能否認，豢養這些『知識份子』所不可少的一些東西，目前在俄國只有資產階級的少數人方有？俄國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豈能因『人民之友』們說一聲他們不必為資產階級服務

而消滅的嗎？是的，如果他們不是資產階級的，那末他們就『不必』爲資產階級服務。『如果』俄國沒有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那末他們也就『不必』是資產階級的了！世界上就偏有終生在這樣的『如果』和『但是』裏過日子的人們！還有，這些先生們不只是不肯估計到資本主義的决定的意義，而且簡直不願意去看一看資本主義裏面的壞的東西。如果要排除某些『缺點』，那末這些缺點，就在資本主義之下，似乎也可能順利地對付得了的，請聽下文所引的克里文可先生的解釋吧！

『資本主義的生產和職業底資本主義化，決不是使加工製造業一定要脫離人民的門徑，它當然能脫離人民，然而它也可以深入到人民生活中間去，它可以接近農業和礦業。在這種情形之下，可能發生一些聯繫，不論是這一個的門徑，或其他的門徑，對這聯繫都可能給與一些貢獻。』（一六一頁）

以克里文可先生比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則克里文可先生具有一些很優良的特性，例如天眞和爽直。在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以滿紙油滑伶俐的辭令，不切本題，而只在本題周圍打圈子的地方，那實事求是的，實際的克里文可先生則毫不掩飾毫不內疚地以他底觀點底全部不合理處，坦然昭示於讀者。請看『資本主義可以深入到人民生活中去』一語。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可能使勞動者不脫離生產手段。這眞是漂亮；我們現在至少能完全明白地想像到『人民之友』之志願是什麼。『人民之友』希望有非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希望有

不帶剝奪和榨取的資本主義，是在人道主義的大地主和自由主義的官吏底保護之下和平發展的、只包含小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他們裝出一副以俄國的幸福爲職志的內閣官員底嚴正儀容，想去建立這樣一種聯繫：一面使豺狼能夠吃飽，同時又要使綿羊不遭殘害。爲要明白這些聯繫的性質，我們必須摘錄同一著者在第十二期❶中發表之文章（『論文化的孤獨者』）：

『國有工業和工業底阿爾特爾形式——克里文可先生這樣判斷，他顯然是在設想着好像有人已經『請』他去『解決實際的經濟問題了』——決不能表現眼前情況下所能設想到的一切事物。例如這樣一種聯繫也是可能的。』

接着就敍述到一個技術家，挾了一份以（不超過一百盧布的）小股份公司形式在頓河流域實行工業開發的計劃書，走進『俄羅斯財富』編輯部。而這計劃書的草擬者，就接到了大約如下的多少更動了的建議：

『……股份應該不屬私人而屬於農村公社，這樣，在這公司裏工作的公社居民可以獲得普通工資，而同時農村公社則保證這居民和土地的聯繫。』

好一個行政天才！輕容易就可以把資本主義引到人民生活中去，而資本主義之惡果也就輕容易可以剔除的！人們只須這樣措施就可以了，即農村有錢人通過農村公社的介紹，

❶『俄羅斯財富』第十二期。

購買股份❶從而獲得企業底盈餘，這種企業就是『居民底一部份』去參加勞動的企業，這些居民和土地之間的『聯繫』，是被保證着的。然而這『聯繫』，却不是可能令人靠這些土地來維持生活的聯繫（否則有誰願意去爲『普通工資』而勞動呢？），而只是把人類束縛在一定的地點，使他恰恰成爲當地資本主義企業底奴隸，從他剝奪了更換僱主的可能性。而這僱主，我有充分理由可以把他叫做資本家，因爲那種把工資付給勞動者的人，是無法用另外的名字來稱呼他的。

讀者也許會怪我，爲什麼對於這種好像不值得注意的無聊的事，也要說那麼多的話。但是請原諒！事情縱然無聊，而分析這種無聊的東西，依然是有益而且是必要的，因爲這種無聊事情是反映着俄國實際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所以它在俄國，是傳播得最廣的社會思想之一種，社會民主主義者還應當繼續清算這種思想。事情是這樣的：從農奴制的封建

❶我說由有錢人收買股份——雖然把股份歸於農村公社作爲保留條件——因爲他確實說到用金錢收買股份，而金錢却只有有錢人才會有。所以不論收買股份是否透過農村公社底介紹，事實完全還是一樣的——只有有錢人才能付錢。這樣的事情，和當公社收買或租土地之完全不能廢除有錢人對土地的壟斷，毫無二致。此外，盈餘（獲得的盈餘）同樣的必須由付錢的人獲得——否則股份即不是股份了。對於著者的建議，我是這樣來了解：即利潤底一部份要用來『保證工人和土地的聯繫』。如果著者的意思不是如此（雖然他的話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而是指的要有錢人付了股款而不分獲盈餘——那末他的計劃簡直就是說要有產者和無產者平分財產了。這等於那種可笑的滅蠅方法，即：把蒼蠅捉來放在瓶中，而要他立刻就會瞑目。

[library stamp]

的生產方法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過渡，在俄國完成了，而且部份的今天還在造成勞動者底這樣的地位，即農民因爲不能靠他底土地來維持生活，來繳納大地主所需要的租稅（他們到今天還在繳納這些租稅）被迫去找『外活』藉以逃避苦難。在從前比較好的時候，這些外活最初是採取一種獨立的、職業勞動的性質（例如運輸業），或是採取一種不獨立的，然而因爲職業底發展極其薄弱的緣故，所以代價相當可觀的職業勞動的性質。這種狀況，比之今天的來說，是替農民保證了比較豐裕的生活，即替那（曾經在成千成萬高貴的警察和正在發生中的俄國土地收買者，即資產階級的庇護之下，和平地發育過來的）農奴民衆保證了較富裕的生活。

於是『人民之友』將這種制度理想化，在使它理想化的時候，同時却乾脆略去了它底黑暗面。他們對這種制度懷着夢想——所以說『夢想』，乃因爲這種制度事實上早已不存在了，因爲它早已被資本主義所消滅，這資本主義會喚起了大規模的對耕種土地的農民的掠奪，並且由於尋找職業的『勞動的手』過剩的緣故，將過去的『活計』變爲無限制的剝削。

我們底小資產階級底騎士們，只願意維持農民和土地間的『聯繫』，却不願意有農奴制度，其實這種聯繫却正是靠農奴制度才得保證，而農奴制度是被那使這種聯繫成爲不可能的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所破壞了。騎士們願意有外活，他們願意有不致使農民離開土地的『外活』，願意有爲市場而工作却不致造成競爭，不會發生資本的、而且不致於使人民

大衆奴役在資本下面的外話。忠實於社會學中主觀方法①的他們，想從各方面『採取』好的東西，而事實上這種幼稚的希望，只能造成一種反革命的蒙蔽現實的夢想，它使人無力把握和利用新的情况裏底眞正前進的、革命的方面，它使人同情那把半農奴的、半自由勞動的美好的舊情况（具備着一切壓迫和剝削的恐怖，而且任何一條出路也不可能讓人找到的情况）永久化起來的方法。

爲了證明這種把『人民之友』列入反革命者一流中去的說明底正確性起見，我擧兩個例子：

我們可以在莫斯科地方自治會的統計中看到一位（波多爾縣的）某夫人K底家計記載，如果我的記憶力不錯的話，這家計（不是那記載）使莫斯科的統計專家以至W.W.先生都非常興奮（記得他在一種雜誌上發表過關於這方面的文章）。

這K夫人的大名鼎鼎的家計，對於奧洛夫（W.Ourow）先生，就成爲『根據實踐來確實證明』其主張的正確性的一種『事實』，他底主張是：『在農民的經濟處在正常狀態下的地方，私有地主底家計也會經營得比較好些。』根據奧洛夫先生關於這位夫人底領地的敍述，可以知道她是依靠當地農民勞動來經營家計，這些農民爲了代償在冬季借給他們的麵粉以及其他東西而在女地主的土地上勞動，在這時候，女地主對待這些農民非常體貼，並且幫助他們，因而這些農民在

①社會學主觀方法參看本選集第十一卷。

附近各地農民中，算是最優裕的一部份了，他們底麵包『幾乎可以維持到新收穫的時候（以前從未曾到過尼古拉紀念日）』。

現在就要問：是不是果眞如卡勃路可夫（N.KabruKow）（參看選集卷五，一七五頁）和奧洛夫（參看選集卷二，五五——五九）所假定的，『這樣的情況，會把農民和地主中間的利益上的這種矛盾』消除了？明明白白，這是不能消除的，因爲K夫人要靠農民底勞動過生活，從而剝削也決不能排除。因爲被剝削者受到優良待遇，而忽視了剝削，這在K夫人還可以原諒；但對於一個經濟學家和一個統計專家却是不行的，當他們在這種場合的前面竟陶醉起來時，他們是完全站到那些西方的（醉心於資本家和工人間的良好關係，熱狂地稱述着工廠主怎樣爲工人操心，爲工人設立消費合作社、建住宅等等事實的）『人類朋友』（Menschenfreund）的立場上去了。因爲有這一類『事實』的存在（以至於『可能性』）而認爲利害矛盾也沒有了，那不外只是看見樹木而不見森林。此其一。

其次：我們又從奧洛夫先生敍述中看到，K夫人的農民，『因爲收穫特豐（女地主給他們優良的籽種）而置備了牲口』，他們因而能進行一種『豐裕』的家計。人們試想一想：這些『豐裕的家主們』不只是『幾乎』成爲而是已經完全成爲富裕的家主們了；他們底麵包不只是『幾乎』可以維持到新收穫的時候，而是人人都已經綽無匱之的時候了。人們想一想吧：假如這些農民擁有足夠的土地，假如他們在

他們還缺少着的這『一塊草地和牧場』（多麽美妙而富裕的家計！），他們還在用勞役來向K夫人租用着的這『一塊草地和牧場』是爲他們所擁有的話；奧洛夫先生是不是眞的相信，到了那時（卽農民的家計眞正到了富裕狀態的時候），這些農民還能夠如今天一樣，在K夫人的田地上小心、準時而且迅速地勞動的嗎？或者對於這一位（像慈母一樣地榨取豐裕的農民的）善良的女主人的感激之忱，會比農民們的無出路的現狀（他們正因爲沒有草地和牧場，而找不到出路）更能成爲大的刺激嗎？

很顯明的，『人民之友』的觀念，在本質上不外是這樣：他們是以十足的小資產階級意識代表者的身份，不願意廢止剝削，而願意緩和剝削；他們不願意鬥爭，却願意妥協。『人民之友』底大規模的理想（他們從這種理想底立場出發，向偏窄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發雷霆之怒）還不能超出於『豐裕的』農民以外，這些農民，當大地主和資本家適當地對待了他們底時候，他們就爲大地主和資本家完納『年貢』。

另一個例子。郁夏可夫先生在他的很著名的文章『俄國人民土地佔有準則』（載一八八五年第九期『俄羅斯思想雜誌』）裏面，闡明了他的關於『人民』底土地佔有（也就是依照我們底自由主義者的用語法，把資本主義和剝削都除外了的土地佔有）應該有多少份量的見解。現在，經克里文可先生對事物作了鮮明的說明後，我們知道他是同樣的由『把資本主義引導到人民生活中間去』底立場出發的。他以

000100

爲人民的領有地最少限度應是：可以彌補『種籽補充和支出需要』㊀的份地。而其餘則可以靠『工錢』來賺取。換句話說，就是他是很直率地同意於這樣的情況：卽農民在維持其與土地的關係的時候，將屈服在一種雙重剝削下面的，一方面是因『份地』而被大地主剝削，另一方面則被資本家採用『工錢』的方式來剝削。這樣的小生產者的情況（他們是忍受着雙重剝削，因此也就是處在這樣的生活條件之下：卽不但沒有勝利的希望，而且連被剝削階級的鬥爭的希望也被剝奪了，因此必然會產生出威脅和壓迫的情況），這種半中世紀式的情況， 正是『人民之友』 的理想和眼界的極限。這樣，當資本主義（它在俄國農奴解放以後的全部歷史過程中是以極大的速度發展着）將舊俄國的支柱——家長制度的、半農奴制度的農民——連根拔除，而開始把這些農民們從中世紀的、半封建的關係中間拉出來，放到新的、純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去——這其間，資本主義強制這些農民脫離久住的地方，使他們爲了尋找工作在全俄國流蕩，把他們從地方的『工作給與者』的隸屬之下解脫出來，而表示出剝削的一般基礎的所在（是階級剝削的基礎而不是某一營專的個人底掠

㊀我爲了要指出這種支出和農民的預算底其他部份間之關係起見，引證奧斯特洛哥希思克縣底二十四種預算。每一個家族底平均支出爲四九五盧布三九哥比（自然支出和貨幣支出合計）。其中一〇九盧布一〇哥比爲飼牲口費，一三五盧布八〇哥比爲植物性營養品方面的生活必需品和租稅，其餘二五〇盧布四九哥比則爲其他支出，非植物性的生活必需品、衣服、家具和地租等。郁夏可夫先生將飼牲口費併入牧場費及補助日用品費中去。

取的基礎）——當資本主義開始把其餘被賤爲的和被壓抑到了牲畜境地的農村居民，大批送進一個繼續不斷地複雜化的社會政治生活底循環中去的時候——這時，我們底騎士們對於支柱的崩潰滅亡，却發出哀號感嘆。一直到現在，他們還要繼續爲那良善的舊時代哀號嘆息，雖然我們可以看見，今天只有瞎子，才會看不到這新的生活秩序底革命方面，才會看不到資本主義是怎樣產生了一種和剝削底舊政權完全無關的，而且有可能對這種舊政權進行鬥爭的新的社會勢力。

同時在『人民之友』身上，也看不出希望對現社會有任何改變之痕跡。他們十分滿足於現存基礎上面的自由主義的方法，而克里文可先生在這種方法底發明方面，則正是一個眞正祖國的波姆泊多爾（Pompubour）❶底行政天才。

他對於『詳細研究和根本改造』『我們底國民工業』的必要，這樣論斷說：『這個問題，一般的要求一種專門的觀察，並將生產部門分爲適合於人民生活（眞的!!）的生產部類（Die Produ ktionsgruppe）和在使用的時候，會遭遇到某些嚴重困難的生產部類。』

正是克里文可先生，他供給我們這種部類的分法底榜樣，他把職業分成爲不會資本主義化的，已經在資本主義化的以及能夠『和大工業爭生存』的。

這位行政官決定：『小生產在第一例中是能夠自由存在

❶俄國諷刺文學家薩采特林小說中一人物，是一個黑暗偏狹的統治者。

的』——這是說脫離市場（市場底不安定，能把小生產者分化成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自由？是說小生產者能不受地方市場之擴充及其合併成為一個大市場的影響？能不受技術進步的影響？或則技術底這樣的進步，也許——在商品經濟下面——可以是非資本主義的？在這最後的一種情形下，著者還要求着『大規模的生產組織』。

『很明白的』，他寫道，『這兒必須有大規模的生產組織、基金和流動資本、機器等，或則由任何一些其他東西來平衡這些條件：即由低利貸，過多的中間人的取消，經濟底阿爾特爾形式，不靠企業利得而維持的可能性，銷路底保證，更廉價的發動機的發明和其他技術的改良，或者，最後，一定的工資的減低（如果這減低了的部份可以由其他的利益來補償時）等，來平衡這些條件。

這是對『人民之友』底特性（即在言詞上有着偉大的理想，而在行動上却只有俗流的自由主義）的最刻骨的剖白。正如人們所見到的，我們底哲學家是不多也不少，正是從『不靠企業利得而維持的可能性』，從大經營的組織等來開始的。妙極了：這正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也希望的東西。但是『人民之友』是希望怎樣來實現這些事情呢？若要辦到沒有企業家的大生產組織，第一必須取消社會經濟底商品性質，而且代之以社會經營的、共產主義的組織；在這種組織裏面，不像現在一樣，市場是生產底調節者，而是生產者自己，由工人集團本身在這種組織裏面充生產底調節者，那是對生產

手段不屬於私人而屬於全社會。由合作的形式來代替私人佔有形式的這樣一種交替，是很明白的，必須要有生產形式的首先的轉變，必須要把分散的、小規模的、孤立的小生產者底生產過程，溶化成爲一個唯一的社會的生產過程，必須要（用一句話來說），具備有由資本主義所造成的那樣一些物質的先決條件。但『人民之友』卻想全然不依據資本主義。他們究竟想怎樣去做呢？這是不明白的。他們從沒有提到廢止商品經濟，他們底偉大的理想當然絕對不能超越社會生產底這一種制度之範圍。其次，爲了要取消企業家底利得，企業家必須被剝奪（他們底『利益』的來源，正是在於他們壟斷了生產手段）。爲要對於我們祖國的這支柱實行這種掠奪，就需要一種反對資產階級統治的革命的人民運動，這一種運動，只有工人無產階級才有能力推動，因爲他們對於這種制度沒有任何留戀的必要。但『人民之友』，卻不會想到要把任何一種鬥爭的放在心目中，他們除了這些企業家底管理機關而外，決不會設想到其他的社會因素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很顯明的，『人民之友』決不會想要認真地來反對『企業家利得』，克里文可先生只不過是狡辯而已。並且，他立刻又作了這樣粉飾，說人們對於『不靠企業家利得而維持的可能性』這一類的事情，也可以『用某些其他的東西』來使他們得到平衡，借貸，銷售底組織，技術底改善，去使它得到平衡。這樣，一切事情就進行得非常圓滿了。不是要剝奪企業家先生引爲恥辱的，卽把他們的對於『利潤』底所有權利加以廢止的事情，而只是採取了這樣溫和的自由主義的手

段，這些手段只會把最好的鬥爭武器交到資本家手裏，只會加強、鞏固和發展我們『人民』底小資產階級。為要使人們確定地認清楚『人民之友』是只替這種小資產階級謀利益起見，克里文可先生還作了這樣一個值得注意的解釋：說人們可以用『減低工資』來使取消企業利得的事得到平衡！初初一看，好像他是無心地說到這兒來的。實際卻不然，這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徹底的推斷。因為若把這一類事實當做大資本對小資本的鬥爭來看待，而由於他底那種真正的『人民之友』的特性，他自然就站在小……資本的一方面來了。在這裏，他聽見了這事：即減低工資是小資本家底最有力的鬥爭工具之一。這是一件事實，是已經被人完全正確地認識過來，並且和勞動時間的延長同樣，就在俄國的許多生產部門中間也被確證了的。因為他願意不惜任何代價去拯救小……資本家，於是他就提出『某種程度的工資的減低』（『只要用當他的利益去加以平衡』）企業家先生們在起初好像聽見了一些要危及他們的『利潤』的事情，現在卻可以完全安心了。我相信企業家們甚至會請這位可敬的行政官（他估計以減低工資去反對企業家）去充任財政總長。

還有一個例子，證明當一接觸到任何實際問題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在『俄羅斯財富』底仁愛的自由主義者的行政官們的身上，看出純資產階級底血統。『俄羅斯財富』第十二期『國內生活記事』中談到獨佔。著者說：『獨佔和辛迪加，都是發展了的工業底理想。』著者對於這樣的事表示驚異：我國雖然沒有『資本底尖銳競爭』，而這些團體也出現

於俄國。

『製糖工業和石油工業一般的說都還未曾到特別高度發展的程度。人們如果注意到在我國這些生產品分配在每一個消費者身上的微小到等於沒有（與其他國比較來說）的數量時，就可以知道不論糖底消費或揮發油底消費，在我們俄國，都還在發軔時代。可以說，這些工業部門底發展領域還十分寬大，而且還要吸收一批資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裏，臨到一個實際問題時，著者就忘卻了『俄羅斯財富』所那樣心愛的關於縮小國內市場的理想。他不能不承認，這種市場還有着一個有力的發展的前途，而不是縮小的前途。他在和消費較大的西歐作比較以後，就得到了這樣的結論。爲什麼？因爲文化提高了。然而這種文化底物質基礎的建立，不正是在資本主義的技術發展當中，即在使人類相互關係更形密切和取消個別地方底中世紀式的、孤立狀態的商品經濟和商品交換底成長當中嗎？例如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國，當其半農奴式的農民尙未分化成爲農村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時候，它底文化不是也並不高過於俄國嗎？假若著者已經詳細研究過俄國生活的話，那末他必然會覺察到這一種事實，即：農村居民底需要，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地方，比在純農村地帶大得多。這一點是俄國手工業職業的一切研究專家們，在這些職業發展到了能把職業的圖記刻印到居民的全生活上去的一切場合上，一致地確認了的。①

『人民之友』對於這一類『小事情』操了不少心，因爲他們一般的在這兒只『簡單地』用文化，或則用日見複雜的生活來說明事情，而他們說明的時候，却完全沒有提出過這種文化和這種複雜化底物質基礎底問題。但是只要他們去注意到俄國農村經濟的話，那末他們一定會承認國內市場正因爲農民分化成爲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建立起來的。

他們這樣想：市場之繁榮，還不能表示就是資產階級的生長。

『獨佔在俄國』前文所述的國內生活記事的記者繼續分析道：『將因爲生產的、發展上的、一般的薄弱，因爲企業精神和熱誠的缺乏，而成爲國力發展底新障礙。』

著者在論到烟草獨佔的時候，計算到『它在國民流通中取去了一萬五千四百萬盧布』。這兒是直接忽視了我們底經濟關係之基礎正是以資產階級爲領導者（在俄國和其他各國都一樣）的商品經濟。著者不說資產階級因爲獨佔而走到窮境，而是說『一國』，不說資本主義的商品流通，而說『國民』流通。❷一個資產階級者對於這些概念間之區別是決不

---

❶我在這裏以巴烏洛伐（Pawlow）手工業爲證，並且以此地的手工業和附近一帶農村農民比較。參看『格里爾希雷夫和阿能斯基文集』。我特別再舉一個農村爲例，在這兒據說有一個特別的『人民制度』存在。

❷『俄羅斯財富』也是把『國民』這字用來和『資產階級』的這字對立着使用的，因此著者的這一個用語就更値得非難。

會去加以把握的，不管這區別是怎樣明顯。為了要指明這種區別在事實上是多麼明顯起見，我可以引證一種在『人民之友』心目中認為是權威的雜誌，即『祖國的記事』。我們在該雜誌第十二期中見到『財閥政治及其基礎』一文：

『根據馬洛底說明，財閥政治底主要標記是對於自由主義的國家形態的愛好，或者至少是對自由權利底原則的愛好。當我們把握着這種標記並想一想八年到十年左右以前存在着什麼東西的時候，那就可以看到我們在自由主義方面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了……不論拿那一種報紙或雜誌來看，它們都是或多或少的代表着民主政治原則，都是為着人民利益而鬥爭。然而這與民主政治的觀點同時，或在民主政治的觀點底外衣之下（就要注意這一點）屢屢是有意地或者無意地都趨向着一種財閥政治的傾向。』

著者引證彼得堡和莫斯科商會呈給財政總長的請願書為例，這一個俄國資產階級之崇高的階層向財政大臣申謝『他把俄國財政狀況建立在一種唯一有成效的、私人行動的、最大限度的擴張性上面』。著者由此下結論道：『財閥政治底要素和傾向在俄國社會中存在着，而且數量是相當的多。』

看吧——你們底先輩在很早的以前，即當偉大的農奴解放的改革（這種改革，按郁夏可夫先生之意見，應是為『人民生產』奠定了平靜的、合式的發展方向，事實上卻只是為財閥政治清除了它底發展底道路）底印象還活躍着而且還是新鮮的時候，已經不得不承認俄國私有企業精神之財閥政治

行，即資產階級的性質了。

你們爲什麼要忘記這一點呢？當你們說到『人民的流通』的時候，當你們說到靠着『企業精神和創業性』的發展來助長的『農村力量』底發展的時候，爲什麼不述及這種發展底對立呢？爲何不說到這種企業精神和這種創業性底剝削的性質呢？人們當然可以而必須表示反對獨佔和相似的設施，因爲這些無疑的是使勞動者惡化的——然而不應該忘記一點，即：勞動者除了被這些中古時代的鎖鏈所束縛而外，還被更有力的、更新的資本主義鎖鏈所束縛着。排除獨佔，無疑的是有益於全體『人民』的，因爲當資本主義的經濟已經成爲地方經濟底基礎的時候，中世紀狀況底殘餘，只能在資本主義的罪孽之上再增加一重異樣的罪孽，即中世紀的罪孽。爲着從遺傳的半奴隸的桎梏之下把資產階級社會解脫出來，以便解放工人階級，進而使它易於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起見，剷除這些中世紀的殘餘，是無疑的絕對必要的。而且剷除得愈迅速愈徹底愈好。

這樣，爲使事情合符真實，就必須這樣說：剷除獨佔以及其他一切中世紀的束縛（這些中世紀的束縛，在俄國的名字是軍隊），是爲着使工人階級能夠更容易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的鬥爭而絕對必要的。這就是事情的全部。資產階級只有在全『人民』的利益的連帶性上去反對中世紀的、農奴制的制度的時候，才能夠忘記了這人民中間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深刻而不能妥協的對立。

然而當『人民之友』在關於農村需要什麼的問題上，說

出了以下的事例時，人們如果以爲使他們有囚此而覺得奇異，那眞未免糊塗了：

『幾年以前』克里文可先生敍述道：『有些報紙上論到農村需要什麼樣的職業和什麼樣的有學問的人的時候，提出了一份規模很大的而且是非常複雜的名單。這一份名單幾乎包括了全部生活：醫師和女醫師之後，列有野戰軍醫院底外科助手，後面又有律師，律師之後是教員，圖書館管理員，書店組織者，農業專家，植林專家和一切研究農業的人們，各種專門技術（一個範圍非常廣泛和未曾研究過的部門）銀行組織者和經理人，倉庫管理人等等。』

我們至少應該談一談那些在活動上直接和經濟方面有關係的『知識份子』（？？），卽植林專家，農業專家和技術專家等等。這些人實際上是怎樣爲農村所需要啊！但什麼樣的農村才需要呢？當然是地主底農村，當然是優裕的農業家底農村，這些人有『積蓄』，而且是能夠付錢給那一切當被克里文可先生稱做『知識份子的工匠們』的。這樣的農村，事實上久已缺乏技術家，同樣，也缺乏借款和倉庫，關於這種情形，有經濟學的文獻爲證。但另一方面也有另一種的農村，這樣的農村數目比較前一種多得多，常常想一想這種農村，對於『人民之友』是無所損的——這樣的農村就是貧無立錐之地的、連襤衫也被剝奪了的農民底農村，這些農民不僅是沒有『積蓄』付給『知識份子』代償其勞動，甚至沒有供其免於一死的麵包。你們又想用倉庫來挽救這些農村！植

們——即只有一匹馬或者甚至連一匹馬都沒有的農民將送什麼東西到倉庫裏去呢？送他們底衣服去嗎？他們於一八九一年早已將衣服押給農村的和城市的高利貸者了，這些人當時在實行你們底人道主義的藥方的時候，在他們底房屋裏面，小酒店裏和店舖中設立了眞正的『倉庫』了。他們現在所剩下的只有一雙『做工的手』了。但對於這樣的貨物，就是俄國的官老爺們也從來沒有發明過什麼『倉庫』。

這樣熱中於『農民』的技術的進步，而忽視了同一『農民』的大量的剝削：要想找出比這更明顯的例證來證明這些『民主主義者』的絕頂的庸俗性，是不容易了。例如卡利駿夫先生在『俄羅斯財富』第二期（『簡單的輪廓』第十二節）裏，用自由主義的自癡底興奮態度，敍述農業經濟裏面『充實和改良』底實例——『在農民中間傳佈更好的籽種，即美國燕麥、瓦沙小麥、克拉台斯台兒燕麥等等的實例。農民在一部份地方使用小塊特別的土地下種，他們鄭重其事地犂了這些土地之後，然後，用手去撒事前經過選擇的顆粒』。在工具和機械的改良的領域方面，可以看見許許多多的，而且是極度複雜的革新⑪——如小鋤、輕犂、打穀機、簸機、選種機等。又，『肥料種類之複雜性的增大』如磷酸鹽、魚肥

⑪我要讀者想一想諾伏沈斯克區中的這種改良農具的分配狀況：百分之三十七的農民（貧農）（即二八〇〇〇莊院中的一〇〇〇〇莊院）只佔有五七二四件農具中的七件，即百分之一的八分之一（或⅛%）！五分之四農具都由富農獨佔了，富農莊院只有全部之四分之一。

料，鴿糞等，也是很確實地可以看到的。『通信記者認為在農村中間需要增設地方自治倉庫，以便販賣磷酸肥料』。卡利駿夫先生也引證着W.W.先生的『農民中之進步潮流』（克里文可先生也引證過這一篇文章），好像說所有這些令人興奮的進步誠能令人十分感動：

『所有這些報告，我們都只能加以簡短的敍述，而這些報告却都留下一個令人興奮的而同時也是令人傷感的印象……它留下令人興奮的印象，因為這些貧困的、債務滿身的、大部份缺乏馬匹的人民，他們操勞不歇，不陷於失望，不改換業務，却忠實於土地。他們懂得，在土地中，在土地的適當的使用中，是有着他們底前途、他們底力量以及他們底財富的』（不錯啊！很明白的，這個貧困的、連馬也沒有的農民，會去購買磷酸肥料、播種機、打穀機以及克拉台斯台兒燕麥種子啊！哦，多麼天真爛漫的話！然而寫這種文章的人並不是一名『大家閨秀』，而是一位大學教授、一位政治經濟學博士！！隨便你怎樣說吧，然而這決不是僅僅用天真爛漫可以說明的事情！）。他們狂熱地，在尋求這種適當使用方法，尋求新道路、耕耘方法、種籽、農具、肥料，尋求一切可以使他們底營養來源，使他們的土地豐腴起來的東西，以期土地遲早總有一天能夠百倍地報償他所付出的東西❶……

---

❶可敬的大學教授們，你們的話完全正確，改良了的經濟將以百倍之價報償『還不陷於失望』，忠實於土地的『人民』所付出的東西。但你們沒有注意到，政治經濟學的大博士們呵，『農民』們在收買這一切的磷酸肥料時，他們和饑餓的乞丐要擺脫有

……上述的報告，留下令人傷感的印象：（你們也許以為『人民之友』在這裏至少會提到對農民的那種大量剝奪？提到那種隨伴着使土地集中到優裕的農業家手中去的，使土地的使用變成資本，變成一種更好的經濟基礎的掠奪？提到那種把『自由』而『便宜』的『人手』送到市場上去，使你們能在這些打穀機、選種機和簸揚機的領域上建立起本地『企業精神』底成績來的掠奪？一點也沒有這樣的影子——自然！）……

……我們正必須自覺。對於這些想使自己的經濟繁榮起來的農民們的努力，我們要從那裏來給與援助呢？我們所要的就是科學、文獻、陳列館、倉庫、特約代辦所』（確然如此，先生們，正因為這樣，『科學』和『特約代辦所』……就鱗節比地成立起來了……人們若要研究『人民之友』，決不要在他們和社會民主主義者鬥爭的時候，因為在這時候，他們穿着一種用『先輩的理想』底破衣縫成的制服，而要在他們以日常的裝束出現的時候，在他們仔細地處理日常生活問題的時候，在這時候才能夠看出這些小資產階級思想代表的一切的色彩和臭味）。農民們現在有了這一類的東西了嗎？自然也有了一些萌芽，但它在發展上並沒有達到應有的進度。農民們要看一看例子——但我們底實驗農場和模範經營

……一個不同的地方，即他們必須有着自由的金錢，此金錢是落在他人手中的社會勞動底生產品；這些改良了的經營上所獲得的『報償』的佔有，只是他人的勞動的佔有，只有最卑賤的資產階級寄生蟲，才會把『不舉手的』、『使土地豐饒起來的』企業家或經紀人們，看做這種豐富的報償的泉源。

在那裏？農民們需要出版物——但我們底通俗的農業文獻在那裏？……農民們要肥料、農具、種籽——但我們貯藏這些東西的地方自治倉庫在那裏？能使購買和普及都很便利的批發的準備在那裏？……你們這些私人活動份子和地方自治的活動份子又在那裏？去吧！工作吧，時間早已到了，

俄國人民

向你們致真誠的謝意！①

卡利酸夫（『俄羅斯財富』第二期十九頁）

這些『人民』的小資產階級底朋友們，他們是以他們底小資產階級的進步而自己滿足了！

還用不着把我們的農村的經濟狀況拿來分析，而只要看一看我們的新的經濟歷史中的顯著的事實（在農業經濟的一切確實的進步中同時隨伴着『農民』們的大量的榨取的事實）就可以使我們明白，把農民經濟看做某種有內部連帶性的、同質的、完整體的思想，是多麼不合理，但『人民之友』對於這一切却是毫無所聞。『人民之友』自從喪失了舊俄國社會革命底民粹派底優點之後，始終犯着一種錯誤——卽不懂得農民內部的階級矛盾。

好爾維區很中肯地說明：

『七十年代民粹派對於農民內部的階級矛盾沒有絲毫概念，他們僅僅把這種矛盾局限地了解爲剝削者（富農和高利貸者）與犧牲者（卽被共產主義思想所浸潤的

①錄自聶克拉索夫詩『播種人』。

農民）之間的關係❶。

格列勃・烏思本斯基（Gleb Uspeuski）對於一般的幻想給與諷刺的冷笑，他獨立地抱着他底壞疑論，他憑他對於農民的特出的認識，憑他底深入到現象本質中去的非常美妙的天才，就不能不看到，個人主義之成爲經濟關係底基礎，不只是在高利貸者與債戶之間爲然，就一般在農民中間，也是一樣』。（見『俄羅斯財富』一八八二年第一期『平衡一致化』）

如果說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還可以容許，甚至是很自然地會陷入這種幻想中去（那時候，關於農村經濟底文獻還相當少，那時候農村中階級分化還不明顯），那末現在則只有故意閉起眼睛來，才會看不見這種階級分化，非常明顯的可以看到，在最近，農民的貧困顯然已達到了頂點，因此隨處可以聽到農民中間的進步的潮流，這是非常令人注目的事。W。W。先生（同樣無疑的是一位『人民之友』）就在這一個論題上寫了一整本書。人們不能以事實上的不確實性去責難他。相反的，對農民底技術的和農業方面的進步事實，固然不容再加疑議，而大規模掠奪農民之事實，也同樣是不容置疑的。『人民之友』在這裏只集中其全部注意力於農民如何猛烈地去尋求耕耘底新方法（這些新方法幫助他去使他底大地的慈母變得豐腴），同時却忽視了問題底背面，忽視

❶好爾維區在另一處寫道：『農村公社內部產生了對立的社會階級』。（一〇四頁）我只因爲要補充上文所述的實際材料而引用了他底話。

了同一『農民』急激地從土地脫離關係的事實，他們正和駝鳥一樣，為了不要堂堂皇皇地仔細看清現實，為了不要看見，他們自己正是那（與農民脫離關係的）土地之變為資本的過程以及國內市場㊀之成立的過程底證人之故，把自己底頭顱埋在沙土當中。請試一試來對我們農村公社農民中間的這種兩極化過程的存在作一個反駁吧！請試一試來用俄國社會中資產階級性質以外的性質去說明它吧！這是做不到的！滿口唱著上帝，沉溺在人道主義的充滿善意的空言裏面——這就是他們底全部『科學』和全部政治『行動』的出發點和結論。

他們甚至把這種對於現狀的畏怯的自由主義、掩飾和彌縫論調成為一種哲學。克里文可先生意味深長地主張『一種小規模的實踐的行為，較勝於一種大規模的無為』。——這是嶄新的，也是很機智的說話。『並且』他繼續說道：『小的行為不是和小的目的同一意義的。』為要證明這種（從一種小的工作變為一種『正當而優良的事業的』『活動』的擴張時，引證了一位婦女辦一所學校的活動，引證了律師在農民中驅逐騙子的活動為例，引證了律師們的為了便於為被告辯護起見要求把固定的地方法院變為巡迴審訊制的提議，最後則引證我們已經知道了的供農村家庭工業之用的倉庫的設

㊀要求『新耕耘方法』之所以『迫切』化，正是因為節儉的農業家必須掌管較大規模的經營，而這種經營自己不能以舊法去弄好的——其次則因農業底商品生產，即資本主義性之日漸增進的緣故，市場競爭使農民不能不『迫切』地去尋找新的耕耘方法。

立：活動底擴張（爲要達到大的目的）在這兒應該表現在『用地方自治會底協力在特別繁榮的地方』建立倉庫方面。

這一切不用說都是非常高超的、人道主義的、自由主義底事業，何以是自由主義的呢？因爲這些事業把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從它底中世紀式的障礙物前面解放下來，從而使工人易於進行反對這種制度的鬥爭；因爲這些方法對於這種制度不僅不能加以動搖，並且相反地使它更加强化。關於這方面的一切，我們早已在所有俄國自由主義的文章中見過了。倘若不是『俄國財富』的先生們硬要來引起爭論，倘若他們不把這些『自由主義底畏怯底開端』拿出來反對社會民主主義者，拿出來當做給他們看的例證，並且據此來責難社會民主主義者背叛『先輩的理想』，（註三）倘若不是這樣不得已，那我們實在值不得來反對這些東西。在這兒我們還要說：想拿溫和而恭順的自由主義的（即爲資產階級服務的）活動的這種建議和提示來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對立，至少是一件可笑的事情。爲了先輩，爲了祖國的理想，我們還必須指出，俄國民粹派的舊理論，不管它是多麼謬誤，多末空想，但他們對於這樣的『畏怯的自由主義開端』，在任何場合上都是無條件地取拒絕的態度。這一種說法，我是從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的關於俄文版『馬克思著作』（『祖國的記事』，一八七二年第四期）的劄記中找到證據的。這劄記寫得十分生動，有力而新穎（和他底近著比較而言），而且對於那還[illegible]，那主張人們不應該侮辱我們年輕的自由主義者的提案，給猛烈的反對。

這究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因爲這樣久遠，致使『人民之友』把它完全根本忘記了，在現在，他們底策略已很明顯地告訴我們：倘若對政治設施不能作唯物論的批判，倘若不了解近代國家底階級性質，那末，由政治的過去到政治的機會主義，相距不過一步而已。

這種機會主義底一些模範例子是：

『將國有財產內閣改組爲農業內閣』，『可以對我們底經濟發展底進程發生深刻的影響，但是他在官場中只能算是某些改變而已。（『俄羅斯財富』第十期）

這樣一來，一切就都歸結到誰受『委任』的問題上去了：是『人民之友』呢？抑或是大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的代表？至於利益的本身，則可以不受牽動。

『在經濟的強者面前保護經濟的弱者，這就是國家干涉底第一種天然任務』，同一個郁夏可夫先生在同一個地方這樣說，而且『俄羅斯財富』第二期國內生活記者還把他的同樣的話重提一次。爲要使人明白他是和他的長友們（即西歐自由主義者和急進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代表們），同樣的能理解這種博愛的費話❶起見，除上文所述之外，又加添了這樣的話：

『格拉斯東（Gladston）（註三）土地法案、俾斯麥工人保險、（註四）工廠監督、農民銀行的理想，移民組

❶所以叫做費話，是因爲『經濟的強者』的力量，主要的就存在於把政治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裏這件事實上。沒有這權力，他就不能支持他的經濟上的支配權。

織，反對富農的方法，凡此種種，都是應用這一個原則(卽：爲了保護經濟的弱者而實行的國家干涉)的試驗。』

既然這樣公開的說出來，那就好了。著者直言他和格拉斯東和俾斯麥兩先生完全一樣，要立脚在現存的社會條件上面，同時要修補現社會（資產階級社會，他對於這個社會的不了解，是正如格拉斯東和俾斯麥的西歐信徒們一樣的），而不是要反對這個社會。他們想從國家機關（卽在此現社會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並且對這社會的支配階級的利益加以保護的機關）中去找出革命的武器，這事情也和他們的那理論上根本見解完全一致的。他們簡直把國家看作全能的，並且是超於一切階級之上的，因此他們希望國家不但能『保護』勞動者之利益（如克里文可先生所說的），而且可以建立真正合理的社會秩序。事情是很明白的，對於他們這樣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者，除此而外也不能期待什麼。這也正是小資產階級的基本的和特有的特徵之一（這一個特徵甚至可以使它轉變成爲反動的階級），卽：在生產關係上被分隔而孤立了的，被束縛於一個特定的地方，被束縛於一個特定的剝削者之下的小生產者，是不能了解剝削和壓迫底階級性（小生產者在這種剝削和壓迫下面所受之痛苦，有時不亞於無產者所受之痛苦），不能了解國家在資產階級社會當中只能是一個階級底國家。❶

❶正因爲『人民之友』宣稱國家的天然任務是保護經濟的弱者（照他們底毒俗的老太婆道德，事情應該如此），而全部俄國歷史和國內政治都證明了我們的國家任務，只是保護了代表農奴

最尊敬的『人民之友』先生們，請問為什麼政府直到現在——自從那農奴解放的改革以後就特別努力——只擁護了、保證了、而且造成了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呢？這一個專制的，好像是超階級的政府的不漂亮的行動，又為何正是出現在那一個以商品經濟、交易和工業的發展為國內生活之特徵的歷史時代呢？為什麼你們能認後者的國內生活變化是第二義的，而政府政策卻相反的是第一義的，雖然那變化是那麼深刻，以至政府始終不會覺察，並且對它給了無數的障礙（雖然這同一政府在另外的國內生活條件之下，就『擁護』、『保障』並『造成』一個另外的階級）呢？

啊，『人民之友』是從來不會提出過這一類問題的！而所有這些，都是唯物論和辯證法，都是『黑格爾派』，『神秘論和形而上學』。他們簡單的以為只要有人向政府和平而有禮貌地請求最好的設施，那末政府是可以把一切東西都設施得盡善盡美的。而一提到體制的問題的時候，我們就必須推崇『俄羅斯財富』。真的，這雜誌雖然是列在俄國自由主義的隊伍中，卻仍是沒有能力保持任何一種獨立立場為其特徵的，請看下面所說的話：

『取消鹽稅，廢止人頭捐和減低贖金』被郁夏可夫先生

制度的奴隸主和大地主以及大資產階級，並且對於『經濟上的弱者的每一種自己保衛企圖，是以殘酷的手段去加以壓迫的（而這也正是它的天然的任務，因為專制政府和官僚政治是被農奴主的和大資產階級的精神浸透了骨髓，而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又是無限制地支配着，主宰着，並且把無產階級壓榨得不能動彈）。正因為這樣，所以『人民之友』是最壞的反動份子。

着說是『國民經濟的認眞的減輕』。那是自然的。但是在取消鹽稅的時候，不是同時增加了許多間接稅和加重了舊稅嗎？廢止人頭稅的時候，不是藉口轉移到土地贖金制度而增加了以前國有地貧農底支出嗎？而現在那有名的土地贖金的減低實行了以後（國家從未曾因為減低了土地贖金，將農民由贖地手續中扣除出來的一種利得還給農民），在支出與土地收益性之間，不是依然存有不平現象（這種現象是農奴時代遺留下來的農奴利息底直接成績）嗎？——全然沒有！重要的是這還只是『第一步』，只是『原則』，還有更多的，還有更多的可以讓人請求得到的！

但這一切，都還只是花。現在再看所結的果：

『八十年代減輕了人民肩頭上的重荷』（並且是以上面所說的方法），『而且因此把人民從最後的崩潰中救了出來。』

這典型的卑賤無恥的話語，很可以拿來和以前我們所引用的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話（卽主張我們有造成一個無產階級的必要的話）並列在一起。讀到這兒，叫人不能不想到齊采特林那樣中肯地描寫過的俄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史。這一個自由主義者開始是這樣的：他向統治者請求改良，請求能夠『盡可能』地改良。接着他又是這樣的：他固執的請求：『最少也要做一點』，最後採取了一貫的不變的態度：『要適合下流人』。人們現在在實際上難道還不能說：『人民之友』是採取着這樣的一貫不變的態度，卽在成百萬人民底飢餓底新鮮印象（政府對於這成百萬飢民首先取小商人的吝嗇態

度，隨後又用同樣的小商人的卑怯去對待他們）之前，公開宣稱政府是把人民在最後崩潰前面解放出來了……!!也許再過幾年，這中間對農民的掠奪更加迅速，而政府在組織農業內閣的時候，也會再取消一兩種直接稅，一面却增加一部份新的間接稅，隨後使饑荒波及到四千萬人民的身上。而這些先生們到那時候還是這樣寫道：看吧！飢民只有四千萬，而不是五千萬，所以能夠這樣，正是因政府減輕了人民的負荷，把人民由最後崩潰中挽救了出來，正是因爲政府是聽從了『人民之友』的主張，組織了農業內閣的緣故！

另一個例子：

第二期『俄羅斯財富』國內生活記者談到俄國『幸而』（眞的！）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它保持着那在團結❶原則上來建立它的經濟制度的要素』。於是他說，正因爲這樣，所以俄國『在國際關係中間可以作爲經濟的團結的代表者』而出現，而這樣的身份，就會提高俄國底不可否認的『政治威力』!!

這個歐洲憲兵，一切反動力量底不變的、忠實的衛兵，它在俄國人民身上留下了莫大的恥辱，它把在國內被壓迫的本國人民，用來作爲壓迫西歐各國人民的工具，這個憲兵竟被看作經濟團結代表!?

---

❶誰和誰中間的團結呢？是大地主和農民中間的團結嗎？是富農和流浪人之間的團結嗎？是工廠主和工人間之團結嗎？要了解這種典型的『團結原則』，就不能忘記：工人和企業家之間的團結是以『減低工資』去實現的。

這已經是超過一切尺度了，這些『人民之友』先生們壓倒了所有自由主義者。他們不僅請求政府，他們不只讚揚政府，他們簡直祈求政府。他們把頭叩到地上，這樣熱烈地來祈求政府，使一個旁邊的人聽到他們的最臣服的額頭碰地的聲音，也要感到悚懼和不安。

人們還記得德國人對俗物所下的定義嗎？

俗物是什麼？

是一條中空的腸子。

裝滿着恐懼和希望。

希望着上帝的憐憫！

這定義與我們的條件，稍稍有些不合。上帝……上帝在我們這兒只居第二位，而統治者却相反——這就是另一問題了。如果我們在這定義當中用『統治者』一辭去代替『上帝』兩字，那末對於人道的俄國自由主義『人民之友』的那種觀念的財產、道德的水準、市民的勇氣等，就可以獲得一個完全正確的表現了。

在『人民之友』方面，除了這種關於政府的荒唐無稽的觀點以外，還有着一種與這相適應的對於所謂知識份子的態度。克里文可夫先生寫道：

『文獻』，必須『在社會意義上來評價一切現象並鼓勵每一種積極的對於善行的追求。文獻重復地指出，而且繼續在反復指出教員、醫生、技術家的缺乏；文獻表示人民貧窮、疾病』（技術家太少嗎？）『不學無術等。如果有這樣的人，他們厭倦於綠罩桌子上的賭博，

厭倦於參加戲劇上的票友團體，厭倦於貴族們的魚肉麵包，如果有不常見的克己的人』（試想想他們竟放棄了綠罩桌、演戲和山珍海味！）『以及不要報酬去工作的人，那末文獻應該歡迎這樣的人』。

在相隔兩頁之後，他用一種在經驗當中學聰明了的老兵的嚴肅態度起來非難這樣的人，即：

『……他們不能決定要不要担任鄉長、地方自治會主席和委員（如他們在新法令中所看見的）的職務，這樣的動搖和這種態度，在一個對於市民的權利與義務有充份自覺的社會裏面是不可思議的（先生們聽罷！這真正是著名的俄國治普多爾——和巴拉諾夫或克爾奇一派的——底話了）！因為這樣一個社會將會依自己的需要而對每一種改良（只要這改良包含有一些活的方面）加以同化，也即是加以利用，把它的合目的的方面加以發展；而對於無用的方面，則把它投到字紙簍裏。如果這改良是絲毫沒有活氣時，那就可以完全把它丟在一邊。

鬼知道！多麼不值錢的機會主義，竟這樣自滿地在這兒露面！文獻任務原來是在於聚集關於惡劣的馬克思主義的無聊論談，在於為了把人民從最後崩潰中挽救出來而向政府屈膝，在於歡迎那些厭倦於綠罩桌子的人，在於告訴『民衆』，不要回避如鄉長一類的地位。……我是在讀什麼雜誌呢？是『新時代』，或是『星期』？不是的，這是『俄羅斯財富』，是進步的俄國民主主義者底機關報……

這些先生們講着『先輩的理想』，並且因此自稱他們

（只有他們）發揚了這樣一個時代的傳統：即當法國把社會主義的思想傳遍了歐洲，而俄國則接受了這思想，產生了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理論和學說的時代的傳統。如果說『俄羅斯財富』不是太荒唐的東西，如果說這樣的聲明在這樣的雜誌上面出現，不是只要引起荷馬式的笑柄的事情，那末，這種誹謗簡直是最令人唾棄，最令人痛恨的無恥行為了！你們是污辱了先輩的理想了！事實上最初俄國社會主義者們（也即是這樣一個時代的社會主義者們：這時代正如考茨基所描寫的，『每一個社會主義者都是詩人，而每一個詩人都是社會主義者』）的理想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對於特殊的構造的信仰，對於俄國生活中的農村公社制度的信仰；因此產生了對於農民社會主義革命的實現之可能性的信仰——這一點興奮了他們，鼓動了幾十幾百人去參加反對政府的英勇鬥爭。你們不能責難社會民主主義者，說他們不知道對當年的優秀人物的歷史的偉大功績予以評價，不知道用深刻的敬意去紀念他們。我只要問你們，這種信仰現在到那裏去了？這種信仰現在沒有，缺乏得很，以至於當W．W先生去年企圖講到這種信仰，談到農村公社能夠訓練人民去進行團結活動，能成為利他主義的感情的策源地時，連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也竟發生一種良心的激動，不顧體面地來非難W．W先生，說並沒有這樣的研究能證明我們的農村公社與利他主義間的聯繫。事實上也確是沒有這樣的研究。但這並不妨害以前曾有過這樣的一個時代：那時雖然沒有研究，卻能夠信仰，而且是無限制的信仰。

是怎樣地信仰？爲什麼？根據什麼理由？……

『每個社會主義者都是詩人，每一個詩人都是社會主義者』。

這一位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繼續說——此外一切有良心的學者都同意一點，即：農村分化了，它分化成爲一邊是無產階級羣衆，另一邊則爲少數『富農』，他們把其餘人踐踏在自己腳底下。農村確實在分化，他又說對了。然而這樣說還不夠。因爲農村早已完全分化了，跟着這農村的分化，舊俄國農民社會主義也分化了，它一方面把地位讓給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則退化成爲萎靡的小資產階級的急進主義。除了叫做退化以外，確也沒有其他名稱可用來說明這種轉變。從關於農民生活底特殊組織的學說裏，從關於我們底完全獨特的發展方向的學說內，產生了某種液體一樣沒有定型的折衷主義，這折衷主義不能否認，商品經濟已成爲經濟發展的基礎，並且已經在自己內部生長出資本主義了；這折衷主義，它原是永遠不願意看見一切生產關係裏底資本主義性質，而且也從來不願意看見這一切制度下的階級鬥爭的必然性的。從一個以發動農民起來反對現社會基礎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爲目的的**政治綱領**❶裏，產生了另一個以**維持現**

❶所有我們的舊革命綱領，從巴枯寧派和暴動派起，經過民粹派而至於『人民意志』黨止，本質上都以這一點爲中心的。同時在這些綱領裏，對於農民將會推選最大多數的社會主義者到地方自治會議中去的事，也有着一種確信，而且這種確信還不是被放在最後的位置上的。

社會基礎的情形下修補和『改良』農民的狀況爲目的的政治綱領。

根據以上所說的一切，就可以想到：當『俄羅斯財富』這些先生們想『粉碎』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時候，他們的『批判』究竟是些什麼樣的批判了。他們從來沒有企圖過公開地誠實地來說明一下社會主義者對俄國現實的理解（即使說有檢查的問題，這也仍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特別是在強調經濟的方面時，在保持着『俄羅斯財富』先生們用以進行全部『論爭』的，那一般的，多少近於寓言式的表現的時候），不曾具體地反駁過這種觀點，不曾反駁過這種觀點在實踐上所得到的結論底正確性。他們不這樣作，他們總是還弄着抽象的圖式和對於這些圖式的信仰，提出每個國家必然要經過這一個階段的確信……以至於重複我們在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那兒早已充分認清了的那些蠢話，他們總是這樣用空言來抹殺事實，於是就出現了直接的曲解。例如克里文可先生解釋道：馬克思

『承認有這樣的可能，即只要進行適當的活動，就可以使俄國避免資本主義的激變，而走上一條另外的溫和的道路（真的!!）。』『只要我們願意，這就可以作到。』（？）（這樣說來，那末馬克思也曾以爲社會經濟的關係的發展是依據人類的意志和意識的了??這算什麼？這是極端的無恥和不可比擬的無恥!!）

這樣的無聊東西，我們底騎士們只能在一種直接的欺騙方法底幫助下面才能夠寫出來的，克里文可先生引用了著名

的『馬克思書信』（註五）——見一八八八年第十期『法學雜誌』——而且他引用的是馬克思宣揚那認爲俄國可能『不必經過資本主義制度的痛苦』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那一段。克里文可先生在馬克思的話語上加上了括弧之後，也即是在正確地複寫了馬克思的話以後（原文結句爲：『他（車爾尼雪夫斯基）是在最後斷定的意義上來說話的』），却這樣附加一句說：『馬克思說：我是贊成（克里文可先生在這裏加了點）這種意見的。』（第十二期一八六頁）

但是實際上馬克思說的話是：

『我們的可敬的批評家，本着我對於這一位偉大學者和批評家所表示的敬意，至少有同樣多的理由得到這樣的結論：說我是贊同關於這一個問題的這種意見的。正如像相反地，根據我對於俄國『美文學家』和大斯拉夫主義所實行的論爭的攻擊，而得到結論：說我是排斥這種意見的。』（一八八八年，第十期『法學雜誌』第二七一頁）

這樣馬克思只是說，因爲他向那些主張俄國特殊發展的人們表示敬意，所以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沒有權利說他是一個反對這種主張的人；但克里文可先生却把這曲解了，好像馬克思已經『承認了』這種特殊的發展。這是一種直接的曲解，上文所引的馬克思底聲明，很明白的表示他是要避免實質上的答覆。即：『米哈伊洛夫斯基可以在兩種對立的說法當中任意取一種作爲根據，這就是說：他畢竟沒有根據來下這樣的結論，說我關於俄國問題一般的見解是屬於這一種

或那一類的。』並且馬克思爲要使這些說法不致於成爲誤解的原因，還在同一『書信』中對於在俄國怎樣應用他的學說一問題，直接給了一個答覆。這一種答覆分外明白地表示馬克思是要避免在實質上來答覆問題，是要等待着唯一能決定問題的關於俄國各種材料的分析。

他回答說道：『如果俄國要依着西歐各國榜樣發展成爲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俄國在最近幾年中間，因爲走向資本主義方面去的緣故，受了許多損失——那末，如果多數的農民不先變爲無產階級，這個前途是達不到的。』

事情可以說是十分明顯了的，問題還是在於：俄國將是否成爲資本主義國家，俄國農民的貧窮化是否表示着資本主義秩序之形成過程，卽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的形成過程；而馬克思在這兒就說：『如果』俄國『向這一方面發展，那末必然在這一個發展過程中間，有大部份農民變成無產階級。換言之：馬克思底學說是在於要研究和解釋一定國家底經濟關係的發展，而要把它『應用』到俄國來時，就得要靠唯物論方法上的和理論政治經濟學上的完成了的方法的幫助來分析俄國的生產關係及其發展。⑬

一種新的方法論的和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之完成，在社會科學當中，在社會主義方面，都表現着一種偉大的進步。這種進步，使得俄國的社會主義者們在『資本論』出版不久

⑬我重復說一說，這種結論對於每個讀過『共產黨宣言』、『哲學之貧困』和『資本論』的人，都不會覺得不明白的，祇對於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才需要特別註釋。

之後，就把『俄國的資本主義的運命』的問題，當做一個理論上的主要問題；圍繞着這一個問題進行了許多熱烈的討論，最重要的綱領、原則，到了『資本論』出版以後才決定。此外值得注意之事，是約在十年之前，當社會主義者成立特別小組織，而這一個小組織在積極的意義上面解決了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問題，而且根據俄國經濟的現實底材料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並未曾遇到直接的和決定的具體批判，即並未曾遇到那接受了這同樣的一般方法論上和理論上的根本原則，而對於那觀察的材料却給與不同解釋的批判。（註六）

對馬克思主義者舉行全線進攻的『人民之友』，他們正是不根據事實材料來發表議論，正如我們在最初的論文裏面就見的，他們用空話去抹殺問題。同時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還不放過機會來在這種情況上面賣弄他的聰明：說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意見並還不一致，在他們相互間並不完全協調。『我們底有名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對於自己的關於『眞』馬克思主義者和『非眞』馬克思主義者的聰明的發見表示非常的得意。馬克思主義者間的意見不一致，這是說中了。但是首先這一件事實是被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曲解了。第二，他所證明的，不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弱點，而正是其有力之處和其生活力。事實是這樣的（在最近特別表現得明白），社會主義者們是通過了各種不同的道路而走向社會民主主義的觀點。因此，在許多局部問題上，在論證的方法上，或在關於俄國人民生活底這種或是那種現象的個別方面的解釋上，

牠們的意見，不免互相分歧。雖然對於基本的和最主要的論題：如俄國社會是由農奴制度成長成為一個資產階級的社會，如俄國的政治形態是一個階級國家，以至於如要達到把勞苦大衆的剝削加以廢止時，其唯一道路是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等等論題上的意見，他們是無條件地一致的。因此我首先還可以說出這樣的話來叫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高興高興，卽：例如在隨便一想就可以碰到的這些問題上，如農業改革、農業經營及手工業的經濟、地租等，就上文才提及的基本的，也卽是爲一切社會民主主義者所共同具有的見解範圍內來說，也存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一致以承認『偉大眞理』爲滿足的人們中間的一致（大抵是這些眞理：俄國農業改革可以開闢一條正常發展底平靜道路，國家可以不委任資本主義底利益的代表，而委任『人民之友』，農村公社可以把農業和那使手工業變爲大規模生產的工場手工業社會化，國民的地租將會維持國民的經濟），這種令人稱賞令人感動的一致，是被人們的意見分歧所代替了，被那些在探求（當作一種特定的生產關係的體系來看的）俄國的實際的現存的經濟組織的說明，探求它的實際的經濟發展及其政治的和別的上層建築的說明的人們的意見分歧所代替了。

這樣，如果說這樣一種工作，卽從不同的立場上去承認了那一般的命題（這命題是無條件的決定着共同的政治行動，並且凡是承認這命題的人們都有權利和義務自視並自稱爲『社會民主主義者』），如果這樣一種工作，在許多有待於用各種方式去決定的局部問題上面，還留下意見不一致的

廣大的餘地，那末，這自然適足以證明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力量及其活力。●

同時這種工作條件是那末惡劣，使人不能想像出比它更壞的了。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一個機構，足以把個別工作者聯繫起來；個人的聯絡在我們的警察條件之下，分外困難，這就很明白。社會民主主義者是不能在適當的情形之下互相協調，是不能在細目方面也達到意見一致的地步，因此他們免不了互相矛盾。

實際上，這不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嗎？

克里文可夫先生對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論戰』中間，還有點足以引起人的注目的，就是他談到了一個『新馬克思主義者』。許多讀者也許會相信社會民主主義者中間發生了一種分裂，以為從舊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中分離出『新馬克思主義者』來了。完全不是這一回事。沒有任何一個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曾用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公然出來批判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理論和綱領，並且出來擁護另外的一個馬克思主義。事實是這樣：克里文可夫先生和米哈伊洛夫斯基先

●理由很簡單，就只是因為這問題到現在一般的都還沒有解決。例如像國民地租能維持國民經濟這樣的主張，實在就不能算作地租問題的解決。又如由農民的財產目錄來敘述地主土地的耕作制度，說『農民比大地主更強有力』，因為大地主『為了自耕農而犧牲了他們的獨立性』；『農民已經把大生產從地主手中奪過來了』；『人民在爭取文化形式的鬥爭中始終是一個勝利者』等等也是一樣。這種自由主義的無聊空談在『我們的著名的』W。W先生的著作『俄國資本主義的命運』一書中就可以看到。

些曾經聽到過各種對於馬克思主義者的街談巷議，曾經見到過各種以馬克思主義掩飾自己的空虛的自由主義者；於是兩位先生即以其聰明智慧，把這種觀念的財產，當做了對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因此，毫不足奇的，這種『批判』都是由一串串的古怪亂談，或連續的下劣的攻擊所組成。

克里文可夫先生判斷道：

『為了徹底起見，人們必須給以肯定的答覆』（對於『是否必須努力於資本主義工業之發展』一問題），『不要阻止收買農民的土地，也不要阻止開設雜貨舖和小酒店』，人們必須『對於許多大酒店主人在議會中所獲的成就表示高興，而且必須幫助人數眾多的收買農民糧食的人』。

這實在是非常有趣的事！試向『人民之友』說：俄國對勞動者的剝削，依其本質說：到處都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剝削，農村中富農（優裕農業家）和屯戶，依據它的各種政治經濟上的（表現着資本主義性質的農民分化的）徵兆來說：應該算做資本主義的代表。這樣說時，他一定要大聲大叫，一定會把這認為不可思議的異端，而且吵嚷着說這是盲目的引用了西歐的公式和抽象的圖式（同時，一定還會小心翼翼的抹殺了『異端』的論證的實際內容）。但是，假如要把那部分的馬克思主義者們自己的『恐怖』如實描繪出來的話，那末我們又可以丟開了那高超的科學和純粹的理想，又可以承認屯積農民糧食的人和收買農民土地的人是資本主義代表，而不僅僅是喜歡利用別人的財產的『愛好者』。

』向這『人民之友』證明說：俄國的資產階級，因為把

生產手段完全集中在自己手裏的緣故，所以在今天不只是到處佔有了人民的勞動，並且對於政府也施行了一種壓力，於是在政府的政策上面引起了，施行了和規定了資產階級的性質——這樣說時，他一定會陷入狂亂的狀態，他一定要爲我們政府的全能性而大聲疾呼，說政府只是由於一種碰巧的誤解和不幸的偶然才會沒有『委任』『人民之友』，而常常只『委任』了資本主義利益的代表。說政府是人工的培養了資本主義……然而在叫喚之餘，他們自己依然又不能不承認：國會（也即是這個所謂超階級的政府的一個要素）裏的酒店主人正是資本主義代表。先生們，假如資本主義的利益，難道眞的僅只是在『國會』中和由『旅館主人』來代表的嗎？……

下劣的攻擊，我們在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那兒早已看得太夠了，而在克里文可先生那兒又碰到了它。例如他爲了想要消滅可惡的社會民主主義，就這樣說『有許多人到工場裏去（但這是在得到了優越的技術地位或者辦公地位的時候），他們專門就爲着想要加速資本主義過程的思想而行動』。對於這一類完全不道德的伎倆，顯然用不着給以答覆的。這兒只要作一個記號就夠了。

本着這樣的精神前進吧！先生們，儘管勇敢的前進吧！帝國政府——如像我們方才從［　］那兒聽到的，那已經實施了一種能從最後崩潰之前把人民挽救過來的方法的政府（雖然這些方法還有缺點），它爲了使人不致於看出你們的無聊和無知起見，將要採取一些沒有任何缺點的方法了。『有

養的上流社會」將會像以前一樣，在魚肉麵包和辦公桌的包圍中間，非常高興的談到少數同胞，並且草擬出「改善」他們的生活的人道主義的方案來了；他們的代表們，將會很滿意地從你們那兒聽到這樣的話：說當他們取得了鄉長或其他某種直接農民首長的地位之後，能表現出對於「下層階級」的要求和需要有高度的自覺來了。前進吧！這不但可以保證你們平安，並且保證你們得到崇拜和讚美……從布萊寧先生的口裏。

× ×

最後，還有一個爲許多讀者也會想到的問題，現在來給予答覆，也許不算是多事。和這些先生作這樣的討論是值得的嗎？給這種自由主義的、公然被他們叫做論爭的、在檢查制度的保護之下的污物作答還是值得的嗎？

我認爲是值得的。自然並非爲了他們，也不爲了「有教養的」公衆們，而是爲了俄國社會主義者在這樣的進攻中間可以而且必須得到的有益的教訓的緣故。這次進攻提供了明顯的、確實的證明，證明那樣一個俄國社會發展的時代，即那把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溶化爲一個不可分離的和不可割裂的整體的時代（例如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時代），已經成爲不可再來的過去時代了。今天在俄國社會主義者中間還隨處保存着的，而且對他們的理論和實踐發生有害的影響的那種理解，即認爲在俄國的民主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之間，並沒有深刻的和值得分別的理解，是已經沒有理由了。

完全相反的，在這兩種觀念之間有一條深淵分隔着。俄

對於俄國社會主義者，早就應該認識到這一點。早就應該了解：與民主主義者的思想完全和最後分裂開來，是不可避免的和迫切需要的了。

實際上讓我們來觀察一下，在上述的思想剛產生的時代，它（這民主主義者）究竟是怎樣的東西，再看他今天變成了什麼東西。關於這一個比較，『人民之友』供給我們充分的材料。

在這一點上，非常有興趣的是克里文可先生對於司徒魯威先生的攻擊，司徒魯威先生在一份德文報紙上面反對尼古拉·—遜先生的空想主義。司徒魯威的筆記『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評計』，發表於一八九三年十月二日第三卷第一期『中央社會政治報』上面。克里文可先生攻擊司徒魯威先生，因為他把那些擁護農村公社和分割地的人們的思想，竟當作了『國民的社會主義』（依他的話來說，這是『純粹空想』）。這樣可怕的（把他們的思想當作社會主義的）責難，使可敬的先生非常憤怒了。

他叫喊道：

『除了黑爾純·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以外，真的沒有其他主張農村公社和割地的人了嗎？使農村公社和農民的經濟獨立地位成為改良的基礎的農民管理法起草人，替這些原則說話的，研究俄國史和近代生活的學者們，以及同樣主張這些原則的、嚴肅而純正的俄國報紙（幾乎全部）——所有這些，難道都會被犧牲在「國民社會主義」這樣一種糊塗觀念之下的嗎？』

請鎮靜一下吧，最高貴的『人民之友』，你們在（被當做社會主義的）可怕的非難前面過分驚恐了，以致不能安心去仔細讀一下司徒魯威的『小論文』。事實上，用社會主義的名義去責難那些主張『農村公社和割地』的人們，原來有多麼令人不平的不公道的事情呵！？抱歉得很，這兒究竟有什麼社會主義的成分啦？社會主義是反對對勞動者的剝削的反抗和鬥爭，是以完全廢除這種剝削為目的的鬥爭。然而，『擁護割地』卻是主張要通過農民去贖回那曾經為農民所實享的全部土地。即使退一步說，擁護割地的意思並不在於贖回，而在於把解放以前為農民所有的全部土地作無代價的轉讓——即使是這樣，也仍然不會有任何社會主義的東西。因為這一種農民的土地所有（它是在封建時代中間形成的），不論在西歐或是在俄國❶都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

『主張農村公社』，就是說：反對警察來干涉調換處理土地的習慣了的方法，——在這裏又有什麼社會主義的東西呢？每個人都知道：對勞動者的剝削制度和這種農村公社是顯然共同存在，而且它是從農村公社內部產生出來的。這就是說：『社會主義』一詞是擴展到了不可能的程度了，甚至於要把波勃諾斯澤夫（Pobjedonosszew）先生也算作社會主義者了！

司徒魯威先生決沒有犯了那樣可怕的不公道的毛病。他所說的是民粹派的『國民社會主義』的空想的性質，至於親

---

❶它的證明就是農民之分化。

他把誰算作民粹派，那末只要看看普列哈諾夫的『我們的分歧』❶一書當做是反對民粹派的論爭這一點就可以明白。普列哈諾夫無疑的曾經和社會主義者進行過論爭，即和那些與『嚴肅而純正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觀點的人進行過論爭。因此，克里文可先生沒有絲毫權利可以把有關於民粹派的事都記到自己帳上去。倘若他確是願意無條件的說清楚司徒魯威先生對於他自己的傾向所表示的意見的話，那我就奇怪他為什麼不注意到司徒魯威先生文章裏的下面一段話，為什麼不從『俄羅斯財富』把這段話翻譯出來？

『隨着資本主義發展的進行——司徒魯威這樣寫道——這裏所說的世界觀（民粹派的世界觀）也一定會失去了他的基礎。它或者是降落到一種很灰色的、能夠妥協的和渴望妥協的改良主義的傾向❷方面來（這是早已有明顯的徵兆的了），或者是承認現實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做出那（從這裏必然會產生的）理論和實踐的結論。用另一句話說：不要再是空想的世界觀』。

如果克里文可先生猜不中什麼這種新的妥協的傾向的徵兆在那兒的話，那末我應當向他指出，他只要去看一看『俄羅斯財富』的內容，看一看這種雜誌的理論的觀點，這種理論的觀點表現為一種急切的探求，企圖把民粹派學說的片段

❶ 譯者註：普列哈諾夫這一部批判『人民意志』派思想路線和民粹派意見的著作，出版於一八八四年。

❷『很灰色的、能夠妥協的和渴望妥協的改良主義傾向』一語，在俄文亦可以解釋作『文化主義的機會主義』。

和對於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承認聯合起來。看一看這雜誌的綱領，這綱領的目的是：在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面改善和復興小生產者經濟。❶

一般說來，這正是最近我們社會生活中間的一種最別緻和最值得注意的現象，民粹派退化成爲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

事實上如果我們考究一下『俄羅斯財富』綱領內容，考

---

❶克里文可先生對司徒魯威先生的戰鬥的嘗試造成一種可悲的印象。這是對於某些有價值的東西也想加以反對的一種小孩子的無力，也是一種小孩子的憤激。例如司徒魯威先生說尼古拉是『空想主義者』。同時他十分明確的指出他爲什麼要這樣稱呼他：第一，因爲他不懂得『俄國的實際的發展』；第二，因爲他說到『社會』和『國家』時却不去理解我們的國家底階級性。克里文可先生現在能拿什麼東西反對這一點呢？他能否認俄國的發展在事實上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嗎？他能說這是另一種的一種發展嗎？能說我們底國家不是階級國家嗎？不，他完全避開了這些問題的正面不談，却用一種可笑的憤怒向着某種由他自己造成的『木偶』挑戰。舉一例：司徒魯威先生除了說明尼古拉先生不懂得階級鬥爭之外，在關於『純經濟事實』的領域上，也指責了尼古拉先生的很大的理論上的錯誤。他特別說到這一點，即：當尼古拉先生說到俄國的非農業人口的少數性的時候，他『沒有注意到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正是要把百分之八十（俄國農村人口）和百分之四十四（美洲農村人口）的這種區別加以平均化，這裏就有着他的歷史的使命』。克里文可先生首先是把這一段話僞造過了，因此他才會說『我們底』（？）使命是在於使農民失去土地，其實這兒乃是說資本主義底傾向造成農村人口減少的現象；其次，他對於問題底要點不着一詞（資本主義可能不造成農村人口減少的現象嗎？）而且胡言亂語『書呆子』等等的昏話。

看一下所有這些移民和地租條例，所有這些低利貸款、陳列館、倉庫、技術改良、阿爾得爾和共同耕作——那末，我們看到這綱領在所有的『嚴肅而純正的』報紙上面，即在所有農奴主的機關報以外的，或者是御用報紙以外的自由主義報紙上面傳播得實在異常廣泛。關於這些方法底必然性、有用性、切迫性和『無害性』底思想，在全部知識份子裏面，是已經根深蒂固，是已經傳播得非常廣泛了。人們在省會的報章上面遇到這一類思想，在一切地方自治會、研究集、文集、記載等等裏面也同樣遇到這一類思想。如果要說這就是民粹派，那無疑的是一種巨大的而且是不可否認的成績。

這恰恰完全不是民粹派（根據這一個名詞底舊的和習用的意思），而且這種成績和這種有力的傳播，是以民粹派的平凡化為代價，以從前和我們底自由主義站在尖銳反對地位的社會革命的民粹派之向着文化主義的機會主義（它是和自由主義合流起來，但只表現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方面的轉變為代價而得到的。

為了要證明最後所說的話起見，值得注意一下上文所描述過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分化的圖畫，因為這些圖畫決不是指出某些個別的或者是新的事實，而只是企圖就政治經濟方面來表現那種『農村工人』和『吸血蟲』底『學校』罷了，這種『學校』在我們農村中間的存在，就是反對者也不會加以否認。很明白的，『民粹派』的方法祇能夠加強小資產階級，或者（阿爾特爾和共同耕作）只能是可憐的姑息手段，並且一定只會成為悲慘的實驗（正如牠在歐洲各地為自由資

產階級如此親密地培養着的一樣）。理由很簡單，就因爲這些方法對於『學校』是絲毫也不肯加以傷害的緣故。由於同樣的理由，所以就是耶莫洛夫（Jeimolow）先生和費特（Witte）先生，對於這樣的進步也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完全相反，儘管向他們施行恩惠吧！先生們！他們甚至於將會『爲着試驗』而把金錢送給你們，因爲你們能用這種彌縫對立的方法，能用妥協和統一來使『知識份子』離開革命活動（即揭開對立，向無產階級說明對立，努力在政治鬥爭當中爲這種對立建立自由的大道）。

我們來略爲說一說造成這樣的民粹派變種的過程。這種理論，在它的最初發生的時期，在它的初期姿態當中，是很和諧的——他們想從對人民生活底一種特殊制度的假定出發，相信了『農村公社』，農民們的共產主義的天性，因而認爲農民是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直接的戰士——這種理論一方面是缺少理論的鑽研，即缺少關於俄國實際生活的證明，另一方面又缺少運用這樣一個（根據農民底這種假想的特性而訂成的）政治綱領的經驗。

理論的發展又是向着兩個方面的，即：理論的和實踐的。理論工作之目的，主要的是研究那種可以從裏面看出共產主義的徵兆來的土地佔有形態，這種工作供給了非常複雜和非常豐富的實際材料。但是，這種主要的是關於土地佔有形態的材料，竟完全把農村的經濟狀態在研究者的眼前遮蔽了。這種情形，由於有以下的原因，是更極自然的。第一，是由於研究者沒有掌握着關於社會科學方法的強固的理論，

即對於生產關係的辨別和特殊研究的必要性能加以闡明的理論。第二，這種實際材料是直接表示了農民的最迫切的需要，表示了使農民喘息呻吟的最迫切的困厄。而研究者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困厄上，在土地的缺乏上，在過高的稅額上，在法律保障上，在農民處境之沒有希望和沒有出路上，所有這些，都是用那麼豐富的材料，那麼精密詳細地被記述着，研究着和解釋着。如果我們的國家不是階級國家，如果國家的政策不是根據統治階級的利益去決定，而是由依據『人民的需要』的一種不偏不倚的方法去領導的話，那末我們的國家早就應該幾千百次的認清楚了消滅這種困厄現象的必要性了。相信能夠把社會和國家『說服』的樸素的學者，孜孜不倦的去研究由他們蒐集來的事實材料，却忽略了一點，忽略了農村的政治經濟機構，忽略了那（事實上被這些最迫切的直接的困厄所壓迫着的）經濟的最重要的背景。於是當然就要產生這樣的結果：對於那爲土地的缺乏等等所壓迫的經濟利益的保護，就表現爲對這樣一種階級的利益的保護：這種階級是掌握着這種經濟而且在農村公社內部的所與社會經濟關係之下，在所與的農村經濟制度之下，只有它才能夠立足能夠發展的階級。

以研究那種設施——該應成爲剝削制度的廢除的基礎和防塞的那種設施——爲目的的理論工作，結果是完成了一種表現小資產階級（也就是依據於這種剝削秩序之上的階級）底利益的綱領！

同時，實踐的革命活動也向着完全不曾預料到的方向發

展。對於農民的共產主義的天性之信仰，當然就要社會主義者把政治放在一邊，而「到民間去」。為着這綱領的實現，動員了大批的有能力有才幹的人們，這些人在實踐中間，對於農民的共產主義天性這一種幼稚觀念是一定抱有確信的。但結果終於明白了，問題並不在農民身上，而在於政府，於是全部活動都轉移到反對政府的鬥爭方面。而這種鬥爭，現在是只在知識份子中間和時時與他們接連着的工人中間進行着了。這種鬥爭，初起時是以社會主義的名義進行的，同時他是以這樣的理論為根據：即人民已經成熟到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地步，只要簡單的奪取政權，就不但可以實現政治革命，甚至可以實現會社革命。最近這種理論顯然早已失却了一切信用。於是『人民意志』派反政府的鬥爭就改變成急進派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

另一方面，此種活動就產生了與其出發點正相反對的結果；並且還產生了一種綱領。一個只表現急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利益的綱領。這一個過程本來還沒有完成，然而可以看出：它已經是確定了的。民粹派的這一種發展是極自然的，是不能避免的，因為他們的學說是以農民經濟的一種特殊制度（農村公社）之純粹神話式的想像為基礎的，一旦與現實接觸，這種種神話就被打破，於是由農民的社會主義者產生出一種小資產階級農民的急進民主主義的代表觀念。

讓我來舉一個民主主義者發展的例子：

『人們應該關心的』——克里文可先生主張——『就是不要讓一般的人類被一般的他國情去來代替了，所

要被那徒然充滿着良善的感情的激動，既不能作真正的自我犧牲，又不能在生活當中做出堅實的工作來的懦夫所代替了。」

一種特出的道德，讓我們來看一看它是被應用到什麼地方去。克里文可先生繼續說道：「我在這方面看到了下面一件痛心的事實」，俄國南部有一個青年人：

「他有着最好的志向，和對於少數同胞的熱愛。農民對於他是表示着無限的關心和尊敬，常常請他坐上席，用同一個匙子和他共食，請他吃甜食餅乾。人們給他的報酬比任何人都更高，不論是借款或「零用」，人們都肯把錢拿給他，並且滿不在乎地和他談一些西歐的情形和西歐的集會結社等等。在同一地方還有一個青年德國人，姓許米特，一個管理人，或者更正確些說，就是一個園丁，一個絲毫沒有人道主義思想的人，一個氣量狹小的、呆板的純粹德國人。（原的!!）等等。」

隨後在這一個地方大約過了三四年，他們分別了。大約又是二十年之後，著者在訪問這個地方的時候，說跟見到「許米特先生」（便以他最有用的活動，由一個園丁許米特而得許米特先生的尊稱）將葡萄園藝教給了農民，這種園藝每年給農民以七十五至一百盧布的「菓園收入」。因此，對於他就保留了一種「很好的印象」，同時「那些對農民徒有良善的感情，而不能做任何於他們有實惠（！）的事情的先生們，卻沒有留下任何印象」。

試計算一下年代，就可以想到上文所述之事件是出現在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〇年，卽正是民粹派俄國社會主義者企圖將『歐洲情況』於最先進的和最偉大的特殊物（卽國際主義）移到俄國來的時代。

很明白的，克里文可先生底話留下了一個太過深刻的印象，因而他連忙又來辯解一下：

『我在這裏當然並不是要說許米特先生比這些先生們更好些。』他解釋道：『我只是說他是怎樣在這一個地方的居民中間留下了堅實的足跡，雖然還有着其他許多的缺點（我並不是說他是更好些，只是說他留下了堅實的足跡——這是多麼胡塗的話?!）我也不是說他做了什麼重大的事業，而是相反的，我把他們做的事情看做一種異常渺小的、不主要的和不需要他出代價的，但是無疑的能夠經久的事業之範例。』

如我們所看到的，這是一種非常曖昧的辯解。然而事情的本質，並不在於他的曖昧性上，而是在於著者（把一種沒有成就的活動和另一種活動的成效對立起來的著者）顯然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兩種活動方向中間的基本的差異，這就是全部祕訣。而因此這些話也就是最有特色的東西，足以幫助我們來規定今天的民主主義者的面目。

這一個和農民們講『西歐的情況和西歐的集會結社』的青年人，他顯然是要引導農民去改變社會生活形態（我這一個結論在現在的場合上也可以是不正確的，但它是正當的結論，我想任何人也會同意。因爲它是從上述的克里文可先生

的謊話中不可避免的引出來的）。使農民起來反對那造成這樣無恥的對勞動者的剝削和壓迫的近代社會——同時對於一切可能的自由主義的進步也一般的表示歡喜。然而許米特先生以他這眞正企業家身份，只不過想幫助其他企業家去經理經營他們所經營的業務，此外就沒有什麼了。誰能把這兩種背道而馳的活動拿來加以比較和加以對照呢？這正如把一個努力要破壞建築物的人的活動的不成功，和一個努力要鞏固建築物的人的活動的成功拿來比較是完全同樣的。倘若要想作出有一點意義的比較，那就必須考察這一個問題：爲什麼到民間去企圖鼓動農民起來革命的靑年，他們的試驗會這樣沒有成績？其原因豈不正因爲他是從一種不正確的觀點出發，即以爲「農民階級」正是勞苦大衆和被壓迫人民底代表，而在實際上農民是不能成爲一個特殊的階級（這是一種幻想，這種幻想至多大概只能算是廢止農奴制度時代的影響之反映，那時農民眞正成爲階級，但只是成爲農奴制度時代的社會階級）。因爲，農民內部形成了有產者階級和無產者階級——一句話，對於舊社會主義者的理論，以及社會民主主義者給與他們的批判是必須硏究的。克里文可先生並不這樣做，他用全部力量來證明「許米特」先生的事業是一件「無疑義的有生命的事業」。對不起，最高貴「人民之友」先生們！請問你們什麼多費口舌呢？誰又去懷疑這一點呢？種一所葡萄園每年收穫値七十五盧布至一百盧布——實際上還有什麼東西會比這更有生命呢？❶

於是著者開始解釋說：如果一個經營主人在自己家裏雇

一片荷蘭，這是一種孤立的行動，但如果有幾個經營主人都這樣做，那就成了一種社會化了的擴大了的行動。這種行動，當能使小規模的事業變成確實的正當的事業。例如恩格爾哈特（A. H. Engelhaidi）不但自己使用磷酸鹽，而且也使磷酸鹽應用到別人的生產裏去。

多麼偉大的民主主義者呵！

我們再來舉一個關於農民解放的研究領域上的例子。上文所述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還沒有分裂的時代裏的）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於這民族解放抱什麼態度呢？他因為不能公開提出自己的主張而沉默着，並且用隱晦的言詞來這樣規定那時正在準備中的農民解放的內容：

『假如我有心於採用保管食糧的方法來貯藏你們的午餐的食糧，如果我這樣做了，我對於你們的好意，我想大家都很明白，我的熱心努力一定是基於這樣的前提：全部食糧的貯藏都將是屬於你們，並且用這種食糧製成的午餐，都將是夠營養的，使你們吃得愉快的。你們試想，如果我看到貯藏完全不屬於你們，每次用這種食糧製成的午餐，又要你們自己花錢，如果我知道不但是午餐值不到所付的價錢（這是在解放以前寫的，但是今天

●你們試把這『有生命的』提案向着和農民講述西歐集會結社的青年提一提看，他又將會怎樣對待你們？他將會怎樣給你們扣上一個多麼困難的名稱？你們對於他的思想將會害怕得要死，正如你們今天害怕唯物論和辯證法一樣。

都夏可夫先生還要斷定說：改良的基本原則會是農民的保障!!），而且你們一般都要極力操勞然後才能夠得到這些錢，那末我的感想怎樣呢？我在這樣稀罕的發現前面究竟要發生什麼感想？倘若我努力於一種事業，而沒有任何條件來保證他的有利性，那我該是多麼愚蠢！那裏有這樣愚蠢的人，看來能與其將財產可以到某人的手裏，未能保證在有利的條件之下拿到某人手裏之前，就努力要去把這人保證財產？這種與我們同胞有害的全部財產，倒不會讓去了更好些。這是能使你們滅亡的全部事業，倒不如消滅了更好些。」

我所有旁點的地方，證明自動表示出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於同時代的現實所具有的深刻而卓越的理解，表示出他對於「農民的贖金究竟是什麼」這問題的理解，表示出他對於俄國社會階級底矛盾情況的理解。尤其值得重視的，是他能夠把這些純革命的思想拿到受檢查的報紙上面去發表。他在不合法的著作中，也寫了同樣的文章，只是沒有用隱晦的詞。在『序言的序言』裏，伏爾金（wolgin 車爾尼雪夫斯基借他底口自己說話）這樣說：

「讓農民解放的事業落到大地主黨派的手裏去吧，這也沒有什麼大的區別。」❷

當他的談話對手說：不，區別是很大的，因為大地主派反對把土地分配給農民，這時，他就決然的回答道：

---

❷我的引用文依據普列哈諾夫在『社會民主主義者』上登的論文『論車爾尼雪夫斯基』。[illegible]

『不然，不但不大，而且是極渺小的。如果農民不化贖金而得到土地，那區別就大了。商人賣一件東西，就是一件東西，一個人，這是有區別的；但如果送東西給他而要他花錢，那末結果不是一樣。地主黨的計劃和進步派的計劃之不同，只在於他是更單純些，更簡短些。因此寧可說，還更好些，這也許可以少一些麻煩，而農民也許可以少一些負担。農民中誰要是有錢，誰就能買土地，誰要是沒有錢，卽使責令他去買土地也是枉然的。這只有使他們沒落。贖回和購買原是同一件事。』

只有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天才，才能夠在那時，就那樣明白的了解農民解放的基本性質（當這解放就是在歐洲也還沒有完成的時候），把握到它的基本的資本主義性質，才能夠認識到當時俄國的『社會』和『國家』當中已經有這樣的社會階級在光臨着，統治着。這一些階級和勞動者是徹底敵對着的，並且它的出現，就預定着要使農民的破產和被剝奪。同時，車爾尼雪夫斯基還了解，如果政府要掩蔽我們的社會矛盾關係，那末，這樣的政府之存在，就是一件可怕的壞事情，它會使農民的境況特別惡化。

『作者的話』——伏爾金繼續說道：——『他們寧可不要土地而被解放』（就是說：如果俄國主張農奴制度的大地主是這樣有力量的話，他們與其把這種農奴主底利益隱蔽在一個僞善的專制政府的妥協政策之下，還不如公開出現並正式把一切話說出來）。

『問題是這樣的，我不能因爲農民是否被解放一問

題來激動我自己；更不能因為『誰將去解放他們，自由主義者呢，還是大地主？』一問題而激動自己。據我的意見，誰都是一樣的，大地主甚至可說還更好些。』

『匿名信』裏有這樣的話：

『人們說到農民解放……這一種事業所需要的力量在那兒？現在還沒有力量。如果力量還沒有具備的話，那就不應該去着手一種事業。看吧！開始解放了，其結局會到怎樣的地步？從這裏會產生什麼——誰都可以自己判斷，如果進行一種自己沒有能力去做的事業，結果會產生什麼。如果去做這樣的事業——一定會產生一種討厭的東西。』

車爾尼雪夫斯基懂得俄國農奴主的官僚國家沒有解放農民的力量，也就是說：沒有推翻農奴制度的代表者的力量。它只能造成一些『討厭的東西』，造成自由主義者（贖囘等於賤賣）和大地主的利益之間的可嘆的妥協，這種妥協用保障和自由的幻影去欺騙農民，事實上，却是使農民崩潰，連毛髮也被大地主剝削得乾乾淨淨。他反對和咀咒改良，希望它失敗，希望政府因對於自由主義者和大地主之間的這種騎牆態度而失足，破產，藉此更使俄國走上公開的階級鬥爭的道路。（註七）

但是在今天，即在車爾尼雪夫斯基底天才的預言已經成為事實的今天，亦即是三十年歷史絲毫不假借地粉碎了經濟的和政治的幻想的今天——今天我們的近代『民主主義者』却讚揚改良，發見改良當中可以容認『人民』的生產，那樣

狡猾的想從他裏面找出一種證據來證明有所謂另外的方法，可以來說服那與勞動者敵對着的社會階級。我要重復的說：農民來改革的立場，是最明顯地證明了我們的民主主義者是最深刻的資產階級化了。這些先生們沒有學到什麼東西，而只是遺忘了許多的許多的東西。

讓我把一八七二年的『祖國的記事』拿來對照一下。我在上文早已引過『財閥政治及其基礎』中關於自由主義（把財閥政治隱蔽起來的自由主義）方面的成效的那一節（這種成效，是俄國社會在『解放的大改革』後最初十年中已經獲得的）。

同文的著者寫道：

『假如說從前常有人爲了農民解放而感泣，以及爲往事而流淚，那末現在早已沒有這樣的人了。一切的人都從新秩序中找到了愉快，一切的人都快樂而且安靜。』

著者更進一步指出文獻本身已經成爲財閥政治底機關報了，因爲它『在民主主義底外衣下面』代表了財閥政治的利益和要求。讓我們仔細的看一看這個估計。著者所不滿意的是『一切人』都滿意於由解放所造成的新秩序；雖然這個新社會有着明顯的對立的資本主義性質，然而『一切人』（當然是『上流社會』和『知識份子』，却不是勞動者）還是那樣快樂而且安靜；一般公衆都不曉得自由主義只隱蔽了『佔有的自由』，而這種佔有當然是犧牲勞動大衆，並且給他們以傷害的佔有。於是他表示抗議，而這種爲社會主義者所特有

的抗議，正是他的言論中最有價值的東西。人們可以看出，這種對於被民主主義隱蔽了的財閥政治的反抗，和他雜誌的一般理論是矛盾的。這理論把農民解放中的任何資產階級的契機、因素和利益都否定了，把俄國國家和俄國知識份子底階級性抹殺了，反對俄國內部有資本主義的基礎——但他們仍不能不體驗到和感覺到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性的東西。『祖國的記事』只要能對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進行戰鬥（因為他們體驗到了俄國社會的矛盾的性質），它就算是做了一種為我們的一切最初的社會主義者們所共有的事業（這些社會主義者雖然不能理解這種矛盾的性質，卻能意識到它，而且願意為反對產生這種矛盾的社會組織本身而鬥爭）。而『祖國的記事』也就算是有積極性的（當然是就無產階級立場而言的）。『人民之友』忘卻了這種矛盾，對於純血統的資產階級在我們這兒（即在神聖的俄國）怎樣隱藏在『民主主義外衣』下面的情形，失去了一切的感覺。因此，他們現在是反動的了（對於無產階級來說），因為他們糊塗了矛盾，不談鬥爭，而只談一種妥協的文化主義者的活動。

我的先生們，難道頭腦清楚的俄國自由主義者們，六十年代的財閥政治底民主主義的代表們，僅僅因為到了九十年代他們底額上被一層市民的苦惱底浮雲覆蔽着，就不再是一貓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者了嗎？

難道大規模的『佔有的自由』，大批的借貸底自由，大資本的佔有的自由，在社會經濟不改變的情形下的技術上的大改良的自由等，僅僅因為都被小借貸底自由、小資本的佔

有自由、應用小的技術改良的自由等等所替代，就不會再是自由主義的，即資產階級的了嗎？

重復的說一次：『人民之友』並不會因爲在一種意見的根本變化的影響之下，或在俄國社會狀況的急激變革的影響之下而改變了他們的主張。不，他們簡直就不願意想一想這這些變化。

『人民之友』因爲毀滅了那唯一的特點，毀滅那曾經使他們的先輩（他們底理論雖然完全破產，他們對於現實的觀點雖是幼稚的空想的）成爲進步的人羣的特點，因此他們在這一整個的時代當中，就沒有學得任何東西。而在實際上，就單只說最近三十年來俄國的政治史（還不必講到俄國現實的政治經濟的分析），就有着很多的東西値得他們來學習。

在『六十年』代，當時農奴主底權力已經被破壞了，他們確實沒有遭受到最後的打擊；然而卻遭受了決定的打擊，其結果，使他們不能不離開舞台；自由主義卻相反的抬起頭來。於是關於進步，關於科學、慈善，關於反對非眞理的鬥爭，關於人民的利益，人民的良心和人民力量等等的自由主義的詞句，就到處流行起來。同樣的詞句，就是在今天這樣意氣消沉的時代，也仍然在雜誌和報紙上，把我們的沙龍裏的急進主義的呼號者，就實上的自由主義的空談家，刺激得神魂顚倒。自由主義者表示自己有充分的力量，能依照他們底意見去規定『新秩序』，雖然決不是能完全做到，也要做到最高限度。當年的俄國，雖然缺乏『公開的階級鬥爭底明亮的燈』，然而比之今天，總還要更明亮些。因此，就是那

些不能夠理解這階級鬥爭，只喜歡夢想一個更好的將來，而不來解釋可恥的現代的勞動階級思想代表者。他們也不能不認識到財閥政治是隱藏在自由主義的後面，認識到這種新的秩序是資產階級的秩序。那些不會注意到日愈增大的弊端，也不妨礙在（比較的）純潔的形式上去分析新秩序的農奴主的立場，正使人達到了這樣的認識。但我們的當年的民主主義者，他們能夠非難財閥政治的自由主義，却不能去理解和科學的說明這種自由主義，不能根據我們的國民經濟底資本主義的組織去了解它的必然性，不能理解這種新的生活秩序比舊的奴隸的生活秩序進步的地方；他們不能了解由這種社會創造出來的無產階級底革命地位，他們僅止於『從鼻子裏冷笑』這些『自由』和『博愛』的秩序。把這種社會的資本主義的性質看做是一種偶然性，而且期望着在『人民制度』當中產生出另外的社會關係來。

於是歷史向他們指示了另外的社會關係。未曾被解放（為了保障農奴主底利益而那樣可恥的被毀損了的解放）徹底打擊下去的農奴主（一時間）又復活了，他們明白的表示着，資產階級關係之外的我們的另外的社會關係，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他們用一種那麼肆無忌憚的、難於想像的、不合理的和粗野的反動形式來表示出這個關係，以至於使我們的民主主義者怕害、沉默，使這些只能感到資產階級性而不能加以理解的幼稚的民主主義者，不能進一步走向社會民主主義的主張方面——却退回到自由主義方面去。而現在這些自由主義却誇耀說，他們的苦惱……也卽是我要說，他們底理

論和綱領，已經在『完全嚴肅而純正的報紙』上傳播着了。這教訓應該是非常有效果的：舊社會主義者們關於人民生活底特殊的基礎，關於人民的社會主義的天性，關於資本主義底偶然性和資產階級底偶然性等等幻想，是太明白了。現在人民應該可以淸楚了解現實，而公開承認：在俄國除了資產階級的和正在死滅的農奴經濟關係而外，過去和現在都不曾有過另外的經濟關係。因此，也就要承認，除經過工人運動之外，沒有其他道路可以完成社會主義。然而這些民主主義者們什麼也沒有學到，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幼稚的幻想，讓位給那小資產階級的進步之在實踐上的庸俗性。

現在，如果這些小資產階級底思想代表者底理論要來代表勞動者底利益，那它就會直接成爲反動的。它掩蔽着現代俄國社會經濟關係中之對立，並且以爲人們可以用一般的、能萬事周全地促成『繁榮』和『提高』的手段來做事情，以爲妥協和統一是可能的。這些理論因爲認爲我們的國家是某一種超階級的東西，從而以爲它是適宜於而且是有力量對於被剝削的人民作某些嚴正而高尙的幫助，所以他是反動的。

最後，這些理論之所以反動，是因爲他絕對不理解鬥爭的必然性，不理解勞動者爲了自己底解放而進行的那一決死鬥爭的必然性，例如：『人民之友』們就以爲他們自己已經能夠做到一切，而工人們則可以安靜不動。已經有一個技術家到『俄羅斯財富』編輯部來了，這也就差不多了，因此他們就已經能夠充分完成『把資本主義引用到人民生活中去』的『結合』了。社會主義者必須從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和

理論決定地、最後地分裂開來——這是從這次進攻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有益的教訓。

要注意的是：我所說的是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分裂，而不是說和『人民之友』以及它的思想分裂，因為在從來不曾發生過聯繫的地方，是也不會有分裂的。『人民之友』只是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想的許多傾向中的一個代表而已。如果我說現存事實來下結論：說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思想，即一般的和舊俄國農民社會主義思想分裂是必要的，那末這是因為那（被馬克思主義的成長所震駭了的）舊思想代表者對馬克思主義所施行的目前的進攻，使這些思想（舊俄國農民社會主義）特別充分而具體的表現為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緣故。假如我們把這些思想拿來和近代社會主義、和關於俄國現實的今天的材料對照一下，那末我們可以完全明白地看出這些思想是枯竭到什麼程度，他們是怎樣喪失了一切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且淪落成為一種悲慘的折衷主義，淪落成為最無恥的、文化主義的機會主義綱領。人們會要反對說，一般的這並不是社會主義的舊思想之過，而是本來沒有被看做社會主義者的那些曾經被提到的先生們之罪；然而在我看來，這樣的反對論是完全無力的。我在每一處都曾努力指出舊理論底這一種退化的必然性，我在每一處都曾努力盡可能地少用些篇幅來對這些先生們作特殊的批判，並盡可能地多用些篇幅來研究舊俄國社會主義底一般的和基本的命題。如果社會主義者發見我對於這些定理的說明是不正確的，是不精密的，或是不充分的時，那末我只能以最謙下的請求來給

以答覆：請吧！先生們，請你們自已去說明吧！請用一切必要的方法去充分說明它吧！

爲了能夠和社會主義者進行論爭而感到快樂的，是莫過於社會民主主義者了。

你們眞的以爲給這些先生們底『論爭』做答覆，對我們是那末愉快的事情嗎？你們以爲，如果他們那方面沒有直接的、強迫人的、尖銳的挑戰態度，我們也會這樣做嗎？

你們眞的以爲，爲要把這些官許的自由主義訓令和小資產階級道德之討厭的混合物拿來一讀再讀，以至於理解到他的內容，這在我們是不費力的事嗎？

然而，在目前來建立和說明這種思想的，就只有這些先生，這事並不是我們的責任。我還要再請大家注意一下：我說的是和社會主義底小資產階級思想分裂之必然性。上文所檢討過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只要它是以社會主義的理論底面貌出現的時候，卻絕對是反動的。

但如果我們知道這兒實際上沒有任何社會主義的成份，就是說：所有這些理論都全然不能說明對勞動者的剝削，因此也絕對不能對勞動者的解放有所幫助。如果知道所有這些理論實際上是反映和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的——如果我們了解這一點，那我們對他們就要取另一種態度。我們必須提出這樣的問題：工人階級對於小資產階級及其綱領要採取什麼態度？

而如果不注意到這個階級的兩重性的話（在我們俄國，因爲小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中間的矛盾比較地不很發展的

綠故，這兩重性就特別大），就不能答覆這個問題。這個階級，當他只提出一般的民主主義的要求時，也就是說當他是對中古時代和農奴制度底一切殘餘作鬥爭時，它是進步的；然而當它是爲着維持其小資產階級的地位而鬥爭時，當它企圖阻礙和逆轉那走向資本主義方面去的國家的一般發展的巨輪時，它就是反動的。這一類反動的要求，如像有名的割地的不許轉賣，如像其他的農民監護法案等，通常都是隱藏在保障勞動者的漂亮的名義之下的，而在事實上這些辦法自然只有使後者的地位更惡化，同時使他們底解放鬥爭更加困難。小資產階級綱領底這兩個方面必須嚴格的劃分開，在否認這些理論有任何社會主義的性質時，以及在反對這些理論底反革命方面時，不容許人們忘却了它底民主主義的部份。讓我用一個實例來說明，爲什麼當馬克思主義者把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完全否定了的時候，對於他的綱領裏的民主主義不但不要加以拋棄，而且相反的，要求更切實地去強調它。上文曾說過，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代表們常在他們的理論利用這樣三個命題：卽農村饑饉，苛徵暴斂，官僚政治的虐政。

在排除這些惡弊的要求當中，絕對沒有社會主義成份存在，因爲這些要求絲毫也沒有對於掠奪和榨取加以說明，而這惡弊的排除，也完全沒有觸及到資本對於勞動的束縛。但這惡弊的排除，可以把這束縛中的（能把束縛加強的）中世紀的附屬品清洗出去，可以使工人階級更容易進行反對資本的公開鬥爭，因此，也就可以被當做民主主義的要求而得到工人底實際擁護。支出和租稅——這一般的說來，是只對於

小資產階級才會有特殊意義的問題；但在我們看來，農民的租稅在某些方面還只是農奴制度底一種殘餘：例如應該馬上無條件地廢除了的贖金，就是這樣的東西；又如一些只落在農民和小市民身上，而對貴人們却可以豁免的租稅，也是這一類的東西。社會民主主義者始終擁護廢除這些中世紀社會殘渣的要求，這些殘渣是造成經濟的和政治的停頓狀態的。就土地缺乏來說，也是一樣。我曾說了許多話，證明那些對於土地缺乏的悲嘆，是帶着資產階級的性質。毫無疑問的，如那實行土地分割的農民解放，乃是站在大地主利益方面來對農民直接施行掠奪，這樣就使得農民解放，不論直接地（奪取農民土地），或間接地（用巧妙的測量割地的方法），都是能夠為這樣強大的反動勢力効勞。而社會民主主義者則要用最大力量堅持主張立刻歸還從農民手中奪去的土地，主張對大地主（即農奴經濟的設施和傳統底老巢）實行澈底的剝奪。這後面的一點（它和土地國有化是符合的），也並沒有包含着社會主義的東西，因為那已經在俄國發生了的農村社會關係，在這兒只能是更迅速更壯麗地展開起來；但這一點在民主主義的意義上說是分外重要的，因為它可以做為最後克服高貴的大地主勢力的唯一方法。最後，說到農民的無權利，自然只有郁夏可夫和W．W先生等才會說農民的無權利是農民被掠奪和被榨取的一種原因，但官僚政治對於農民的桎梏，不僅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而且它不簡單地只是一種桎梏，它還是直接對農民的一種虐政（這些農民是被人目為『卑賤的庶民』，他們好像生來就要服役於貴族的大地主，

他們之享受普通的公民權，只能算是一種殊遇——例如移民①——一切貴族多年可以隨意驅使他，就像驅使那被關閉在『勞動者的家』裏的人一樣）。社會民主主義者是無條件地贊同要求完全恢復農民的公民權，要求取消一切貴族的特權，要求廢除對農民的一切官僚政治的監督，要求聽任農民的自治。

俄國共產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底信仰者，是比任何人都更應該把自己稱做社會民主主義者，並且在他們底活動中間決不忘記民主主義底偉大意義。②

在俄國，中世紀的、半封建的制度底殘餘，還有着無限大的力量（與西歐比較），這些殘餘對無產階級和整個俄國人民施行如此沉重的壓迫——這阻礙了一切階層和階級底政治思想的成長，使人們不得不強調反對一切奴隸制度，反對專制政治、身分制度和官僚政治的鬥爭之重要性，強調為工人利益而鬥爭之重要性。我們必須對勞動者詳細指出：這些

①人們在這兒不能不想到一個農奴主的十足俄國人的肆無忌憚的行為，耶莫洛夫（Jermolow）先生，即現任農業部長，就是用這種行為在他所著的『歉收和人民貧困』一書中來反對移民的。他以為在歐俄的大地主還要使用自由勞動手的時候，那末人們從政治的立場說起來，不能把這種移民看做是合理的。農民若不是要用他們的勞動去養肥大地主寄生蟲和『居高位』的遊手好閑之輩的話，那末他們實際上又有什麼用處呢？

②這是一個極端重要的要點。普列哈諾夫說得對：我們革命者有『兩個敵人』：『一方面是尚未完全克服的舊成見，另一方面是對新綱領底偏狹的觀點。』

制度所表現的是多麼可怕的一種反動勢力，它們怎樣加緊資本對工人的壓迫，怎樣用侮辱的方法來壓迫勞動者，怎樣以中世紀的形式去拘束着資本，而不肯對這新的勞動剝削的工業形態讓步，因此使反對這種剝削的解放鬥爭增加了極度的困難。工人必須知道：他們如果不推翻這些反動支柱①，那末就沒有可能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勝利的鬥爭。因為這些反動的支柱存在一天，那末俄國農村無產階級（它的幫助是工人階級勝利鬥爭之必要條件）決不能脫離被壓迫的和被蹂躪了的人民底境地，他們只能陷於愚鈍的失望，卻不能作有意識的和頑強的反抗與鬥爭。因而由急進民主主義方面領導的反對專制、反對反動階層和制度的鬥爭，是工人底一種直接

①我們底革命者一直都很少注意到的特別可怕的反動制度，是國內官僚政治，它在實際上是統治着俄國。這種官僚政治，它主要的是由官吏來充當，依據它的來源來說，或依據它的行動底傾向和性質來說，它是十足地資產階級性的，但專制政治和高貴的大地主底強大的政治特權卻在它身上附加了很壞的特性。這種官僚政治常常總是和風信旗一樣，把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的連結當做自己的最高任務，它是這樣一種奸細：它利用農奴主底同情和對於農奴主的關係來欺騙工人和農民，它藉口要在富農和高利貸者的前面『保護經濟的弱者』，『監護這些弱者』，這樣來實施了許多方法，使得勞動者淪於『卑賤的庶民』地位，把他們連皮帶毛都交給封建大地主，因此使他們在資產階級面前，更無法保衛自己的力量。這種官僚政治是最危險的偽善者，它依據着西歐反動大家底經驗而有了機智，它把自己底阿拉克齊也夫（A-raktschjew）式的貪欲，巧妙地在由愛國辭令集成的無花果葉後

的義務，社會民主主義者正必須鼓吹工人去履行這種義務，同時又一刻也不能忘記要向工人階級提醒：反對這一切制度的鬥爭，只是當做一種手段，以減輕他們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所遇到的困難，只在這樣的意義上才是必要的。一般的民主主義要求的實現，對於工人，只爲了要淸除這一條道路，淸除這一條能達到戰勝勞動者的主要敵人的道路——戰勝那生來卽是純民主主義的制度，卽資本（這資本在我們俄國早就願意犧牲其民主主義，而和反動者聯盟，以便壓抑工人和更有力地阻止工人運動之抬頭）的道路——才是必要的。

前文所述，已很夠決定社會民主主義者對於專制政治以及政治自由所應採取的態度，同樣也很夠決定他們對於最近特別強化的潮流（這種潮流之主旨是爲了爭取政治自由而建立一切革命黨派間的『統一』和『聯盟』）❶應採取的態度了。

這是一種嶄新的和很有特性的潮流。

它是嶄新的，因爲關於『聯盟』的建議，並非由一個一定的集團，或者由有着一定的（在某些問題上面意見一致的）綱領的許多集團提出的。情形既然是這樣，於是一個聯盟底問題就成爲各種個別場合底問題，就成爲一種要由統一起來的各團體代表者去決定的、具體的問題了。這樣就不會是任何特殊的『統一』潮流了。然而這樣的潮流是存在着

---

❶這兒是說的『民粹派』。　　——編輯部

的，它而且就是由那些脫離了舊的東西、然而也無法參加新的東西的人們所倡導的。以前的理論（直到現在還爲反對專制政治的戰士們所崇拜的理論），顯然已經崩潰了，同時爲鬥爭所必需的團結和『統一』底條件也被破壞了。在這裏，『統一』先生們和一個聯盟底贊成人，以爲很容易地就可以這樣來建立一套理論：卽人們只需索性退回到反抗專制政治和要求政治自由方面來；而對於其他一切社會主義的和機會主義的問題則加以迴避。當然這樣幼稚的錯誤，是在一開始進行這種統一的時候，卽免不了要碰釘子的。

這種『統一』潮流之所以具有特性，因爲它表現由戰鬥的、革命的民粹派走到一種政治的、急進民主主義的變化過程底最後階段之一種；這種變化過程我在前面已經概略地敍述過了。一切非社會主義的集團，在上面所說的旗幟之下，要得到持久的統一，祇有在一種堅實的、民主主義要求的綱領完成之後，才有可能。這樣的綱領是要和舊俄國獨自主義（Eigenbrotelei）的成見絕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當然認爲建立這樣一個民主主義的政黨，是有利地前進了一步。他們反對民粹派的行動，也就在於要助成這樣的工作，就在於要幫同克服一切的成見和神話，在於將社會民主主義者集合到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下面來，在於依據其餘的集團來形成一個民主主義的政黨。

社會民主主義者當然不能和這樣一個政黨『統一』起來，因爲他認爲工人必須有特殊的工人政黨的一種獨立組織。然而工人對於民主主義者每次反對反動設施的鬥爭，依然給

以有力的辯護。

民粹派向着一種小資產階級急進主義的十分庸俗的理論方面的退化（『人民之友』就是這種退化的一個極明白的證據），告訴我們這樣的事實：卽向工人們灌輸反對專制政治的鬥爭的思想的人們，倘若他們不同時向工人們闡明我們底社會關係底對立性（這種對立性使資產階級底思想代表者也要主張政治的自由），倘若他們不同時向工人指出俄國工人歷史任務，指出這爲全體勞苦大衆爭取解放的戰士底歷史任務，那他們會犯多麼大的錯誤。

人們歡喜譴責社會民主主義者，說他們簡直要獨佔馬克思底理論，但馬克思底經濟學說實際上是爲一切的社會主義者所接受的。但這裏就有一個問題：倘若在我們俄國對於勞動者的剝削，一般地，到處都不能用國民經濟底資本主義的組織去說明，而只能用土地缺乏、租稅和官僚政治底壓榨去說明，那末，向工人們闡明價値形態，資產階級社會的本質和無產階級底革命任務等等又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階級鬥爭的學說連工人和廠主間的關係（我們底資本主義是由政府人工的培養出來的）也全然不能說明——更不必說與『人民』大衆（不屬於工場勞動者所形成的階級的大衆）的關係——如果是這樣，那末，向工人說明階級鬥爭的理論又有什麼目的呢？

如果在俄國，人們想在資本主義之外，並且丢開了由資本主義所創造出來的無產階級，而去尋求完成共產主義的道路，那末，他們怎樣能夠接受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以及這學說

裏的關於無產階級（在克服資本主義的道路上的共產主義的組織者）的革命任務的結論呢？

在這種條件之下號召工人起來參加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顯然和號召他們起來替先驅的資產階級做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是一樣的意思，因爲政治的自由，首先只是對於資產階級有利益，對於工人却並不能減輕他們苦痛，而只能，只能使他們在反對同一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得到更容易的條件，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民粹派和『人民意志』黨自己也不否認這一點，這是值得表明的）。我說這些話是針對那些社會主義者，他們不接受社會民主主義者底理論，只根據經驗證明了祗有在工人階層中間才能找到革命因素之後，就要在工人階層中間實行鼓動。這些社會主義者使自己底理論和實踐發生矛盾，並且犯了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因爲他們使工人脫離了他們底直接任務，即：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的工人政黨。①

這種錯誤的產生，是在資產階級社會內的階級對立還沒

①對於發動工人參加反對專制政治鬥爭這樣的結論，可以從兩個方向去達到：或是把工人看作達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唯一的戰士，在這種場合，人們就把政治自由看做是能使他們的鬥爭困難減少的條件。社會民主主義者就是這樣看法的。或者是單純地把工人和那些在現社會中受苦最深的人們（這些人是已經損失到無可再損失的地步，並且能夠最堅決地起來反對專制政治）一樣看待。然而這不外就是要迫使他起來做資產階級的急進主義者（這些急進主義者以全體『人民』反對專制政治的團結爲理由，而不願意看到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的尾巴的意思。

有完全展開就被農奴制度所壓倒的時代，是在農奴制度引起全體知識份子底一致反抗和鬥爭（在這種反抗和鬥爭當中，產生了我們知識份子底特殊民主精神的幻想，產生了那以爲自由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之間沒有深刻的區別的錯誤的幻想）的時代。現在經濟的發展已經到了這樣的情況，使以前不承認資本主義在俄國有存在基礎的人們，也承認我們已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了——現在是不可能再抱任何幻想了。『知識份子』的構成，正和以創造物質價值爲職業的社會構成一樣明顯地出現。如果說在後者（這社會）的內部是有資本家統治着、支配着，那末，在前者（知識份子）中間就有着不斷地增大的野心家和受僱傭者的羣圍露出頭面來——而這些『知識份子』是滿足、安靜、沒有任何種夢想，他們明白他們所求的是什麼。我們底急進派和自由主義者不但不否認這種事實，相反的，他們特別強調了這種事實，同時他們過分努力地去證明這種狀況的不道德，非難這種狀況，想排除它，侮辱它。這種（以爲可以使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爲自己的資產階級性質而感到羞愧的）幼稚的信仰，其可笑的地方，正和我們底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之企圖這樣來恐嚇資產階級（依據着『老大哥』們的經驗）：說他們將遇到人民的破滅、貧困、失業和羣衆飢荒等等，是一樣的。對於資產階級及其思想代表者的這樣的判罪，不禁令人想起那對於梭子魚的判罪來了，那判罪是這樣定刑的：說要把這魚投到水裏去。自由主義的和急進的『知識份子』是在這些境界之外出現的，他們造出了無量數的關於進步、科學、真理、人

民」等等的詞句，他們為六十年代而悼泣，以為那時是沒有軋轢、分裂、失望和無情，以為那時一切的人必都是為民主主義所燃燒。

由於他們固有的幼稚性，使這些先生們全然不知道去理解：當年的團結是由於當時的物質條件造成的，而這些物質的條件是不能再來的了：農奴制度普遍地妨礙了一切，它妨礙了那薄有積蓄而希望安穩度日的農奴制的村法官，同樣地也妨礙了那為了租稅負担，為了私事遭人干涉和事業被人掠奪而對他底貴族、地主懷着怨恨的富農，又同樣妨礙了宮庭差役以及被出賣給商人當家奴的貧農。在農奴制度下不論是商人、工廠主或是工人，不論是手工業者或手工業的老闆，都感受到痛苦。在這些人中間，一般地只形成了這樣一種聯繫，即他們對於農奴制度都有着仇恨的心；一超出這連帶性的界限之外，就出現了最尖銳的經濟矛盾。如果到今天還想不要看到已經在突飛猛進地發展中的這種矛盾，還想泣求團結時代再見於今日（雖然現實要求着鬥爭，而且要求每個不願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成為資產階級的防衛者的人，都站到無產階級一邊來），那人們必須要醉生夢死到何種程度才能做得到啊?!

如果人們不是從字面上來相信這些關於『人民利益』的輝煌的詞句，而要更深刻地加以探討的話，那就會看見自己的前面有着一些純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者，他們夢想着要用種種不痛不癢的進步來改善，來擁護和來復興他們的經濟（用他們底話來說就是『人民』底經濟），卻絕對地理解不

到所有這些進步，在現有的生產關係底基礎上面，只能使羣衆一天比一天徹底地無產階級化，人們必須感謝『人民之友』，因爲他們在關於我們知識份子底小資產階級性質的闡明上，有很大貢獻，因此就鞏固了（關於我們底小生產者底小資產階級性質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他們不能不促進那舊的幻想和舊神話（這些幻想和神話曾經那樣長期地迷惑了俄國社會主義者）的幻滅。『人民之友』損害、消耗和汚辱這種理論到了這樣的程度，使俄國社會主義者不可避免地要在兩條路中選擇一條：重新檢討這種理論或者完全拋棄這種理論，把它的獨佔的應用權委之那些以自滿的勢利態度，把富農收買改良農具的事昭告於全世界的先生們，那些以嚴正的態度斷定人們必須對那倦於綠呢桌上的玩意的人們加以歡迎的先生們。他們就在這樣的意味上來談論到『人民制度』和『知識份子』，不單只用很嚴正的態度，而且也用了許多關於偉大理想，關於生活問題的理想解決之類的大吹大擂的誇張的詞令。

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只有結束了這些幻想，從俄國的實際發展中，而不是從願望的發展中，從實際的社會經濟關係中，而不是從可能的社會經濟關係中去找根據，那末他們才能期待有成效的工作。他們底理論工作因此就必須建立在俄國的經濟矛盾底一切形態具體研究上，建立在這些形態間的聯繫及其系統的發展的研究上，凡是這種矛盾被政治的歷史，被法律秩序底特殊性以及理論的成見所掩蔽的地方，他們必須隨處加以暴露。他們必須把我們底現實界的總圖形作

為一定的生產關係的體系描寫出來，而且必須指出**在此制度下面對勞動者的掠奪和榨取的必然性**，進而指出**那經濟發展所顯示着的脫離這種情況的出路**。

這種由詳密而深入地研究俄國歷史和現實而建立起來的理論，一定會對於無產階級所提出的問題給與答覆，如果它能滿足科學的要求，則無產階級底每種反抗思想的覺醒，都會把這種思想引導到社會民主主義觀點底河床上去。這種理論愈更進一步地完備起來，那末社會民主主義的觀點就亦愈更能迅速地生長，使得就是最狡猾的現社會秩序的保護人，也不能阻礙無產階級的思想之覺醒。而所以不能阻礙的原因，是由於這種社會秩序必然地不可避免地隨伴着不斷增進的對於生產者的剝奪，隨伴着無產階級及其後備軍的加速的成長，這種現象是和社會財富的增殖、和（由資本主義造成的）生產力之巨大的增長以及勞動的社會化等同齊並進的。不管要完成這種理論，還需要做多少事情，總之要社會主義者在這種工作上有成就，其保證就在於要在社會主義者中間傳播唯物論，傳播唯一的科學方法，這種科學方法要求每一條綱領都是現實過程底精確的公式化；這方面保證也就在於要使接受了這種思想的社會民主主義底成就是這樣的成就，它使我們底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也不安起來，以至於使他們底浩瀚的雜誌（如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所形容的）也不再像以前的那樣乾燥無味了；

我在強調社會民主主義者底理論工作之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偉大性的時候，決不是說要把這種工作放到第一位來，

卸放到實際工作底前面來，更不是說在前者未完成以前，要把後者推在一邊。祇有『社會學中主觀方法』的崇拜者，或空想社會主義底信徒，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當然的，如果社會主義者底任務是在於爲祖國找『另外的在現實之外的發展的道路』，那末很自然的，要做實際工作就祇有等到天才的哲學家們找到和指明了這些『另外的道路』之後才有可能；另一方面，當這種路線已經被找到了時，那又得停止理論工作。而那要把『祖國』引上『新發見』的『另外的道路』上去的人們，就開始活動。如果社會主義者底任務，是在於要成爲在現實鬥爭中反對眞正現實的（已經走上了現存的社會經濟發展底現實的道路的）敵人的，無產階級的思想的領導者，那末問題就完全不一樣了。理論的和實踐的工作，在這些條件之下溶合成爲同一種工作。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老戰李卜克內西用下面的話很中肯地指出：

學習，宣傳和組織。[註]

要是沒有上文所述的理論工作，就不能成爲一個思想的領導者。同樣，倘若這種工作不切合於事實的需求，倘若不向工人宣傳這種理論的結果，不去幫助工人組織自己，也不能成爲思想的領導者。

[註]相反的，居第一位的首先是宣傳和鼓動底實際工作。其理由是：第一，理論工作只是對放在第二位的一些問題的答覆。第二，因爲那些不依存於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周圍情況，常常總是强迫着社會民主主義者，使他們局限在理論工作上，使得他們不能夠充分去評價那可能做實際工作的機會。

這種問題底提法，保證了社會民主主義使它不至於有那爲其他社會主義集團所常有的缺點——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

倘若把一種學說和社會經濟發展之現實過程的統一，作爲那種學說底最高的和唯一的標準，那就不會有教條主義；倘若把任務放在幫助無產階級組織這一點上，也就是把『知識份子』底作用歸結到這一點上：卽使特殊的知識份子的領導者歸於無用。那末，也就沒有宗派主義了。

因此，不管馬克思主義者在各種理論問題上面有各種意見的不一致，但他們底政治行動底方法，是自從團體成立底一剎那起，直到今天爲止，始終都是一樣的。

社會民主主義者底政治行動是在於要助成俄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和組織，將它以散漫的、沒有指導的精神的反抗企圖、『叛亂』及罷工的階段中引導出來，進入到全俄國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的鬥爭，以實行對剝奪者的剝奪，以廢除那包含着壓迫勞動的根源的社會秩序。這活動的基礎，是在於要馬克思主義者們普遍地確信：俄國工人是俄國全體勞動人民和被剝削人民底唯一的和自然的代表。❶

它是自然的代表——因爲俄國對勞動者的剝削，要是拋

❶農民社會主義代表，卽民粹派（最廣義的民粹派），說將來底主人在俄國是農民。社會民主主義者則相信俄國未來主人是工人。這是在一篇未發表的文稿中公式化了的馬克思主義者之立場。

開奴隸制時代垂死的殘餘而不談，那末本質上到處是資本主義的；但生產者大衆底剝削，是小規模的、散漫的和落後的，而工廠無產階級底剝削，則是大規模進行的，社會化了的，集中了的。在前者的場合，剝削形態還是隱藏在中世紀的形式裏，一般地他都具有着各種政治的、法律的和社會的附加物，具有着許多狡計和知謀，能阻礙勞動者及勞動者底思想代表者去認識那壓迫勞動者的社會狀況之本質，認識什麼地方和怎樣可能有脫離這個狀況的出路。後一種場合，則是相反的，剝削制度早已充分成熟，而且以它底純粹的姿態出現，不再有任何混亂事實的特殊性。在這裏，工人們不可不認識自己是被資本壓迫着，而且不可不認識：對於資產階級這階級，必須進行鬥爭。這一個以滿足最迫切的經濟要求，改善其物質狀況為目的的鬥爭，不可避免地要求工人有一種組織，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種並非反對個人而是反對一個階級（反對這樣一個階級：它不僅僅在工廠和製造廠中，而且在到處都壓迫和束縛着工人階級）的戰爭。因為如此，所以工廠工人不多也不少，恰恰成為全體被剝削人民底前進的代表，並且為了要使他們在一種有組織的、堅持的鬥爭當中實現他這種作為代表者的任務起見，就不需要把他們沉溺在『期望』中，而祗需要有人向他們闡明他們底地位，闡明那壓迫着他們的制度的政治經濟機構，闡明在這種制度下面階級對立之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工廠工人們在資本主義關係這整個制度當中的這種地位，使得他們成為工人階級解放底唯一的戰士。因為祇有資本主義底最高的發展階段，即

機器的大工業才會產生這種鬥爭所必須的物質條件和社會力量。在一切其他的場合，即在資本主義底落後的發展形態情形下，就缺乏這種物質的條件：這兒的生產是分散的成爲成千的極小規模的經營（這種經營就是在那統一於農村公社之下的土地佔有的最平均的形態裏面，也還是分散的經營形態），被剝削者大部份還保有一些微少的經營，而且就這樣被束縛於資本主義的制度上面（而對於這制度，他們是必須實行鬥爭的）。這就使那能夠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力量的發展受到妨礙，發生困難。分散的、單獨的、小規模的剝削制度把勞動者束縛在一定住所上，使他們孤立，使他們沒有可能理解到階級的連帶性，使他們沒有可能（即使已經了解了，壓迫底原因不是這個或那個個人，而是整個經濟制度）團結一致。和這相反，大資本主義卻不可避免地要截斷了工人和舊社會，和一個一定的地方，一個一定的剝削者的關係，它統一他們，驅使他們思想，爲他們設下了進行有組織的鬥爭的可能條件。而社會民主主義者要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全部活動，向着這工人階級。如果工人階級前進的代表掌握了科學的社會主義底思想，掌握了關於俄國工人底歷史任務底思想，如果這些思想底傳播已經普遍了，工人又已經建立了固定的組織，而這種組織又已經把散漫的工人經濟鬥爭，變成爲有意識的階級鬥爭——那末俄國工人將會站在所有民主主義成份底最前面去推翻專制政體，使俄國的無產階級（和全世界無產階級並肩齊進）在公開的政治鬥爭底直接道路上面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

民粹主義底經濟內容和司徒魯威先生著作中對民粹主義的批評

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和司徒魯威先生著作中對民粹主義的批評（註八）

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著作中的反映

司徒魯威著：『俄國經濟發展問題評述』一八九四年在聖彼得堡出版

第三章摘要

民粹派與司徒魯威先生對經濟問題的提法

我們必須在這兒詳細討論：第一，作者底關於馬克思底信徒的不正確的意見（或許是拙笨的詞句？）第二，規定從經濟上批評民粹主義的任務。

司徒魯威先生說，馬克思把從資本主義到新社會制度的轉變描寫作忽然沒落的形式，資本主義崩潰的形式（他認爲馬克思底『某些章節』對這種意見提出了理論根據；事實上，馬克思底一切著作中都貫穿着這種意見）。馬克思底信徒現在爲改良而鬥爭。對四十年代的馬克思底觀點『作了重要的改正』，承認以『幾個過渡階段』代替那把資本主義與新社會隔開的『鴻溝』。（註九）

我們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能承認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馬克思底信徒』對馬克思底觀點並沒有作任何『改正』，不管是重要的或不重要的。爲改良的鬥爭，一點也沒有含示『改正』的意義；一點也沒有修改鴻溝與忽然沒落的學說，因爲這種鬥爭是爲了一個坦然明確承認的目的而進行的，這目的就是要達到『崩潰』；達到崩潰需要『幾個過渡的階段』——從一種鬥爭形態過渡到另一種鬥爭形態，從一個階段到下一階段，——這事實馬克思自己在四十年代也是承認的：他在『共產黨宣言』裏曾說走向新制度的運動與工人運動不能分離（因此與爲改良的鬥爭不能分離），並且在結論中他自己還提出了一些實際的辦法。

如果司徒魯威先生想指出馬克思底觀點之發展，那他當然是對的。但這就不會是對它底意見之『改正』，恰恰相反：這乃是它們底實際應用，它們底實現。

作者對民粹主義的態度，我們也不能同意。

他說：『我們底民粹主義的著作，抓住了國家財富與民衆福利之間的對立，抓住了社會進步與分配進步之

間的對立。』（一三一頁）

民粹主義並沒有『抓住』這種對立，不過記錄了這種事實而已。在維新後的俄國，進步文化、財富之間的同樣的對立，仍然可以看到，同時還可以看到也會在西方造成這種對立的種種現象：生產者之脫離生產手段，生產者在國民勞動生產中分得的數量之減少以及貧困與失業之增多。

『……由於它底人道性與慈善性，這種著作直截地解決了問題，以有利於人民的幸福。因為某些民衆經濟形式（村公社，勞動組合）顯然包含着經濟平等的理想，並且保證了人民福利，又因為在交換增加影響之下的生產進步，並不能給這些形式以任何希望，它將消除它們底經濟的和心理的基礎，所以民粹派指出西歐的悲慘經驗，（西歐是以私有財產和經濟自由為基礎而得到了產業進步），因此，提出了所謂『人民生產』與商品生產資本主義相對抗；並認為：『人民生產』定會保證人民的福利，它是一種社會的和經濟的理想，俄國知識階級與俄國人民都應該為保持和向前發展這種理想而鬥爭。』

這種論證，很清楚地顯出了司徒魯威論旨中的漏洞。民粹主義被描寫成了一種『人道的』理論，這理論『抓住了』國家財富與人民貧困之間的對立，並有利於人民地『解決了問題』，因為『西歐的經驗』對人民福利『不能給以任何希望』。作者開始論證，反對問題底這種『解決方法』，忘記了他只是在論駁民粹主義之唯心論的而且是單純可笑的玄想的外衣，而不是在論駁它底內容；忘記了他犯了一個嚴重的

錯誤，正因爲他提出問題的教授式的方式，和民粹派提出問題的方式一模一樣。我們已經說過，民粹主義的內容，反映着俄國小生產者利益的觀點。這一學說之『人道的慈善的』性質，是由我們底小生產者受踩躪的生活狀況而來。這些小生產者從『舊的貴族』制度與傳統（卽沙皇制度——編譯部），大資本的壓迫兩方面，都遭受了嚴重的不幸。民粹主義對『西歐』及西歐對俄國之影響的態度，當然不是被它『抓住了』從西歐來的這種或那種思想這一事實所決定，而是由小生產者底生活條件所決定。小生產者看到與他對立着的大規模的資本主義，正在借用西歐的技術，他被它所壓迫，便想出些單純得可笑的理論。照這理論說來，不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決定資本主義的政治，而是資本主義的政治決定資本主義的經濟，這理論並且宣稱大規模資本主義在俄國是外來的東西，是從外國輸入的東西。小生產者受他底單獨底小企業所束縛，這一事實使他不能了解事態之眞實性質，他便訴請國家帮助發展小的（『人民底』）生產，俄國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階級矛盾未發展的狀態，結果使得小資產階級意識代表者底理論好像是代表着一般勞動者底利益。

作者不揭發民粹派提出問題的方式之荒謬，並指出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是由小生產者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却在他自己底問題提法中，洩露出一種武斷，這種武斷使人想到民粹派在經濟進步與社會進步之間的選擇。

『對民粹主義濟經原則批評的任務……是……要證明以下各點：

一，『經濟的進步是社會進步的一個必要條件。後者在過去歷史上都從前者產生出來，而且，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這兩種過程間有機的交互作用和相互決定作用就要表現出來，而且在事實上的確要表現出來。』（一三三頁）

一般說來，這種說法當然是十分正確的。但它如果有任何意義的話，只是說明對民粹主義之社會學原則的批評任務，而不是說明對民粹主義之經濟基礎的批評任務；在本質上，這乃是我們在第一、二兩章所討論的社會發展決定於生產力發展的學說之另一種表現方式。但作爲對民粹主義之經濟基礎的批評，它是不夠的。問題必須具體的規定，必須把它從一般進步的問題，化作俄國資本主義社會『進步』的問題，化作對這種進步之錯誤觀念的問題；那些關於『清潔的黑板』（Tabula rasa）（註十），關於『人民生產』，關於俄國資本主義沒有發展根據等等的可笑的民粹主義神話，就是由於不懂得這種進步而產生的。不須說經濟的與社會的進步之間的交互作用表現出來，而應該說明（或至少指出）俄國社會進步的明確徵象和這一進步之特殊的經濟根源，民粹派者正是看不到這些（也許有人會論辯說我在前面跑得太遠了，因爲，作者不是說他打算從一般的問題漸漸進行論到他要在第四章裏分析的具體問題嗎？但問題在於：我所說到的司徒魯威先生底批評之抽象性，乃是他底整個這本書中的顯著特點——是第四章甚至也是結尾一部份的顯著特點。最需要糾正的恰恰是他底提出問題的方法）

二，『因此，組織生產及勞動生產率強度的問題，比分配問題更爲重要；在某些歷史條件下，當人民底勞動生產率絕對、相對兩方面都極端低的時候，便可以很尖銳地感覺到生產底因素之卓越的重要性。』

在這裏，作者是以馬克思底分配底學說爲根據。在第四章中，他引了馬克思底『哥達綱領批判』裏一段話作爲獻詞。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把庸俗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相對比；該批判並不把分配看得很重要，而以生產關係底組織來解釋社會制度，並認爲一定的生產關係底組織的體系，已經包括着一定的分配制度。（註十一）作者說得十分正確，這一觀念像一根線一樣貫穿着馬克思底全部學說，當要去了解民粹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內容，這觀念是極其重要的。但司徒魯威先生這句話底第二部份，把這一觀念弄得很模糊了，尤其是由於他所用的『生產底因素』這個模糊的名詞。關於這名詞應了解作什麼意義，會發生一種混亂。民粹派採取小生產者底觀點，這種小生產者對於他們所遭受的不幸之解釋是很膚淺的；譬如說，他『窮』，而他底鄰居商人則『富』；『當局』只幫助大資本家等等；一句話，他們底不幸是由於分配制度的性質使然，由於政策的錯誤等等使然。作者拿什麼觀點與民粹派底觀點相對立呢？是拿大資本家底觀點呢，還是拿正與大資本家相敵對的人底觀點呢？前者輕蔑地鄙視農民家庭工業的可憐的小企業，自傲於他自己底工業之高度發展，自傲於他在提高絕對和相對低下的人民勞動生產率方面所作的『貢獻』後者則已經在生活於

很進步的關係中，不再以歸咎於分配政策爲滿足了；他正在開始了解，原因在更深的地方，就在社會的生產組織裏，就在以私有原則爲基礎的在市場底控制與指導之下的社會經濟制度裏。讀者心裏會十分自然地湧起這個問題。作者有時把『生產底因素』這個名詞與『經濟』這個字並用在一起（參看一七一頁民粹派『忽視生產因素到了等於否認有任何經濟制度存在的程度』），有時在比較『不合理的』與『合理的』生產時，模糊了小生產者與完全脫離了生產手段的生產者之間的關係，這樣就更使讀者心裏湧出這個問題。完全不錯：從客觀的觀點看來，這並沒有減少作者底解釋之正確性，而且對於任何了解資本主義制度之矛盾的人，從後一關係的觀點描述事態是很容易的。但大家很知道，俄國民粹派的先生們是不了解這種矛盾的，在與他們爭論時，更加需要把思想更明確更完全地表達出來，把太一般太抽象的解釋盡可能地減少。

我們在第一章中曾盡力用一個具體的例證指出，民粹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間的整個區別，就在於他們對俄國資本主義的批評之性質。在批評資本主義的時候，民粹派以爲只要證明剝削之存在，證明剝削與政治之間的相互關係等等就夠了。但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爲：必須說明剝削的諸現象，並把他們聯結在一起——這種剝削乃是生產中某些關係的一種制度，乃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的和經濟的結構，它底作用與發展底規律必須客觀地去研究。在批評資本主義的時候，民粹派以爲只要從他底理想的觀點，從『現代科學與現代倫理思想』的

觀點去判定它底罪名就夠了。但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必須詳細追尋資本主義社會中形成的各階級，祇有從一定的階級底觀點出發的批評，祇有不以『個人』底倫理判斷為根據，而以實際正在發生的社會過程之精確規律為根據的批評，才是可靠的。

如果我們以此為出發點，盡力去規定批評民粹主義經濟基礎的任務，便可以把它們大約規定如下：

必須說明，俄國大規模資本主義與『人民生產』之間的關係，就像是一個完全發展了的現象與一未發展的現象之間的關係，就像是資本主義社會組織發展底一個較高階段與它底一個較低階段之間的關係（經濟方面的分析，當然應該拿對社會的、法律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之分析予以補充。不了解資本主義與『人民生產』之間的聯繫，使得民粹派中間產生了這種思想：農奴制廢除，國家，知識份子等等，在性質上是非階級的。把這一切現象都歸着於階級鬥爭的唯物論的分析，必須具體地說明我們俄國農奴制廢除後的『社會進步』，不過是資本主義『經濟進步』的結果而已）。必須說明，生產者之脫離生產手段，金錢所有者之剝奪他底勞動生產品，在工廠裏和甚至在村公社裏都一樣，不能用政治用分配來解釋，而要用商品制度下必然要產生的生產諸關係來解釋，用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彼此利益相矛盾的諸階級之形成來解釋（對俄國經濟狀況底『事實之再檢討』，尤其是檢討民粹派從其中給他們底小學女生般的夢想採取材料的那些經濟狀況底事實，即檢討農民經濟與家庭工業經濟底事

貧，就會說明生產者被壓迫情形的原因不在於分配——『農民窮，商人富』，——而正在於生產關係中，正在於今天的農民經濟與家庭工業經濟底社會機構中。這道理便又可說明，即令在『人民底』生產中，『生產組織的問題也比分配問題更重要』）。必須說明，雖然民粹派渴望避免資本主義，想把小生產提到較高的水平；但是，在實際上已經含有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階級利益矛盾和階級衝突。不過這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壞形式，阻礙着生產者底獨立活動。必須說明，因此，民粹派在忽視已經產生的社會矛盾時，在夢想着『爲祖國謀其他道路』時，乃是烏託邦的反動派。因爲大規模的資本主義不過幫助發展這些全俄國都存在的矛盾之內容，並使之明朗化而已。

作者太抽象地規定對民粹主義作經濟的批評之任務，他對問題進一步的提出也與此有密切聯繫。在他進一步提出問題的過程中，他不談論俄國資本主義底而談論西歐資本主義底『必然性』和『進步性』。他底議論不直接談到民粹主義底經濟內容，其中有很多有趣味有意義的話。民粹派著作不止一次地發出呼聲，表示不信任西歐的工人運動。在米哈伊洛夫斯基之流（『俄國財富』報，一八九三——九四）最近所進行的反馬克思主義者的爭辯中，這種不信任最顯著地表示出來。米哈伊洛夫斯基當時曾寫道①：我們還沒有在資本主義裏看到任何的好處。

---

①我們忍不住要提一提，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在回答司徒盧威先生的時候，他曾說：恩格斯說過西歐的工人運動是現代左右

司徒魯威先生所徵引的事實，最好地證明了這些小資產階級意見之荒謬，尤其是因爲這些事實全是從最近的資產階級的著作中採取的，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它們是誇大。作者所引的幾段，說明了在西歐每個人卽令是「有產者」，都認識到資本主義轉變成一個新的社會經濟結構乃是不可避免的。

資本使勞動社會化已經進步到了這樣的程度：卽令資產階級底著作，也大聲疾呼『有計劃地組織國民經濟』之必要。作者說這是一種『時代的徵象』，一種資本主義制度完全解體的徵象，他是十分正確的。極有趣味的是他所引用的話不僅是資產階級教授的，甚至也有保守派的，這些人們不得不承認俄國急進份子到今天還想否認的事實，卽：工人運動是資本主義造成的物質條件所造成，不『僅是』文化或其他政治條件的條件所造成的。

在說過上述的一切之後，詳細討論作者底那些論據，如說只有合理生產爲根據的分配才能造成進步，是不大必要的了。顯然地，這種論據的意義是：祗有根據合理生產的大資

一切的和壓倒一切的事實，它表現代比任何其他時代都更好，現代產生的歷史足以證實這一點。

這種加於恩格斯的簡直可憎的責難，極可代表現時的俄國民粹主義的特點。

這些先生們空談許多關於『人民底真理』的話，他們知道怎樣與我們底『社會』談判，怎樣去責備這『社會』，因爲它給祖國選擇了一條錯誤的道路，他們能夠稱讚地歌唱着：『時機不可失』，能夠這樣歌唱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更多的時日』，但他們絕對不能了解對於獨立行動底無所不包的意義，獨立行動的人們知道在誰的名義下歌唱這些甜蜜的歌。

本主義，才能給生產者造成種種條件，在這條件中，生產者能夠抬起頭來，去思想並關顧自己，而且關心那些由於生產落後情形而沒有生活在這種條件中的人們。

我們只對司徒魯威先生書中下面一個句子說一兩句話：『阻礙經濟進步的分配之極端不平等，不是資本主義所創造，而是資本主義所承繼的』——從浪漫主義者想像爲甜蜜的時代承繼來的。（一[illegible]九頁）如果作者這話的意義只是想說明民粹派先生們似乎忘記了的事實——在資本主義以前不平等的分配就已經存在了，那這話便是正確的。可是，如果他想否認資本主義增加了這種不平等，那這話就不正確。在農奴制度之下，沒有也不能有存在於絕對貧窮的農民流浪者與農奴制廢除後的資本主義俄國所產生的銀行、鐵路、工業各界巨富者之間的那種尖銳的不平等。

× × ×

我們要繼續討論到第五章。作者在這裏把『民粹主義』描寫作『一種經濟的宇宙觀』。作者認爲『民粹派乃是自然自給經濟和原始平等底意識代表者』。（一六七頁）

我們不能同意這種描寫。我們不願在這兒重複我們在第一章裏所提出的論據，來證明民粹派是小生產者底意識代表者。在那一章裏，我們指出，正是小生產者底物質生活條件，底底在『主人』與『工人』之間的過渡的中間的處境，說明了爲什麼民粹派不能了解階級矛盾，爲什麼他們底綱領中奇怪地混雜着進步的和反動的條款。

我們在這兒只補說一點，前者，即民粹主義進步的一

面，接近西歐的民主主義，因此，四十多年以前馬克思聯繫到法蘭西歷史底事變而對於西歐民主主義的深刻描寫，可以完全用之於民粹主義：

『民主派，因爲他代表小資產階級——一個過渡的階級，在這一階級裏面，兩個階級底利益同時銷弱了——便自行僭取一個超階級矛盾的地位。民主派承認他們面對着一個特權階級，但他們以爲他們自己與民族中其他的人口乃組成爲『人民』。他們所代表的是人民底權利，他們底利益便是人民底利益。所以，當鬥爭迫在目前的時候，他們需不出爲什麼要去研究各階級底利益與態度，或者去小心地估計他們自己手中的力量……。（列寧註：這恰像俄國民粹派一樣。他們不否認在俄國有與生產者相敵對的階級，但他們用這種理論催眠自己：說這些『強盜』與『人民』比較起來是無關重要的，並且拒不細心研究各階級底地位與利益，拒不檢查某些種類的生產者底利益是否與『強盜』底利益相關聯，因而減弱了前者對後者的抵抗力）。如果不滿足各階級底利益，他們底力量是薄弱的，那末便把失敗底責任歸之於有毒的詭辯家，說這些人散佈分裂，把不可分的人民拆散成一些互相敵對的營壘……（列寧註：就俄國民粹派來說，他們認爲：罪責應由有毒的馬克思主義者担負，因爲他們揑造作地把資本主義及其階級矛盾種植在盛着『社會互相順應』與『和諧活動』之花的土地上。——司徒魯威所引V.V.先生語，一六一頁）或者說

一種細小的錯誤把整個計劃弄糟了；或者，在這一次，則說一個意外的事件破壞了全局。不管怎樣，在最可恥的失敗之後，民主派卻還可以乾乾淨淨地出頭露面，正像他在參加戰鬥之前一樣是一個清白無辜的人；失敗只使他底最後勝利的信念更加鞏固；不是他與他的黨應該放棄他們底舊的觀點，恰恰相反，而是環境應該依他們的觀點生長。』（見馬克思著：『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第三九頁）

把民粹派描寫作自然經濟和原始平等底意識代表者，就用作者自己所引用的例子也證明是錯誤的。『作爲一種奇聞』，司徒魯威先生說：『這事是值得一提的，直到今天，N。先生還把瓦西契可夫稱爲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一六九頁）如果我們把這個名稱底眞正本質研究一下，我們就會發現它一點也不是奇聞。瓦西契可夫在他底綱領中要求低利的廣泛的信用貸款。N。先生不能看不見，在像俄國這樣資本主義社會的土地上，信用貸款只是以加強資產階級走向『資本主義諸關係的發展與鞏固』。（『大綱』，一七七頁）瓦西契可夫像一切的民粹派一樣，以他所提議的實際辦法，專門代表着小資產階級底利益。關於這事的唯一稀奇的一點是：N。先生與『俄羅斯財富』報的理論家們比肩而坐，而『直到今天』都還沒有看到他們恰恰是和瓦西契可夫一個典型的小『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爲這一派底理論在實際上很容易與小資產階級底進步調和起來。這種對民粹主義的描寫，由葛羅瓦切夫更進一步地證實了，他認爲無區別地一律分配份地

乃是荒謬的，提議『以低利的信用貸款借給勞動者』。在批評這一『驚人的』理論時，司徒魯威先生要讀者注意這一理論底荒謬，但是，似乎沒有看到它底小資產階級底內容。

一八九四年末

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與說明

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與說明（註一二）

綱領草案

一，大的工廠與作坊正在俄國日益迅速地發展，摧毀了小的家庭工業者和農民，把他們變成一無所有的工人，驅使更多更多的人民走進城市，走進工廠和工業區的農村與市鎮。

二，這種資本主義的增長，表示着最少數工廠主、商人和地主中間的財富與奢侈品之大量增長和工人中間的貧困與壓迫之更加迅速的增長。生產進步與大工廠之採用機器，一方面可以增加社會勞動的生產率，同時又可以增加資本家對於工人的權力，增加失業，同時更增加工人之任人宰割。

三，但是，大工廠一方面把資本對勞動的壓迫增加到最高度，同時創造了一個特殊的工人階級，這些工人獲得了進行反資本鬥爭的機會，因為正是他們底生活條件破壞了他們

與他們自己底企業的關係；同時大工廠以共同勞動使工人結合起來，把他們從這一工廠轉移到另一工廠，把廣大的工人羣衆聯合在一起了。工人開始以罷工方法進行他們底反對廠主的鬥爭，他們中間產生出一種要聯合起來的熱望。從不相聯繫的許多工人暴動中，產生了俄國工人階級底鬥爭。

四，工人階級反資本家階級的鬥爭，乃是一個反一切依賴他人勞動爲生的的各階級的鬥爭，一個反一切剝削的鬥爭。這一鬥爭只有這樣才能結束：就是把政權轉移到工人階級手裏，把一切土地、工具、工廠、機器、礦山等移交給全社會，以便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在這種生產之下，一切由工人生產的東西和一切生產的改良進步，都由勞動者自己享受其利益。

五，就其性質與目標而言，俄國工人階級運動爲國際工人運動之一組成部份。

六，俄國工人階級求解放的鬥爭之主要障礙物乃是專制主義者、專制政府及其不負責任的官僚。專制政府依賴於地主和資本家所享有的特權，依賴於替他們掠取利益，使得較下層各等級完全沒有權利，藉此妨礙工人運動，並阻礙全體民衆底進步。因此，俄國工人階級爲自己解放的鬥爭，必然要引起一個反專制政府之無限權力的鬥爭。

二

一，俄國社會民主黨宣稱它底任務是：促進工人底發

悟，幫助他們組織，用鬥爭之眞正目的教育他們，以贊助俄國工人階級底這一鬥爭。

二，俄國工人階級求自己解放的鬥爭，是一個政治鬥爭，它底第一個目標是獲得政治自由。

三，因此，俄國社會民主黨一方面仍然是工人運動之一部，一方面要贊助每一個反專制政府之專制政權的社會運動，每一個反地主貴族特權階級的社會運動，每一個反封建殘餘和限制自由競爭的等級制度的社會運動。

四，另一方面，俄國社會民主黨要進行鬥爭，反對一切想把專制政府及其官僚之監護權加於勞動階級的企圖，一切想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因而阻礙工人階級發展的企圖。

五，工人階級底解放，必須是工人階級自己底事業。

六，俄國人民需要的不是從專制政府及其官僚得到幫助，而是從它們底壓迫之下解放出來。

三

根據這些意見，俄國社會民主黨首先要求：

一，召集全體公民代表的立憲會議(Zemskisobor)以起草憲法。（註一三）

二，予滿二十一歲的一切俄國公民以直接的普選權，不分宗教，不分民族。

三，集會，結社和罷工的自由。

四，出版自由。

對，廢除等級，一切公民在法律上完全平等。

六，信仰自由，一切民族權利平等。出生與死亡登記移交獨立的民事官吏管理，此種官吏不受警察干涉。

七，每一公民有權向法庭控訴任何官吏，不須先向較高一級的官吏控訴。

八，廢除護照制，從一個地方移至另一地方和在國內其他地方居住之完全自由。

九，從事任何行業或職業之自由，廢除基爾特。（註一四）

四

俄國社會民主黨為工人要求：

一，在一切產業部門中建立產業法庭，法官應由資本家及工人各選同等的人數。

二，法律限制八小時工作日。

三，法律禁止夜工及夜班，禁止僱用十五歲以下的童工。

四，法律規定休息日與假日。

五，工廠法與工廠檢查制擴大施行於全俄國一切產業部門，也施行於國家工廠和家庭工業的作坊。

六，工廠檢查員有獨立的地位，不受轄於財政部。產業法庭的法官享有與工廠檢查員同等的關於監督實施工廠法的權利。

七，無論何處，完全禁止以貨物償付工資。

八，選舉工人底代表監督工資率之適當的估計，劣貨之評定，罰金之用途及工人在工廠中的居住狀況。

通過一種法律，規定工資折扣總數不得超過所得工資每盧布十哥比，不論折扣原因如何（罰款、劣工折扣等等）。

九，通過一種法律，規定工人所受身體損害，應由廠主負責，如損害係由於工人自身之過失，廠主須負責證明。

十，通過一種法律，強迫廠主為工人設立學校，並供給醫藥。

五

俄國社會民主黨為農民要求：

一，廢止農奴解放的贖地付款，對農民已經付過之價款須予以償還。農民付與國家之一切付款，其超過應付數目者，應予以償還。

二，把一八六一年從農民保有土地中割去的土地歸還給農民。

三，對農民土地和地主土地徵收捐稅須完全平等。

四，廢除連坐法，取消一切限制農民處分其土地的法律。

綱領說明

綱領分作三個主要的部份：第一部份陳述一些意見，綱領其他部份以這些意見爲根據。這一部份說明工人階級在現社會中所佔的地位，它反對廠主鬥爭的意思和意義以及工人階級在俄國的政治地位。

第二部份說明黨底任務，指出它對俄國其他政治派別的態度。它說明黨與一切了解其階級利益的工人們應從事何種活動，他們對俄國社會中其他階級的利益與目的應取何種態度。

第三部份包括黨底實際要求。這一部份又分作三個小部份：第一小部份包括一般政治改革的要求。第二小部份包含工人階級底要求與綱領。第三小部份包含爲農民利益的要求。在進行討論綱領的這個實際部份以前，下面先對這些小部份作一些預備的說明。

I（一）綱領首先說明大工廠與作坊之迅速增長，因爲這是現代俄國最顯著的現象，現代俄國正在完全改變着一切舊的生活條件，尤其是勞動階級生活的條件。在舊的條件之下，幾乎一切的財富都是由代表人口中絕大多數的小生產者所生產。人民在村落裏過着固定的生活，大半的生產品都是爲自己使用而生產，或爲供給由周圍幾個村落組成的小市場而生產，這些周圍的村落與鄰近的其他市場絕少有關係。這些小生產者同時爲地主工作，地主強迫他們主要爲他們（地主）自己底消費而生產生產品。拿手製原料給工匠去造成物品，這類工匠也住在村莊裏，或者在各村莊行走接收工作。

但自從農民解放以後，人民大衆底生活條件經歷了一個完全的變遷：大工廠起而代替了小工匠的作坊，隨着這些工廠的數量以驚人的速度增加起來，它們就消滅了小生產者，把他們變成了僱傭工人，大工廠通過成千累萬的工人在一起工作，生產大量的貨物供給全國各地方。（第一圖）

農民的解放，改變了人民底生活，使農民遭受這樣的變遷：他們再不能靠他們底剩餘的小塊土地維持生計了。大批的人去到工廠尋求工作，去到正在建築的鐵路上尋求工作，這些鐵路把鐵路網各部分聯繫起來，把大工廠所製造的貨物運到全國一切地方。大批的人去到城市裏尋求工作，在工廠[illegible]做建築工人，[illegible]給工廠供給原料或配製[illegible]。最後，大批的人就在自己家裏從事工作，這種工作是他們[illegible]從擴大[illegible]企業的商人和[illegible]業主取到的。農業也[illegible]了[illegible]的變化：地主開始生產穀物出賣。在農民[illegible]中間，產生了大的穀物[illegible]，[illegible]萬萬[illegible]出賣[illegible]。[illegible]造成了對僱傭工人的要求，千百[illegible]農民放棄了他們底小塊土地，[illegible]生產穀物[illegible]做農村日工。[illegible]消滅了小的家庭工業者與農民，並把他們轉變成了僱傭工人，就是說[illegible]化，小生產到處[illegible]讓大生產所代替，在大生產中[illegible]不過是出賣勞動者，他們為[illegible]工資[illegible]工作，[illegible]有大量的資本[illegible]建[illegible]大的工廠，[illegible]的原料，[illegible]的工人們底大量生產[illegible]利[illegible]變成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這種生產[illegible]一[illegible]安

產業，打破他們在鄉村中的定居生活，強迫他們只作簡單的苦工，從國內這一個角落漂流到另一個角落，把他們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人口中不斷增多的一部份成爲完全脫離了鄉村和農業，聚集在城市工廠和工業的鄉村和市鎮裏，在那兒形成一個一無所有的階級，一個只有靠出售勞動力爲生的無產者底階級。

所以，大工廠與作坊所造成的農村生活中的巨大變化乃是這些：小生產被大規模生產所代替，小生產主被變成了僱傭勞動者。這些變化對於勞動人民全體說來有什麼意義呢？它們會引起怎樣的變動呢？綱領的其次一部份便說明這一點。

1（二）與小生產被大規模生產所代替相伴而來的是個別小生產主手中的少數資本被巨額資本所代替，微小的利潤被以百萬計的大量利潤所代替。這就是資本主義增長總要引起奢侈品增長和財富增長的原因。在俄國，已經產生了一個金融巨頭、製造廠主、鐵路企業主、商人和銀行家的整個階級，一個靠他們貸借給製造廠主的資本所生的利息爲生的整個階級。大地主由於農民必須對他們底土地付給的款項，已經變成巨富，他們利用土地的缺乏以提高他們租與農民的土地租價，他們在他們底地產上建築大的製糖廠和造酒廠。奢侈與浪費在這個富有階級中間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各大城市的大街上擺列着他們宮殿般的高樓華廈。但是，在資本主義生長中，工人底生活條件變得更壞了。即令在農民解放後工人們所得的工資間或有些增加，但這種增加是不多而且不

持久的，因爲離開農村的大批飢餓的人民迫使勞動底價格低落，而生活資料的價格則繼續上漲，以致即令工資增加了，工人能藉以購得的生活資料比從前還要少些。受僱變得更加困難。在富人底高樓華廈近傍（或者在近郊），工人們底茅屋數目增加了，工人們被迫住在地下室裏，住在容人過多的簡陋寒冷的屋子裏，有時甚至住在鄰近正在建築的新的工廠房屋的壕溝裏。資本繼續增殖，逼使工人們愈趨愈下，把他們變成貧民，強迫他們把一切的時間都交給工廠，並驅使他們底妻室兒女也走進工廠做工。所以，資本主義增長所引起的第一個變化是：巨量的財富聚集在少數的資本家手裏，而人民大衆則被轉變成貧民。

第二個變化是大規模生產代替小生產，促進了生產長足的進步。由個別的工人在各自底小作坊裏進行的生產，變成結合的工人聚集在一個工廠裏做工，在替一個地主或者替一個資本家做工。共同勞動比個別勞動生產得更多，它使貨物生產得更容易和更快。但是，這種進步的一切好處都歸資本家了，他對工人仍然付以與從前所付同樣微少的工資，而把工人底聯合勞動底果實飽入私囊。資本家變得更有權力，而工人則變得更加軟弱，因爲工人習慣於做一種簡單的作業，覺得很難改變他底職業了。

生產中另一個更重要的進步，是資本家所採用的機器。由於使用機器，勞動底成就增加了多倍；但資本家拿這一切有利條件去反對工人，因爲機器需要較少體力的耗費，所以能夠以較低的工資僱用婦女與小孩。利用採用機器時所需要

的工人減少，資本家把大批的工人們從工廠趕到街頭，並利用失業者以便進一步地去奴役工人們，延長工時，剝奪工人最後剩的休息，把他們變成只是機器的一件附屬品而已。機器所造成的正在增加着的失業，現在正在使工人成爲完全無保障。他底熟練技術失去了一切價值，他底地位很容易被一個簡單的苦工所奪去。這種簡單的苦工很快就會諳熟於管理機器，願以較低工資做這種工作。如果工人對資本家這種不斷的侵害作任何自衛企圖，他們要被開除。孤單的工人毫無反抗資本家的力量，機器威脅要粉碎他。

（三）在我們前一條的說明中，我們指出了孤單的工人對於在工廠中採用機器的資本家是毫無反抗能力而且毫無保障的。工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去發現抵抗資本家的方法，以便保障自己。他們發現與他們底伙伴們聯合起來便是這種方法。孤單時無力的工人，在他與他底伙伴們聯合起來時，便成了一種力量。聯合使得工人能夠進行與資本家的鬥爭，並抵抗他底侵害。

聯合對於與大資本家相對立的工人成爲必要的了。但是一大羣在同一工廠工作而彼此陌生的工人們聯合起來，是否可能呢？綱領指出了準備工人們聯合和在工人們中間發展聯合的條件。下面就是那些條件：一，大工廠採用機器，要求工廠裏工作必須整年不斷地進行，擺脫了工人與土地和他們底私有經濟的關係，把他們變成了完全的無產者。當工人在一小塊土地上有自己的私有經濟時，分裂了工人們：每個人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與自己底伙伴們底利益不同，這

就已經他們的聯合。當工人與土地脫離了關係的時候，這種阻礙物也消失了。二，還有一層，千萬工人共同勞動，使得他們習慣於共同討論他們底需要，習慣於共同行動，並且清楚地顯示出[illegible]工人[illegible]地位與利益[illegible]。三，[illegible]工人從這一工廠走到另一工廠，使他們能[illegible]比較不同工廠裏的條件，並相信剝削在一切工廠裏都存在。[illegible]從其他人底經驗中學習，從他們[illegible]研究中學習，工人底聯合與[illegible]就加強了。這一切條件[illegible]，便得到了這樣的結果：由於大工廠之興起，工人[illegible]聯合起來。在俄國工人中間，[illegible]聯合最常見地最有力地在[illegible]工[illegible]表現出來（我們[illegible]說明為什麼我們在工人[illegible]講這個。）大工廠與[illegible]發展，工人[illegible]常見愈堅持，愈廣泛；因為資本家底壓迫愈厲害，工人[illegible]共同抵抗就愈必要。如們[illegible]說[illegible]工人[illegible]罷工[illegible]，現在在俄國工廠中代表着一種普遍的現象。可是，[illegible]可能工[illegible]常見的時候，罷工[illegible]不夠有力了。廠主[illegible]的手段對付罷工，他們組[illegible]主[illegible]會，他們從[illegible]工人。他們請求[illegible]，國家便[illegible]工人[illegible]抗。與工人對立的[illegible]某一工廠[illegible]階級[illegible]幫助[illegible]工人階級[illegible]罷工，他們[illegible]政府[illegible]力，要使[illegible]工人[illegible]，他們[illegible]，他們拿出工作給工人[illegible]他們採用[illegible]的計謀反對工人。一個工廠[illegible]一[illegible]

業部門中的工人的聯合，還不足以抵抗整個資本家階級了，使用整個工人階級底共同努力成爲絕對必要的了。因此，從不相聯繫的工人反抗中，生長出了整個工人階級底鬥爭。工人們與廠主們間的鬥爭變成了一個階級鬥爭。一切的廠主都被一種共同的利益聯合起來了，這利益就是壓制住工人，並付他們以儘可能最低的工資。廠主們認識到祇有聯合整個廠主階級底力量，只有能對政府施以影響，他們才能維持他們底事業。工人們也同樣被一種共同的利益聯合起來了，這利益就是不讓資本家壓碎他們，要保障他們底過人的生活的權利。工人們也深深認識到他們也必須要聯合，必須要整個階級的——工人階級——共同行動，認識到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對政府施以壓力。

1（四）我們已經說明了，工廠工人與工廠主之間的鬥爭怎樣和爲什麼變成了階級鬥爭，變成了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與資本家階級即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問題便發生了：這一鬥爭對於全體人民，對於全體勞苦人民有什麼意義呢？我們在第一條所解釋的現代條件之下，由僱傭工人進行的生產日漸排擠了小生產。以僱傭勞動維持生計的人底數目迅速增加，不僅固定的工廠工人數目增加，而且不得不尋求僱傭工作以謀生計的農民數目也增加了。在現時，爲資本家工作的僱傭勞動，乃是最普遍的勞動形式。資本對於勞動的統治，不僅已經伸展到工業的廣大人民中，而且已經伸展到農業的廣大羣衆中了。現在，大工廠對僱傭勞動的這種剝削——它是現代社會底基礎——已經發展到了最高階段。一切資本家

在一切工業部門所採用的一切剝削方法，俄國全體工人大衆所忍受的一切剝削方法，好像在工廠裏集中了，加深了，成爲一般的規律了，施之於工人底生活和勞動的各方面了；它們形成了一切資本家藉以奴役工人的全部制度。我們要引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通常，如果在一個僱傭勞動地區中慶祝一個節日，在這一天大家便停工休息；但在工廠中情形便不如此。當一個工廠主僱用一個工人的時候，他隨心所欲地指使他，絲毫不顧及工人底風俗和生活習慣，家庭事故或知識的要求。工廠主任何時候認爲叫工人工作合適，便強迫工人工作，強迫工人以他底生活去適應工廠底需要，打破他底休息，如果工作是輪班做的，夜間和假日也要做工。一切想像得到的關於工作時間方面的虐待都被採用了，除此以外，廠主更施行他自己底『章程與規則』，工人被迫必須遵守。工廠規則好像是爲這個特意的目的而起草的：在儘可能最短的時間內，從工人榨取出能夠榨取的最大可能的勞動量，然後把他擲到廢物堆上。舉另一例來說：每個請求工作的工人，當然要服從廠主，並做廠主要他去做的一切。受僱者雖然答應完成某種臨時的工作，但是，他並沒有完全放棄自己的意志，如果他發覺廠主底要求是不公正的或者過分的，他就要離開他。但工廠主則要求工人完全完成自己的意志；他實施紀律，強迫工人聞鐘聲而上工，聞鐘聲而停工；他自命對工人有處罰權，如果工人違犯了廠主自己所實施的任何規則，他就要處他以罰金或減少他底工資之一部。工人變成了龐大機器底一部份，他必須服從，必須受奴役，必須沒有自

自己的意志，恰恰像機器一樣。

舉第三個例子來說：那些自備於僱主的人，往常不滿於他們的主人，而向法院或政府當局控告他，政府當局和法庭總是[illegible]總是有利於僱主，他們替他說話。但這種對於僱主利益的保護，並不是根據任何章程或法律，而是因為官吏[illegible]；有時他們對一件案子多辯論一些，有時少辯論一些；他們不公平地裁判案件，只有利於僱主，不是因為他們與僱主有交情，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工作的條件和不了解工人。每一這種不公正的案件，都是在一個工人與他的僱主的各個單獨的事件中由各個個別的官吏裁判的。但工廠[illegible]了很大數目的工人，範圍是很廣泛的，[illegible]件就是不可能的了。一般章程規定了，法律通過了，[illegible]僱主與僱工間的關係，這些法律是大家都要遵守的。在這些法律中，對僱主利益的保護，由國家政權方面[illegible]了。由個別官吏的不公正的案件，變成一種不公正的法律。舉例說，工人如果不上工，不僅他[illegible]不上工時間的工資，而且還要受罰；但當僱主強迫工人荒廢時間的時候，他卻什麼也不給他；僱主可因工人無禮貌而將其開除，但工人不能因僱主無禮貌而將其解僱；僱主有權徵收罰金，使工人做額外工作等等。

這一切例證，說明了工廠怎樣增加對工人的壓迫，怎樣使這種剝削普遍化，把它變成一種『制度』。不管工人是否願意，他們現在不是要對付個別的僱主及其意志與壓迫，而是要對付整個僱主階級的意志與壓迫了。工人了解到他們所受

家不是一個個別的資本家，而是整個資本家階級。因為同一部門的制度流行在一切工廠裡，而且，個別的資本家，也不敢違犯這種制度。譬如說，如果他想在他的工廠裡減少工作時間，他的貨物生產成本就要比別的工廠裡所生產貨物的成本要貴些，因為別的工廠主以同等工資強迫工人作長時間的工作。工人現在要改良他的生活條件，必須要反對以資本剝削勞動為基礎的整個社會制度。工人不但要與個別工廠主作不公平鬥爭，而且要與國家鬥爭，這國家是保護資本家的階級，並為這一階級底利益通過大家必須遵守的法律。因此，工廠工人與工廠主間的鬥爭，必然要變成一種反對整個資本家階級的鬥爭，反對整個以資本剝削工人為基礎的社會制度的鬥爭。所以，工人的鬥爭具有政治的性質，這種鬥爭成了以一切勞動大眾的名義反對一切依靠他人勞動為生的階級之鬥爭。所以，工人的鬥爭在俄國歷史上開一新紀元，並為俄國工人解放的曙光。

資本家階級依靠什麼來統治一切工人呢？這就是依靠在於一切的工廠，礦山，機器與工具都是資本家底私有財產，及在於他們佔有大量的土地（三分之一以上的俄國土地都是屬於不足五十萬個地主的）。既沒有工具又沒有原料的工人，不得不把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資本家只付給他們工資來維持生活的數目，工人所生產的一切超過這個數目的東西，都跑到資本家的腰包裡去了。所以，資本家對工人工作的一部分時間付以工資，其餘工時他們就自行佔有了。由於廣大工人群眾共同勞動所產生或由於生產方法改良所產生的一切生產之增加，都

了資本家，而一代一代勞苦的工人則仍然像從前一般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所以，只有一個終止資本對勞動剝削的方法，即廢除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度，把一切工廠、作坊、礦山和一切大地產都移交整個社會，在工人自己經營之下按社會主義的方針進行生產。共同勞動所產生的貨物將為工人福利而消費，所生產的一切超出生活需要的財富，將用以滿足工人自己充分發展其才能的要求，以及平權享受科學與藝術的一切賜與。綱領說這是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間鬥爭的必然結果，原因在此。為達到此目的，在資本家與地主勢力之下的政府手裏的或者在資本家的選舉議員組成的政府手裏的政權，即治理國家的權力，必須轉移到工人階級手裏。

這是工人階級鬥爭底最後目的，這構成它完全解放的條件。這是有階級覺悟的聯合了起來的工人必須努力達到的目標；但是在俄國，工人遭遇着很大的障礙物，這些障礙物妨礙着他們進行求得解放的鬥爭。

1（五）反對資本家階級統治的鬥爭，現在正由歐洲一切國家的和美洲與澳洲的工人們進行着。工人底聯合與團結並不只限於一個國度或一個民族，各國的工人政黨大聲宣稱：一切國度裏的工人底利益和目標都是同一的。他們在大會上聚在一起，向一切國度裏的資本家階級提出共同的要求，他們規定一個日子為自己謀解放和團結無產階級底國際節日（五一節），並且把一切民族一切國度裏工人階級團結成一個偉大的工人軍隊。一切國度裏工人底聯合是必要的，因為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底統治並不限於在一個國度裏。

各國間的通商日漸密切，日漸廣泛；資本不斷地從這一國度流通到另一國度。從各方面收集資本並以貸款與資本家的銀行，這些巨大的資本倉庫，正在從一個國家的銀行變成國際的銀行，並且正在從一切國度裏收集資本以貸與歐洲和美洲的資本家。巨大的合股公司正在組成去不僅在一個國度裏進行資本主義的企業，而且同時在幾個國家裏進行；國際資本家的公司正在組織起來，資本的統治正在變成爲國際的。因此，只有共同進行反對國際資本的鬥爭，各國工人謀解放的鬥爭才有進展。因此，在反對資本家階級底鬥爭中，德國、波蘭和法國的工人乃是俄國工人底同志，而德國、波蘭和法國的資本家乃是他們底敵人。最近，外國資本家熱烈地在俄國投資，他們在到處建立分工廠，並且在組織公司以便在俄國建立新的企業。他們餓虎般猛撲到一個幼稚的國度身上，在這個國度裏，政府對資本甚至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抱友好與慇懃態度，工人較少聯合，而且比在西歐各國較不能抵抗他們，生活水準（因而也就是說工資）較低，所以外國資本家能夠在這兒獲得比他們在自己國度裏所夢想不到的更高的利潤。國際的資本正在伸展到俄國來。俄國的工人也正在伸手參加國際的工人運動。

1（六）我們已經指出了，大工廠如何加深資本對勞動的壓迫至最高程度，如何產生了整個的剝削制度，工人在抵抗資本壓迫中如何必然認識全體工人聯合的必要，必然認識整個工人階級共同進行鬥爭的必要。在這個反資本家階級的鬥爭中，工人與保護資本家及其利益的國家法律發生了衝

結。

但如果聯合起來的工人能夠強迫資本家讓步，能夠抵抗資本家，那末他們底聯合努力，也能夠影響國家底法律，獲得法律的修正。一切國度裏的工人都這樣做。但俄國的工人是不能夠對國家加以直接的影響的。俄國工人底狀況是：他們連最基本的公民權都沒有。他們不能聚會在一起，他們不能聯合討論他們底事情，他們不能組成會社，也不能發表他們底宣言；總之，國家的法律不僅是為了資本家底利益而起草的，它們簡直剝奪工人一切影響立法和爭取法律修改的機會。這是由於：在俄國（而且一切歐洲國家中只有在俄國），直到今天還存在着專制政府的絕對權力，在這種政府制度之下，只有沙皇自己有任意頒佈法律的權力，這些法律是一切人必須遵守的，而且只有沙皇所任命的官吏才有權執行法律。公民無權參加頒佈法律，無權討論法律，無權提出新法律和無權要求廢除舊法律。他們無權要求官吏報告他們底行政情形，無權監督他們底行動或向法庭控告他們。公民甚至無權討論國家的事情，他們不得這些官吏的允許，不敢集會結社。因此，官吏是真正不負責任的，他們好像位於公民上面的一個階級。官吏之不負責與專橫，以及人民的發言權之完全被剝奪，乃產生官吏底胡作妄為，和侵犯普通人民底權利，這種胡作妄為也許是在任何歐洲其他國家都是無與比倫的。

因此，按照法律，俄國政府是絕對不受限制的，它好像完全獨立於人民之外，站在一切等級與階級上面。但如果

是這樣，爲什麼在一切工人與資本家間的衝突中法律與政府要偏袒資本家呢？爲什麼資本家的數目與財富愈增多，他們所得到的支持也就愈多，而工人反而遭遇更多的抵抗與壓迫呢？

在實際上政府並不站在各階級上面，而是把一個階級置於它的保護之下以反對另一階級：它保護有財產的階級，以反對沒有財產的階級，保護資本家反對工人。專制政府如果不把自己的存在與利益結合與有財產的階級，它便不能統治這樣大的一個國家。

政府[illegible]不受限制的[illegible]獨立的，但在事實上，資本家和地主[illegible]的方法，去影響政府和國家大事。他們有[illegible]所承認的等級組織，貴族議會，商人協會，商業與工業[illegible]。他們推選出的代表，或直接得政府委任，以參加國家的行政（例如貴族執法官），或被聘爲政府[illegible]的人員，例如工廠主被法律允許得參加工廠檢查[illegible]的會議，並選舉[illegible]代表於[illegible]。但他們並不[illegible]限於這樣直接參加國家行政，在他們的各種會社會議上，他們討論和[illegible]國家法律，當[illegible]問題發生，政府通常都徵詢他們的意見，並把各種須待考慮的法律草案提交他們，徵求他們底意見。

資本家和地主召開全國會議，在會議上討論他們底事情，想出各種有利於他們[illegible]增進的辦法，以至[illegible]貴族的[illegible]，以[illegible]議[illegible]名義，請求通過新的法律和修改舊的法律。他們能夠在報紙上討論他們底事情，因爲不管沙皇

的檢查制度如何嚴格，政府決不敢夢想剝奪有財產階級討論他們的事情的權利。他們有一切接近國家最高代表的機會，他們比較容易討論下級官吏底橫暴行爲，他們也比較容易廢除某種特別拘束他們的法律和章程。假使說，在世界上再沒有別的國度像俄國有這樣多的法律與章程，像俄國這樣空前的用警察來保護政府，像俄國警察這樣干涉最細微的瑣事，以致使一切活的事情變成麻木可笑；那末，在世界上再也沒有別的國度像俄國這樣容易破壞這些資產階級的規程，像俄國這樣容易逃避警察的法律，像俄國這樣只要得高級官吏的允許就行了，而高級官吏從來不拒絕這種允許的。

2（一）這是綱領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條，因爲它說明保衞工人階級利益的黨和一切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必須怎樣活動。它說明爲社會主義的目的而努力，爲剷除許多年來人剝削人的目的而努力，如何必須與民衆運動聯繫起來，而這些民衆運動是大工廠大作坊的生活條件所產生的。

黨在它的活動中，必須幫助工人階級底階級鬥爭。黨底任務不是要發明什麽時髦的幫助工人的方法，而是要參加工人運動，要給這種運動以光明，並在工人們自己已經發動了的鬥爭中贊助他們。黨底任務是要保衞工人底利益，並代表整個工人運動的利益。幫助工人底鬥爭應該表現在什麽地方呢？

這個綱領說，這種幫助第一必須促進工人底階級覺悟。工人反對廠主的鬥爭怎樣變成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階級鬥爭，我們已經指出了。

我們在這方面已經說過的話，說明了階級自覺是什麼意思。工人底階級自覺是指工人們了解與大工廠所造成的資本家及廠主階級作鬥爭，乃是改善生活和獲得解放的唯一方法。而且階級自覺是指工人們了解在一個國度裏一切工人底利益是相同的，了解一切的工人們必須團結，了解一切工人形成為一個階級，了解工人階級與社會中其他階級是判然有別的人。最後，階級自覺是指工人們了解為了達到他們底目的，工人們必須像過去和現在的地主與資本家一樣，去努力影響國家大事。

工人們用什麼方法了解這些呢？他們是從反對廠主的鬥爭中了解這些，當大工廠發展時，這種鬥爭也日漸發展，日漸尖銳，並普及於數目日漸廣大的工人。有一時，工人對資本家的敵意僅只表現於一種模糊的恨他們底剝削者的感覺，表現於一種對他們之壓迫與奴役的覺悟和表現於仇恨資本家要給自己復仇。在那時，鬥爭表現為孤立的工人暴動，在暴動中，工人破壞工廠，搗毀機器，攻擊工廠經理等等。這是最初的開始的工人運動形式，是一種必然的形式，因為對資本家的仇恨，一向是和到處是喚起工人保衛自己的刺激物。但俄國的工人運動已經超過了這種開始的形式。工人不僅只懷着一種模糊的仇恨資本家的感覺，而且已經開始了解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間利益的對立了。已經不是一種模糊的壓迫感，而是已經開始了解資本怎樣壓迫他們，正在進行反對這種或那種壓迫形式，使資本的壓迫受一種限制，保衛自己，而反對資本家的貪得無厭。他們現在已經不是簡單仇恨資本

家，而是正在與資本家[illegible]步的鬥爭，正在開始經常地向資本家提出要求，要求勞動條件的改善，工資的增加，反對增加工作時間。每次罷工都把工人底一切注意力和一切努力集中於這種或那種壓迫工人階級的條件。每次罷工都引起對於這些條件的討論，幫助工人們估計這些條件，幫助他們了解每個場合資本家的壓迫是從那兒來的，並幫助他們學習怎樣作反對這種壓迫的鬥爭。每次罷工都能豐富工人階級鬥爭的經驗。如果罷工勝利了，它便表現了工人們聯合的力量，並刺激其他的工人們利用他們同伴工友底勝利。如果罷工失敗，工人們便討論失敗的原因，想法子採用更好的鬥爭方法。全俄國的工人現已開始轉變到為他們底日常需要而鬥爭，為獲得讓步而鬥爭，為改良他們底生活條件而鬥爭，為增加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而鬥爭；這些事實說明了俄國工人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因此社會民主黨和一切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們，應該集中他們一切的注意於這一鬥爭，並給以有力的贊助。給工人們的幫助，有以下的方法：向工人指出鬥爭[illegible]迫切的需要，[illegible]需要而鬥爭，解釋使這一或那一行業的工人生活條件特別惡化的原因，解釋工廠法律與規章，解釋由於資本家的狡猾，而破壞這些法律，使工人們遭受雙重的掠奪。這種幫助還在於：明確地說出工人們的要求，公開地公佈這些要求，選擇抵抗的最有利的時機，選擇鬥爭的方法，討論局勢和雙方面力量的對比，討論是否可以有更好的鬥爭方法，假若當時環境不能直接採用罷工，[illegible]

申請書等等形式。

我們已經說過，俄國工人現已過渡到這樣的鬥爭，乃是他們已有很大進步的明證。這一鬥爭使工人運動直向前進，並可爲其進一步勝利的保證。工人大衆從這一鬥爭中，第一，了解資本家所採用以剝削工人的種種方法，看到這些方法與法律的關係，看到這些方法和他們自己底生活條件以及資本家底利益之間的關係。在研究剝削的種種形式與事例時，工人們了解到這個剝削的意義與本質；他們學習去了解以資本剝削勞動爲基礎的社會制度底性質。第二，工人們在這一鬥爭中試驗他們底力量，學習聯合，懂得聯合的必要性和意義。鬥爭的擴大和衝突的加多，必然引起鬥爭規模的更加廣泛，必然引起統一和團結底感覺之更加發展，首先在一個地方的工人中間如此，然後在全國的工人中間如此，在整個工人階級中間如此。第三，這種鬥爭促進工人底政治覺悟。工人羣衆底生活條件使這樣的命運。工人沒有[illegible]並沒有機會去考慮有關國家的問題。但是工人們爲他們日常的要求而反對廠主的鬥爭，使工人們自然地必然地碰到國家的問題，碰到政治的問題，如像俄國怎樣被治理着，法律與規程是怎樣被通過的，它們爲誰底利益服務等等問題。每次工廠的衝突，必然要使工人們與法律和國家政權的代表者衝突。在這些鬥爭中，工人們第一次聽到『政治的演說』。他們也許首先聽到工廠檢查員的演說，向他們解釋廠主藉以欺騙他們的詭計，是根據規程的正確解釋，而這些規程是由直接管轄的官吏所批准的，以便廠主可以隨意欺騙工人們；或者說廠主底

壓迫是十分合法的，因為他只是在享受他底權利，在某某法律之內行動，而這法律是由國家批准和保護的。除了工廠檢查員的政治解釋而外，我們有時更從一位閣員得到更有益的「政治解釋」，他提醒工人們應該給與廠主以「基督的仁愛」[illegible]，因為他從工人底勞動中積蓄了幾百萬財富。後來，除了政府代表們的解釋之外，除了工人第一次學習到國家站在誰一方面之外，更加上了社會主義者所散發的傳單或其他形式的宣傳品，因此工人在這樣一個罷工過程中，受到了一種完全的政治教育。他們不僅學會了解工人階級底特殊利益，而且學會了解工人階級在國家中所佔的特殊地位。因此，社會民主黨對工人底階級鬥爭所能給與的贊助就在於：援助工人們為滿足最當前需要的鬥爭中以促進工人底階級覺悟[illegible]並且幫助工人從事組織。我們剛剛所敘述的鬥爭，[illegible]以有工人的組織來。在罷工中，為着使罷工能進行得更勝利，為着能夠給罷工者募捐，為着能夠給工人籌款資金，為着在工人中間進行鼓動，為着在他們中間散發傳單、宣言、公告等等，都必須要有組織。為着保護工人不為警察憲兵所迫害，為着對警察憲兵隱藏一切的交通聯絡和路線，為着組織書籍、小冊、報紙等等的供給，更加必須有組織。在這一切方面加以贊助——這是第二個任務。

第三個任務是解釋鬥爭的真正目的，即向工人們解釋資本剝削勞動底意義如何，它依賴什麼，為什麼土地與生產手

段的私有制使得工人羣衆貧窮化，迫使他們出賣勞動力給資本家。並且強迫他們除了得到維持他們自己生活的必需品以外，一切剩餘的財富都交給資本家；更進一步地解釋，這種剝削怎樣必然要引起工人們與資本家們間的階級鬥爭，這鬥爭在什麼條件下進行，它底最後目的是什麼——解釋綱領中簡單規定了的內容。

2（二）我們說工人階級底鬥爭是一個政治的鬥爭，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工人們要進行謀解放的鬥爭，便不能不努力於影響國家大事，影響於國家底行政，影響於法律底通過。俄國的資本家們早已懂得影響國家之必要，而且我們已經指出，他們怎樣不顧警察法律所給與他們的一切阻礙，找到了無數的方法以影響國家的政權，而國家政權又怎樣爲資本家底利益服務。從這裏當然可以得出結論：工人階級除了影響國家政權外他們便不能進行他們底鬥爭，甚至於不能經常改善他們自己的命運。

我們已經說過，工人們與資本家的鬥爭必然使他們與政府發生衝突，而政府本身也在用最大的力量向工人們證明：工人們只有用鬥爭，用聯合抵抗的方法，才能影響國家政權。一八八五——一八六年在俄國所發生的大罷工，（註一五）最明顯地證明了這一點。政府立即開始從事審查管理工人的規則，立即通過新的承認工人迫切要求的工廠法令（例如通過了限制罰款數量，規定適當付給工資的規則），而在當前的罷工（一八九六）中，（註一六）也一樣引起了政府的立即干涉，因爲政府已經認識到逮捕與放逐是不夠的，用

什麼廠主如何高貴的愚笨說教是可笑的。（參看一八九六年春天財政大臣維特所發的告工廠檢查員的傳單）。政府已經認識到，『聯合起來的工人代表着一種必須應付的力量』，因此它已經開始修正工廠法，並且正在召開聖彼得堡主要工廠檢查員的會議，討論縮短工作日的問題，並向工人作其他許多不可避免的讓步。

所以我們看到了，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間的鬥爭，必然應該是政治鬥爭。這種鬥爭確實已經影響國家政權，並且具有政治意義。但是，工人運動愈發展，工人們的完全缺乏政治權利（我們上面講過這一層），工人們公開的和直接的影響國家政權之完全不可能，便愈明顯地和愈尖銳地被感覺出來。因此，工人們最迫切的要求，工人階級影響國家大事的第一個任務便是**獲得政治自由**，即以法律（憲法）保證一切公民能夠直接參加國家底管理；保證一切公民享受自由集會，自由討論他們底事情，並經過社會團體與報紙的媒介以影響國家大事的權利。獲得政治自由成為『工人們底迫切事情』了，因為沒有政治自由，工人們便沒有和不能影響國家大事，因此必然地仍舊是一個無權的被賤視的和不能表示意見的階級。如果在工人底鬥爭與組織不過正在開始的時候，政府就已經在急急向工人讓步，以便防止運動進一步的生長；那末，無疑的，當工人團結和組織在一個政黨領導下的時候，他們便能夠強迫政府屈服，便能夠強迫政府給自己和俄國全體人民以政治自由！

在綱領底以上各部份裏面，曾說到工人階級在現代國家

和現代社會中所佔的地位，說到工人階級鬥爭的目的和代表工人利益的政黨底任務。在統治於俄國的專制政府之下，公開的政黨沒有和不能存在；但有些代表其他諸階級利益的政治派別，正在影響社會輿論和政府。因此，爲着確定社會民主黨底地位，我們現在必須說明它對於俄國社會中其他政治派別的態度怎樣，俾使工人們能夠決定誰是他們底同盟者，在怎樣的程度以內是他們底同盟者，和誰是他們底敵人。這層在綱領底下兩條中說明。

2（三）綱領宣稱，工人們底同盟者首先是一切反對專制政府絕對權力的階層。鑒於這種專制權力乃是工人們求解放鬥爭中的主要障礙，因此支持每個反專制主義即反專制政府無限權力的社會運動，當然是對工人有利的。資本主義愈發展，官僚主義統治與有財產的階級底利益，即與資產階級底利益之間的矛盾便愈深刻化。社會民主黨宣稱，它願贊助反對專制政府的資產階級的各階層。

資產階級直接影響國家大事，比他們現在經過一羣易被收買的可惡官吏去實現他們底影響，對於工人階級是無限地更加有利些。資產階級公開地影響政治，比現在隱蔽地影響政治，對於工人們更加有利些，因爲這種隱蔽的方法好像是通過自稱萬能的『獨立的』政府，這種政府以『上帝恩德』治理國家，並把它底『恩惠』賜給受苦的、愛勞動的地主們與貧窮的、受壓迫的廠主們，工人們需要反資產階級底公開鬥爭，以便俄國的全體無產階級可以看出：工人們在爲那些利益而鬥爭，以便他們可以學會怎樣進行這種鬥爭，以便使

資產階級底計謀與努力不隱藏在公侯們底接待室裏，不隱藏在參議員與閣員底會客廳裏，不隱藏在政府各部衙門底辦公廳裏，以便使它們不得不在光天化日之下揭露出來，讓每個人看到誰眞正影響着政府底政策，看到資本家們和地主們在努力做些什麼。因此，打倒一切隱藏資本家現在實現他們底影響的東西！因此，支持一切反對官吏、反對官僚統治及專制政府的資產階級底代表！但是，在宣佈支持每個反專制政府的社會運動時，社會民主黨並不使它自己脫離工人運動，因爲工人階級有它自己底特殊利益，這些利益是與一切其他階級底利益相矛盾的。工人一方面在爲政治自由的鬥爭中支持一切資產階級底代表者，一方面必須牢記着：有財產的各階級只能暫時地作他們底同盟軍，工人底利益與資本家底利益是不能調和的，工人之贊助剷除專制政府，只是爲着能夠去公開地廣泛地進行反資本家階級的鬥爭。

更有一層，社會民主黨宣佈它支持一切反對地主貴族特權階級的暴動。俄國的地主貴族，被視爲國內第一等級。農奴制的殘餘直到現在仍然壓迫着廣大民衆。農民們仍然被束縛在土地上，俾使地主不至缺少廉價而馴服的勞動者。農民們仍然像沒有權利的人們和未成年的人們一樣，隨官吏怎樣擺佈，而官吏則爲官僚階級底錢袋之保鏢，他們干涉農民們底生活，監視他們『經常』給封建地主付土地贖款或租稅，監視他們不去『逃避』地主底工作，監視他們不敢遷移到其他區域，因爲，若讓農民自由遷移，那末將要迫使地主從外面僱用僱工，而那種僱工便不會像本地的僱工那樣價廉。那

樣爲貧窮所逼迫。地主們迫使千百萬農民們給他們作奴隸，使他們處於被剝奪一切權利的狀態中，爲報酬地主們這種英勇的業績，國家便讓他們享受最高的特權。主要是貴族地主佔有國家的最高地位（按照法律，貴族等級在政府服務有最大的權利）；貴族地主最接近朝廷，因此比任何人更能夠使政府底政策屈服於他們自己底利益。他們利用一切接近政府的機會，藉以掠奪國庫，從公款中收受賠款和恩賜，數目常達到幾百萬盧布，或者是得到大塊土地藉以嘉獎他們底功勳，或者是得到許多所謂『讓步』（註一七）。

俄國社會民主派底任務

俄國社會民主派底任務

九十年代的後半期，在俄國革命問題之提出與解答方面表現着非常的活躍。（註一八）一個新的革命政黨民權黨（Narodnoye Pravo）之出現，社會民主派底影響和成功之日漸增長，民意黨（Narodnaya Volya）之發展，這一切，使在知識份子的和工人的社會主義小組中，在非法的書籍中，都已引起了綱領問題底生動的討論。關於後者，我們應該提到『一個迫切問題』和民權黨底『宣言』（一八九四），提到『民意派的傳單』，提到俄國社會民主派在國外出版的『工人報』，提到俄國國內主要給工人看的革命的小册子出版之日漸活躍，提到與一八九六年有名的聖彼得堡罷工相聯繫的社會民主派（註一九），聖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之鼓動的活動，以及其他等等。

在現時（一八九七年末），依我們底意見，最迫切的問題乃是社會民主派底實際活動的問題。我們強調社會民主主義之實踐的方面，因爲它底理論的方面顯然已經經過了最尖銳的時期，那時期一方面是它底敵人頑強地不願理解的時

期，是它底敵人用強大的努力去鎮壓這個新的派別之出現爲時期；而在另一方面也是熱烈保衛社會民主主義底原則的時期。現在，社會民主派底理論見解之主要的基本的特點已充分規定了。但在社會民主主義底實踐方面，在它底政治綱領方面，在它底活動方法方面，還不能這樣說。依我們看來，似乎正是在這個範圍裏面相互的誤解最爲盛行，這種誤解阻止那些革命家與社會民主主義不能完全融合起來；在理論上，這些革命家完全放棄了民意派的原則，在實際上，他們或者就由於自發的力量而開始在工人中間進行宣傳鼓動，甚至進一步根據階級鬥爭底原則在工人中間組織他們底工作；或者在他們底全部綱領與革命活動底基礎上努力於民主的任務。假使我們沒有弄錯的話，我們底這種批評是針對着現時正在俄國活動的兩個革命派別的，這兩個派別就是民意派與民權派，它們現在與社會民主派同在俄國活動。

因此，盡力說明社會民主派的實際任務，說明爲什麼我們認爲它底綱領是提出來的三個綱領中最合理的，爲什麼我們認爲那些提出反對它的理論很大一部份是基於誤解，這在目前我們看是特別適宜的。

大家知道，社會民主派底實際活動是領導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並從兩方面組織這一鬥爭：就是組織社會主義的鬥爭（爲達到消滅階級社會，並組織社會主義生產，乃進行反對資本家階級的鬥爭）和民主主義的鬥爭（爲達到政治自由之獲得，並使俄國的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民主化，乃進行反對專制制度的鬥爭）。我們說「大家知道」是很重要的；因爲，

確實從俄國社會民主派最初開始表現爲一個獨立的社會革命的派別時起，它就一向明確地說明了這種活動底任務，一向強調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兩種表現與內容，並一向堅持它底社會主義任務與民主主義任務之間的不可分離的聯繫，這聯繫在它所採用的名稱裏顯著地表示出來了。可是，直到今天，常常可以碰到一些社會主義者，他們對社會民主派抱一種最歪曲的觀念，攻擊他們忽視政治鬥爭等等。所以，我們要略爲陳述俄國社會民主派底實際活動底兩方面。

我們開始講社會主義的活動，人們會看到，自從社會民主派的『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在聖彼得堡工人中間開始活動以來，社會民主派活動底這一方面的性質，應該已經成爲很清楚的了。俄國社會民主派底社會主義的工作在於：宣傳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在工人中間散播對現代社會經濟制度的正確了解，對這一制度底基礎與發展的正確了解，對俄國社會中各階級的正確了解，對這些階級間相互關係的正確了解，對它們之間鬥爭的正確了解，對工人階級在這一鬥爭中的任務的正確了解，工人階級對於沒落着和發展着的各階級之態度的正確了解，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之過去與將來的態度的正確了解，對國際社會民主黨和俄國工人階級底歷史任務的正確了解。與宣傳不可分地聯繫着的，是在工人中間的鼓動，這是現在俄國政治條件下和當時工人羣衆發展水平情形下自然要提到第一位來的工作。（註二〇）在工人中間進行鼓動就在於：社會民主派參加到工人階級鬥爭底一切自發表現中去，參加到工人與資本家間的一切爲着工作日、工

薪工資、爲着改善勞動條件等等的衝突裏面去。我們底任務便是把他們底活動與工人階級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問題融合起來，幫助工人們了解這些問題，提醒工人們注意最重要的虐待，幫助他們向廠主更加明確地和更加實際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促進工人們底團結認識，幫助他們認識全體俄國工人們底共同利益與共同事業，幫助他們認識他們是一個統一的工人階級，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軍隊底組成部份。在工人中組織小組，建立這些小組與社會民主派中心小組間底適當的和秘密的聯繫，出版和分發工人書籍，組織一切工人運動中心地點通訊，出版和散發鼓動的傳單與宣言，訓練有經驗的鼓動家——這一切，便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社會主義活動的一般表現。

我們底工作首先和主要地集中於工廠城市工人。俄國社會民主派不可分散他們底力量；他們必須把他們底活動集中到工業無產階級中間，這種無產階級是最能夠接收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他們在知識上與政治上是比較發展的，從數量和集中於全國重要的政治中心看來他們也是比較重要的。因此，在工廠的城市的工人中間創造健强的革命組織，乃是社會民主派底第一個迫切的任務；如果現在拋棄這一任務，那便是很愚蠢的。但是，一方面承認集中我們底力量於工廠工人，並反對力量分散，另一方面我們決不是說俄國社會民主派可以漠視俄國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底其他階層。決不如此的。俄國工廠工人生活的條件，就迫使他們經常與家庭工業工人（卽工廠以外的工業無產階級）接近，這種無產階級分

[illegible]散於城市和鄉村中，他們底生活條件比工廠工人更是無限地惡劣。俄國工廠工人也與農村人民相接觸（許多工廠工人底家庭常在鄉村裏），因而不能不接近農村無產階級，接近廣大的專門農業勞動的僱工和短工羣衆，也接近那些破產的農民，他們一方面依附着他們那小得可憐的土地，一方面從事臨時出賣自己的勞動，就是從事於臨時的僱傭勞動。俄國社會民主派認為：派遣他們底力量到家庭工業工人和農村工人中去是不合時宜的，但是，他們並不想置這些工人們於不顧；他們要盡力把家庭工業工人和農村工人生活的問題啓發先進的工人們，以便這些先進工人們接觸到無產階級較落後的階層時，把階級鬥爭的思想，把社會主義的思想，把俄國民主派的一般政治任務及特別是把俄國無產階級的政治任務灌輸給他們，當城市工廠工人中間仍有許多工作要做的時候，派遣鼓動家到家庭工業工人和農村工人中去，是不合實際需要的；但在很多的場合中，社會主義的工人不自願地接觸到這些農村工人們，他便必須能夠利用這些機會，並了解俄國社會民主派底一般任務。所以，那些責難俄國社會民主派褊狹、漠視勞苦大衆，責難它完全只顧到工廠工人利益，而漠視勞動羣衆，這是深深誤會了。相反地，在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中間的鼓動，乃是喚醒（隨着運動擴大的程度）整個俄國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和唯一的道路。在城市工人中間散播社會主義和階級鬥爭的思想，必然地會使這些思想流入更小的和更分散的河道裏。可是，為達到這一目的，便必須使這些思想在更好的土壤中深深生根，使俄國工人運動和俄國革命為

先鋒隊取代[illegible]活動思想。俄國社會民主派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於工廠工人，它還準備援助那些革命家，他們實際上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基礎上開始社會主義的工作，但是，俄國社會民主派決不企圖隱藏這一事實，就是，與其他革命派別的實際聯盟，不能而且不許引起在理論問題上、綱領問題或旗幟問題上的妥協與讓步。深信能作為現時革命運動旗幟的唯一革命理論是科學社會主義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俄國社會民主派將盡一切努力傳播這種理論，不許有對它的虛偽解釋，並且要打擊一切把幼稚的俄國工人運動與較不明確的主義結在一起的企圖。理論的探討證明着，而且社會民主派的活動指示着：我國的一切社會主義者都應該成為社會民主派。

我們現在要來討論社會民主派的民主任務和民主工作。我們再重複一次說，民主工作是與社會主義工作不可分的。在工人中間進行宣傳時，社會民主派不能忽視政治問題，他們要把任何忽視它們或甚至把它們推委幕後的企圖，視為是一種嚴重錯誤，視為是離開國際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原則。在宣傳科學的社會主義時，俄國社會民主派提出在工人羣衆中宣傳民主主義思想，使他們了解專制制度的一切罪惡，了解它底階級內容，了解推翻它的必要，了解如果不得到政治自由，並使俄國底政治與社會制度民主化，則為工人事業而進行勝利的鬥爭是不可能的。當社會民主派站在當前經濟要求的基礎上，在工人中進行鼓動時，他們把這種鼓動與工人階級底當前政治需要、政治痛苦和政治要求密切地聯繫起來；把這種鼓動與反對警察壓迫的鼓動聯繫起來，在每次罷

工中，在每次工人與資本家的衝突中都要表現出警察的壓迫。把這種鼓動與反對排擠工人們底權利的鼓動聯繫起來，指出工人是俄國的一般公民，並且是最受壓迫和最無權的階級；把這種鼓動與反對專制政府底著名代表者和走狗的鼓動聯繫起來，特別是反對那些直接同工人接觸和在工人階級面前清楚表現出其走狗作用的人們。假使說在工人經濟生活中沒有一個問題是不能用作經濟鼓動的話，那末，同樣也可以說，在政治方面也沒有一個問題不能作為政治鼓動的題目的。在社會民主派的活動中，這兩種鼓動是不可分離地聯繫在一起，好像一個獎章的兩方面一樣。為着促進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經濟的鼓動和政治的鼓動是同等必要的。為着指導俄國工人底階級鬥爭，經濟鼓動與政治鼓動也是同等地必要；因為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兩種鼓動喚起工人底覺悟，組織、教育和訓練他們作聯合行動，並為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而鬥爭；這兩種鼓動還給工人們許多機會在當前的問題和當前的需要上試驗他們底力量，使工人們能夠強迫他們底敵人作部份的讓步，改善他們底生活條件；這兩種鼓動還強迫資本家尊重工人們底有組織的力量，強迫政府給工人們更多的權利和注意他們底要求，使政府時時害怕着由強大的社會民主主義組織所領導的工人群衆底敵愾心。

我們已經指出：在**社會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宣傳與鼓動之間，有着不可分的聯繫，這兩個範圍中的革命工作是平行並進的。但在這兩種活動與鬥爭的方式之間，却有着一種重要的區別。這種區別就是：在經濟鬥爭中，除了從小資產階

級底那些趨向無產階級的份子得到援助而外（而且這種援助也不是常有的），無產階級是完全孤立地反對地主貴族和資產階級。可是在民主主義的政治的鬥爭中，俄國工人階級並不孤立；政治上一切反政府派的各份子們、各階層和各階級，都與工人階級站在一面；他們與專制制度相敵對，並以這種或那種鬥爭形式反對資產階級底反政府份子，或是不過教育階級底反政府份子，或是小資產階級底反政府份子，或是各民族底反政府的份子，或是被專制政府所迫害的宗教與教派的反政府份子，在這裏是與無產階級肩並肩站着。於是自然發生了這樣的問題：（一）工人階級對這些份子的態度應該怎樣？（二）在共同反專制鬥爭中它應否與他們聯合呢？一切社會民主黨人都承認，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前，俄國必須先有政治革命；因此他們是否應該與一切政治上反政府派的份子聯合起來作反專制的鬥爭，而把社會主義暫時留待將來再說呢？為着加強反專制的鬥爭，這樣是否必要呢？

我們來研究這兩個問題。

工人階級是反專制制度的戰士，它對於其他一切政治上反對政府派的社會各階級和各派別的態度，正是由那有名的『共產黨宣言』中所解釋的社會民主主義基本原則所決定的。社會民主派援助進步的社會各階級反對反動的階級，援助資產階級反對特權的封建地主階級代表者和官僚，援助大資產階級反對小資產階級底反動的掙扎。這種援助並不包括也不要求與非社會民主主義的綱領和原則相妥協，這種援助是援助同盟者去共同反對特殊的敵人，而且，社會民主派底

這種援助是爲着加速共同敵人底崩潰；他們並不期望從這些暫時同盟者爲他們自己得到任何東西，也不向他們作任何讓步。社會民主派援助一切反對現社會制度的革命運動，他們援助一切被壓迫的人民、被迫害的宗教、被壓迫的等級等等，爲他們底平等權利而鬥爭。

對於一切政治上反政府份子的援助，在社會民主派的宣傳中表現出來，如像社會民主派在指出專制制度與工人底事業相敵對時，他們更要指出專制制度是與一切其他社會集團相敵對的；他們更要指出：工人階級在這個或那個問題上，在這個或那個任務上，是與這些集團站在一起的。在他們底鼓動中，這種援助表現在：社會民主派要利用一切專制政府警察壓迫的表現，向工人指出這種壓迫怎樣普遍地影響到一切俄國的公民，尤其影響到特別受壓迫的等級、民族、宗教、教派等等，更特別指出這種壓迫如何影響工人階級。最後，在實踐上，這種援助表現於：爲了達到某些個別目的的鬥爭，社會民主派準備與其他派別的革命者進行聯盟，而這種準備已經不止一次的在實際上被證明了。

我們再談到第二個問題。社會民主派指出各反政府集團與工人的共同團結時，他們常常把工人與其他階級區別出來，他們常常指出同盟是暫時的和有條件的，常常強調無產階級底特殊階級獨立性，在明天無產階級也許會成了它今天的同盟者底敵人。也許有人向我們說：『這種提示在現時也許會削弱一切爲政治自由而鬥爭的戰士。』我們回答說：這種提示加強一切爲自由而鬥爭的戰士。祗有那些認識一定階級

底現實利益的戰士，才是強有力的戰士；由於這些階級利益在現代社會中已起着壓倒一切的作用，因此，任何想模糊這些階級利益的企圖，只是以削弱這些戰士，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在反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工人階級必須把它自己與其餘的階級區別開來，因爲祇有它才是專制制度底眞正徹底而無保留的敵人，祇有在工人階級與專制制度之間，妥協才是不可能的，祇有在無產階級中間，民主主義才找得到無保留的、不動搖的和不向後倒退的戰士。人民中一切其他各階級、各集團和各階層對於專制的敵對並不是絕對的；他們底民主主義總是向後看的。資產階級不能不認識到工業和社會的發展是被專制制度所阻礙，但它害怕政治與社會制度之完全民主化，隨時可以與專制政府聯合起來以反對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本性就是兩重性的：一方面它傾向於無產階級和民主主義；另一方面它傾向於反動各階級，努力遏止歷史的前進，很容易陷入專制政府假仁假義的圈套（例如亞力山大第三的『人民政治』）很容易與統治階級結成聯盟，以鞏固自己爲一個小有產者階級的地位。受過教育的人們和一般的『知識份子』，不能不起而反對迫害思想和知識的專制政府警察的野蠻壓迫；但物質的利益却把知識份子束縛於專制政府和資產階級，強迫他們成爲不徹底的和妥協的力量；他們常常爲了一個位置或分得一些利潤和花紅而出賣他們底反政府的革命熱誠。至於說被壓迫民族與被迫害宗教中的民主主義的份子，那末每個人都知道而且看到：這幾種人中間的階級矛盾，比他們反對專制和贊成民主制度的團結性更加深

到些，更加有效些。由於無產階級底階級地位，祇有無產階級可能是而且不能不是徹底的民主主義者和專制制度底死敵，它不能與專制制度作任何的讓步或訂立任何妥協條件。只有無產階級可能是為政治自由和民主制度而鬥爭的先進戰士。第一，由於政治壓迫反映到無產階級比其他階級更加厲害些；並且它的地位決定了它不能接近最高的當局，甚至不能接近一般官吏，也不能影響輿論。第二，祇有無產階級能夠徹底實現政治民主化和社會制度民主化，因為這種民主化就會把政治和社會制度放在工人們手裏。無產階級底民主主義的活動如果與其他各階級和各派別底民主主義合併起來，便要削弱民主運動底力量，便要削弱政治鬥爭，便要使它較不堅決，較不徹底，更容易妥協。反轉來說，如果把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區別出來，區別出它是為民主制度而鬥爭的先進戰士，那末，便會加強民主運動，便會加強為政治自由的鬥爭；因為工人階級會推進一切其他的民主的反政府份子，會把自由主義者推向政治的急進派，把急進派推向與現代社會底一切政治的和社會的結構相破裂，並且是不可挽回的破裂。我們上面說過，俄國一切的社會主義者都應該變成社會民主派。我們現在要補充說：俄國一切真正的徹底的民主派，都應該變成社會民主派。

為要解釋我們底意思，我們引一個例證。試以官吏機關為例，他們是一個特別階層的人們，專門底管理工作，比較人民佔有一種特權地位的階層。從專制的、半亞洲的俄羅斯起，到文化的、自由的和文明的英吉利止，我們到處看

到這種機關是資產階級社會底一個重要機構。俄國人民在官吏面前沒有任何權利，俄國官僚享受完全不受監督的特權，這與俄國的警察專制制度是完全相適合的。在英國，雖然有社會人民對於行政的有力監督，但是在英國這種監督也還不完善，英國的官僚們保留着不少的特權，常常是人民底主人，而不是人民的公僕。就是在英國，我們也看到有力的社會集團支持官僚階級的特權地位，阻礙這些機關的完全民主化。為什麼呢？因為官僚機關的完全民主化，就只有利於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中最進步的階層也擁護官僚底某些特權，反對一切官員民選，反對完全廢除財產限制，反對使官吏對人民直接負責等等。因為這些階層感覺到政治的徹底民主化，將被無產階級用來反對資產階級。在俄國情形也是如此。俄國許多各種各樣的俄國人民階層，都反對那萬能的、不負責任的、腐敗的、野蠻的、愚昧的和寄生的俄國官僚階層，但是除了無產階級以外，這些階級中沒有一個同意於官僚機關的完全民主化，因為所有這些階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一般的『知識份子』）都與官僚階層有些聯繫，因為所有這些階層都是俄國官僚階層底親戚朋友。每個人都知道，在神聖的俄羅斯，一個急進派的知識份子或社會主義知識份子，搖身一變而為帝國政府的一個官僚，那是如何容易的事。這個官僚就要在公務的範圍內『做好事』，以慰藉他底良心。他拿這種『好事』作他底政治上冷淡的藉口，作他對於鞭子的政府奴顏婢膝的藉口。祇有無產階級是無保留地與專制制度相敵對，與俄國官僚階層相敵對的，祇有無產階

級與貴族資產階級社會底這些機關沒有聯繫，祇有無產階級能夠對它抱不可調和的敵對態度，對它進行堅決的鬥爭。

當我們證明無產階級由社會民主派領導其階級鬥爭時，它是俄國民主派底先進戰士，可是我們在這裏遇到流傳很廣的和很奇怪的意見，說我們社會民主派把政治問題和政治鬥爭隱在幕後。如我們所見到的，這種意見恰恰和事實相反。雖然社會民主派底原則是經常地闡明，在最初的俄國社會民主派出版物中，在『勞動解放』社在國外出版的小冊子和書籍裏面，都曾闡釋過這些原則；但是，怎樣解釋這樣可驚的不了解這些原則呢？使我們驚奇的意見，這種可驚的事實，可用下面三種情形來解釋。

第一，由於舊革命理論的代表，一般地都不能了解社會民主派底原則；他們慣於根據抽象的觀念，去造成他們活動的綱領和計劃，而不是根據對於國內活動着的實際各階級相互關係的精確估計，而這種階級關係是由一定歷史所決定的。正是由於缺乏對於支持俄國民主主義的各種利益底現實的檢討，所以引起一種意見，說俄國社會民主派忽視了俄國革命家底民主任務。

第二，由於不了解把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聯合起來，把社會主義的活動和民主主義的活動聯合成爲一個整體的統一的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不但不削弱民主主義的運動和政治鬥爭，反而加強民主主義的運動和政治鬥爭，反而更加接近群衆底利益；反而把政治問題從『知識份子底研究室』裏拖出來，拖到工人和勞動者階級中間去；反而把政治壓迫的

抽象觀念移到實際的表現，而無產階級受這些實際的壓迫最多，社會民主派在這種壓迫的基礎上進行他們底鼓動。常常在俄國急進派看來，好像社會民主派並不號召先進的工人們參加政治鬥爭，而只指出開展工人運動和組織階級鬥爭的任務，因而說社會民主派從民主運動中退却，說它把政治鬥爭推入幕後。如果這是退却，它乃是法國諺語所說的退却，就是：『為着向前跳得更遠，必需後退！』（Il faut 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

第三，這種誤解是由於對於『政治鬥爭』這個名詞本身的了解不同，由於民意派和民權派對它底意義的了解與社會民主派對它底廣泛的了解之不同，社會會民主派對於政治鬥爭的了解，不同於舊革命理論代表者對它的了解；他們底了解比舊革命理論代表者的了解更廣泛些。從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九日）的第四期『民意小報』上，可以得到這種似乎怪論的顯著解釋。我們一方面熱心地歡迎這個刊物，它證明現代民意派中間正進行着深刻的、豐富的思維；但是，同時我們不能不說到拉烏洛夫底那篇『綱領問題』的文章（十九至二十二頁），它顯著地洩露了對於政治鬥爭的另一種了解，而這種了解是舊式民意派所主張的（第四期上拉烏洛夫底文章，事實上只是他給『物質報』寫的一封長信底一段摘錄。我們已經聽說，這封信底全文已於今夏（一八九七）在國外發表，同時普列哈諾夫底覆信也發表了。我們對於這兩封信都沒有看到。我們也不知道『民意小報』第五期——編輯約定要在該期上面發表一篇關於拉烏洛夫底信的社論——是

書已經出版。參見第四期第二十二頁第一縱行的註）。『在這兒，』拉烏洛夫在說到民意派綱領與社會民主派綱領之間的關係時，他曾經寫道：『在這裏實質上有一件事情，而且只有一件事情是緊要的，就是除了組織反對專制制度的革命政黨以外，在專制統治之下，組織一個強大的工人政黨是可能的麼？』（第二十一頁第二縱行）稍前一點（第一縱行）也說過：『……在專制統治之下去組織一個俄國工人政黨，而不同時組織一個反對這專制統治的革命政黨。』在拉烏洛夫看來這些話好像是非常重要的區別，但在我們看來，却完全不懂得這裏的區別。『除了反對專制的革命政黨以外的工人政黨』是怎樣一種東西呢？難道工人政黨不是一個革命政黨麼？難道工人政黨不反對專制制度麼？這種奇怪的論斷可用拉烏洛夫文章中的下面的一段來解釋：『一個俄國的工人政黨，將不得不在有一切威力的專制統治條件下從事組織。如果社會民主派能夠這樣做成功，而不同時組織一個反專制的政治陰謀（着重點是我們加的），不要這樣一個陰謀的一切條件，那末，他們底綱領當然對於俄國社會主義者是適當的和正確的；因為那就能達到由工人自己底努力來求得工人解放的目標。但這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有疑問的。』（二十一頁第一縱行）整個問題就在這兒！對於民意派，政治鬥爭這一名詞是與政治陰謀同一意思的！應當承認：拉烏洛夫底這些話，確實完全清楚地指出了在政治鬥爭中民意派底策略與社會民主派底策略間的基本區別。勃朗基主義的和陰謀的傳統，在民意派裏是非常有力的，以致使他們除了政治陰

謀以外，想不出其他的政治鬥爭。社會民主派不抱持這種窄狹的觀點；他們不相信陰謀；他們認為陰謀的時期早已過去了，把政治鬥爭縮小到陰謀，便大大地限制了它底範圍，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這便等於選擇了無力的鬥爭方法。每個人都會了解，拉夫洛夫所說的『俄國社會民主派把西歐的活動當作無條件的模範』，（二十一頁第一縱行）不過是一種論爭的詭計，因為事實上俄國社會民主派從未忘記俄國現存的政治條件，從未夢想在俄國能夠組織公開的工人政黨，從未把為社會主義鬥爭的任務與為政治自由而鬥爭的任務分開來。而且他們一向認為，並且繼續認為，這一鬥爭一定不可由陰謀家去進行，而應由一個以工人運動為基礎的革命政黨去進行。他們認為反專制制度的鬥爭不在於組織許多陰謀，而在於教育、訓練和組織無產階級，在工人中間進行政治的鼓動，這種政治鼓動痛斥專制制度的每一表現，把警察政府底一切擁護者揭露在工人群眾的面前；並強迫政府讓步。『聖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不是正在進行這種工作麼？這種組織難道不是代表着以工人運動為基礎的革命政黨底萌芽麼？這個政黨組織領導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反對資本，反對專制政府，而並不懷抱任何陰謀，它把社會主義的鬥爭與民主主義的鬥爭聯合成一個不可分離的聖彼得堡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並從這種鬥爭中產生自己的力量。同盟底活動雖然為時不久，難道不是已經證明了社會民主派領導下的無產階級代表着一種重要的政治力量麼？政府已經不得不應付它，並急急向它讓步。一八九七年六月二

四月（二日）法令適用之急速與該法令之內容，（註二一）向無產階級顯示了它是一種被迫的讓步，是一種從俄國人民的敵人那裏爭取來的陣地。這個讓步只是一個小規模的讓步，所爭到的這一陣地只是一個很小的陣地；但要記着：能夠獲得這種讓步的工人運動的組織既不是很廣大，也不是很堅定，又沒有長期的存在，而且在經驗和能力上也不豐富。大家知道，鬥爭同盟在一八九五——九六才建立起來，它能夠向工人號召的唯一方法是用複寫傳單或石印傳單。我們能不能否認像這樣一個組織它至少聯合着俄國工人運動底主要中心呢？（如像聖彼得堡區、莫斯科區和烏拉狄米爾區、南方區以及最重要的城市如奧德薩、基輔、薩拉託夫等等），它有一個自己管理的機關報，它在俄國工人中間具有的權威，如像它在聖彼得堡工人中間的權威一樣。我們能不能否認這個組織在現時俄國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因素呢？俄國政府在對內和對外政策中已不能忽視這個因素。這個組織領導着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在工人中間發展着組織和紀律，幫助着工人們為他們的當前經濟需要而鬥爭，從資本家手中爭取到一個又一個的陣地，從政治上教育着工人，並且有組織地和堅定地進攻專制制度，反對沙皇的走卒，因為警察政府底爪牙對於無產階級的蹂躪，使得他們感到痛苦。這個組織，在同一個時候也適應於組織工人政黨的條件，也適應於組織強有力的反專制制度的革命政黨的條件。在事前討論這個組織應採用什麼方法去對專制統治作一決定的打擊，譬如說，用暴動好呢？還是羣眾政治罷工好呢？還是用其他攻擊方法

好呢？在事前討論這些事情，並在現在決定這個問題，便是空虛的教條主義。這就好像是在募集軍隊和動員軍隊以前，在開始出師攻擊敵人以前，將軍們就召開軍事會議一樣。當無產階級底軍隊在強大的社會民主派的組織領導之下，堅定地為自己的經濟解放和政治解放而鬥爭的時候，這個軍隊將自己向將軍們指出行動底方法與手段。這時，祇有這時，才能決定對專制制度作決定打擊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看工人運動的狀況而定，視工人運動的規模大小而定，視運動所提出的鬥爭方法而定，視領導這運動的革命組織底性質而定，視其他社會成份對無產階級和對專制統治的態度而定，視國內國外的政治情形而定——總之，視許許多多的條件而定，在事前不能決定，而且事前決定了也是沒有用的。

因此，拉烏洛夫底下述論據，也是不正確的，他說：

『如果他們（社會民主派）不僅要這樣或那樣去團結工人底力量作反資本的鬥爭，而且也要團結革命的個人與集團以反對專制，那末，俄國社會民主派將在事實上（著重點是作者加的）採取他們底敵人民意派底綱領，不管他們自稱為什麼。關於農村公社，俄國資本主義的命運以及經濟唯物論的意見分歧，實質上不過是瑣屑問題而已，對於實際事業是不關重要的；這些瑣屑問題或者便利或者阻礙準備主要問題底部份問題和部份鬥爭方法之解決，但不會有很大的意義。』（二十一頁第一欄）

對於最後一段展開爭論是用不着的，他說：關於俄國生

活和俄國社會發展的基本問題之意見分歧，關於歷史觀的基本問題之意見分歧，竟會好像是『瑣屑問題』！許久以前，就有人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便不能有革命的運動，現在是來證明這個真理是不大必要的。階級鬥爭的理論，唯物的俄國歷史觀以及唯物的對俄國現時經濟政治狀況的估計，對於必須把革命鬥爭化作爲一定階級底一定利益的認識——把這一切重大的革命問題稱爲『瑣屑問題』，這是根本錯誤的，而且從一個革命理論的老前輩口中說出來，是出人意外的，以致我們差不多準備承認這一段是筆誤。至於上面所引的一段廢話之第一部份，其不正確更加驚人。在刊物上宣稱俄國社會民主派只團結工人底力量去作反資本的鬥爭（就是說只作經濟鬥爭！），而不團結革命的個人和集團去作反專制制度的鬥爭，這就是表示：說這種話的人或者不知道或者不願意知道大家所看見的俄國社會民主派活動的事實。或者也許拉烏洛夫不把正在俄國進行實際工作的社會民主派視爲『革命的個人』與『革命的集團』吧？！或者（這也許更可能些）當他說反專制制度『鬥爭』的時候，他就只指進行反專制制度的陰謀吧？（參攷第二十一頁第二欄：『……這是一個……組織革命陰謀的問題，』着重點是我們加的）。也許根據拉烏洛夫底意見，那些不從事政治陰謀的人都不是從事政治鬥爭吧？我們再重復一次說：像這樣的觀點是與舊民意派底舊傳統完全一致的，但是，這種觀點既與現代的政治鬥爭觀念不適合，也與現代的條件不適合。

我們還須要對於民權派說幾句話。依我們底意見，當拉

烏洛夫說：社會民主派『嘉許民權派爲比較光明磊落的』並且說社會民主派準備援助他們，而又不與他們合併（第十九頁第二欄）的時候，他是十分正確的。但是還應該補充說：只有民權派是更加光明磊落的和徹底的民主派，才援助他們。不幸，這個條件更像是我們所渴望的將來底條件，而不是實際的現在的條件。民權派希望：把民主任務從民粹主義和一般的各種陳腐的『假冒社會主義』影響之下解放出來，但是他們自己還沒有從舊的偏見中解放出來，而且是不徹底的；例如：他們把自己的經濟政治改良黨稱爲『社會（??!）革命』黨（參看他們的一九〇四年三月三日——二月十九日——的宣言），並且在他們的宣言中宣稱：『民權』這個名詞也包含組織『人民生產』（我們只能就記憶所及來引證）之意義，像這樣時時輸入民粹主義的偏見。因此，拉烏洛夫稱他們爲『假面具的政治家』（第二十頁第二欄）不是完全不對的。但是，把民權派的理論視爲一種過渡的理論，也許更加公平些：它羞與原始的民粹主義爲伍，並且與那些可惡的民粹派的反動份子公開地進行爭論，因爲民粹派反動份子在專制制度與警察壓迫的階級政府面前，竟無恥的說：只須要經濟的改革，而不須要政治的改革；這確實是民權派的功績（參看民權派所出版的『一個迫切問題』）。如果民權派眞正除了從前的社會主義者以外，便沒有什麼別的人，而且這些從前的社會主義者藉口因策略關係而隱藏其社會主義的旗幟；戴上了非社會主義者政治家的假面具了（如像拉烏洛夫所假定的第二十頁第二欄行）；那末，民權派便當然不會

沒有任何前途。可是，如果在民權派裏面不是假面具的，而是真正非社會主義者的政治家，非社會主義者的民主派，那末，這個黨努力去接近我們底資產階級裏面的反政府份子，努力在我們底小資產階級（小商人、小手工業者等）中間喚起政治覺悟，便能做出大有益處的事情。西歐各國的小資產階級在民主運動中到處起很大的作用。俄國的小資產階級在農奴解放後在文化和其他各方面也有迅速的進步，而且小資產階級不能不感到警察政府及其支持者、大工廠主、大金融壟斷者和大工業壟斷者底壓迫。為着達到這個目的，民權派必須提出接近人民各階層的任務，不要只是限於接近『知識份子』。由於知識份子脫離了羣衆底實際利益，因此，甚至在一些『切身問題』裏面也承認他們的無能了。為着達到這個目的，民權派必須放棄一切合併社會成份的要求，放棄所謂有政治[illegible]而前所謂社會主義的要求，放棄那[illegible]接近人民中[illegible]的各階層是恥辱的錯誤觀念，就是說，他們不僅要討論非社會主義政治家的綱領，並且要行動起來，要使自己的行動與這個綱領一致；必須喚起和發展進步社會集團與社會各階級的階級覺悟，對於這些社會集團和階級來說，社會主義完全是不需要的；但是，他們感覺到專制制度的壓迫愈厲害，他們對於政治自由的需要也就愈迫切。

× × ×

俄國社會民主派還很年青，它不過正在從理論問題居主要地位的胚胎狀態走出來，它才開始自己的實際行動。由於實際的需要，必須用批評俄國社會民主派的實際活動來代替

對於社會民主派和其它革命派別底理論批評。必須承認對實際活動的批評與對理論的批評有很顯明的不同，以致在事實上流行這種可笑的謠言，說聖彼得堡『鬥爭同盟』不是一個社會民主派的組織。這種謠言流行的事實本身就說明：責難社會民主派漠視政治鬥爭乃是毫無根據的。這種謠言流行的事實本身說明：許多不能被社會民主派底理論所說服的革命家，現在開始由它底實踐所說服呢。

俄國社會民主派還有很多幾乎尚未發端的工作放在他們底面前。俄國工人階級底覺醒，它底求知慾、它底求團結、求社會主義實現的自發的努力，為反對自己的剝削者與壓迫者而進行的鬥爭，日益更加顯著地表現出來了。俄國資本主義最近所獲得的巨大的成就，將保證工人運動不停留地更加廣泛地和更加深入地生長起來。顯然地，我們正是處在資本主義週期中工業『繁榮』的時期，商業正在活躍着，工廠正在開工着，新工廠、新企業、新合股公司和鐵路等等的建築，正像雨後春筍一般地增長着。我們雖非預言家，但是可以預言：在此工業『繁榮』後崩潰是不可避免的（或是突然的，或是比較緩和的）。這種崩潰將使小生產主羣衆破產，將把工人羣衆拋入失業者底隊伍中，並且用尖銳的形式把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問題提到工人羣衆面前，而這些問題是早已提到覺悟工人們的面前了。俄國社會民主派必須注意在崩潰來到的時候，使俄國無產階級更有階級覺悟，更團結，更能了解俄國工人階級底任務，更能反抗資本家階級（資本家階級現在得到富厚的利潤，總是把虧損的担子丟在工

人身上），更能在反對壓榨俄國工人及全體俄國人民的警察專制制度的堅決鬥爭中，取得民主主義的領導權。

所以，到工作中去吧，同志們！我們不要浪費寶貴的時間！去適應覺醒着的俄國無產階級底需要，去組織工人運動，去加強各革命集團及各集團間的聯繫，去供給工人以宣傳和鼓動的書籍，去把分散於全國各地的工人小組及社會民主派集團，聯合成一個統一的社會民主工黨，俄國社會民主派有許多工作要做哩！

一八九七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抗議書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抗議書

在俄國某處所開的一個社會民主黨底會
議上（出席者七十人）通過了下
列決議，並決定把它出版
提交同志們考慮（註二二）

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間，最近可以看到一種傾向：要推翻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基本原則；這些原則是創始者和最前列的戰士們——『勞動解放』社的社員們——以及九十年代的俄國工人組織底社會民主主義書籍所宣佈的。下面所重印的『信條』被假定是代表某些（『青年的』）俄國社會民主派底基本觀點的，它表現着一種企圖，想有系統地、明確地解說『新的觀點』。下面是『信條』的全文。

『西歐的手工業和製造業時期，對於以後的全部歷史尤其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記。資產階級不得不為自由形式而鬥爭，它竭求得從束縛生產的行會規則下解放出來，使得它成為一個革命的份子。在

西歐，它到處以自由、博愛、和平等來開始抬頭，以獲得自由的政治形式。可是正如俾斯麥所說，由於這種收穫，資產階級給貴廠對着——工人階級發了一個期票。在西歐工人階級幾乎到處沒有獲取民主主義的機關，他們利用這些民主機關。也許有人說工人階級會參加革命，以反對我們。但是歷史的事實便會駁斥這個意見，因爲[illegible]當各國憲法在西歐鞏固起來的時候，（註二三）工人階級還是城市手藝工人的成份，代表着小資產階級的市民主主義的；工廠無產階級幾乎還不存在，而大生產中的無產階級（德國的織工——里昂的織工（註二四）），則代表着野蠻的羣衆，只能夠騷動，而不能提出任何政治要求。可以確定地說，一八四八年的各國憲法，是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手藝工人所爭取到的。另一方面，工人階級（手藝工人、製造業工人、印刷工人、織工、鐘表工人等等）從中世紀以來，一向習慣於參加團體，諸如儲金會、宗教會等等團體的會員。這種組織的精神仍然存在於西歐熟練技術工人中間，把他們與工廠無產階級明顯地區分開來；工廠無產階級對於組織的服從是慢而且很難的，使他們只能組成暫時的組織（暫時的組織），而不能組成有章程和規則的永久組織。這些熟練的製造業工人，組成了各社會民主黨的核心。因此可以得到下面的情況：一方面，政治鬥爭是比較容易和完全可能；另一方面，幫助於在製造業時期受過訓練與有組織而有可能去有系統地

組織這一鬥爭。理論的與實踐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在西歐生長起來。議會的政治鬥爭及其奪取政權的前途，乃是出發點；不過表面上近似布朗基主義，但本質完全不同。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突然崩潰論(Zusammenbruch)(註二五)。馬克思主義是估計到的實際之理論表現，它是通過經濟鬥爭的政治鬥爭之理論表現。在比利時與法蘭西，尤其在德意志，工人們異常容易地組織了政治鬥爭，但是，組織經濟鬥爭便遇到很大的困難與障礙。[illegible]，經濟的組織與政治的組織比較起來，還是[illegible]和不鞏固(在英國則不然)，而且到處都有許多缺陷。在政治鬥爭的潛力還沒有完全耗盡的時候，突然崩潰論乃是一種重要的組織上的口號，[illegible]重要的歷史作用。在研究工人運動中可以看到的基本法則，是阻力最少的路線。在西歐，這種路線是政治活動，而「共產黨宣言」中所規定的那種形式的馬克思主義，便是運動所能採取的最好形式。但一方面當一切精力在政治鬥爭中耗盡了的時候，當政治運動已達最高點，[illegible]而且幾乎不可能領導它的時候，(最近選票增加的遲緩，集會上民衆的冷淡，文學上表現的灰心沮喪的調子)，另一方面當無組織和幾乎不可組織的工廠無產階級底未受教育的群衆，在議會活動和政治舞台上表現無力的時候，便在西歐產生了現在所謂倍因斯坦主義——即產生了馬克思主義底危機。(註二六)要想像出這個工人運動從「共

產黨宣言」時期到倍因斯坦主義時期的更合邏輯的發展過程，乃是很困難的事；詳細研究這一過程之全部，便能以天文學的精確決定這「危機」的結果。當然，這兒所說的並不是倍因斯坦主義的失敗或勝利，這是沒有多少關係的，這兒所說的乃是各社會民主黨實際活動中許久以來一直在漸漸進行着的基本轉變。

這種轉變將不僅發生於以更大精力進行經濟鬥爭方面和鞏固經濟組織方面，而且最重要的，也是發生於各社會民主黨對於其他反政府各黨的態度方面。不寬容的馬克思主義，否定的馬克思主義，原始的馬克思主義（它底社會階級劃分的觀念是太呆板了），將要讓位於民主的馬克思主義；各社會民主黨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必須經歷一種尖銳的轉變。黨承認現社會；把它那窄狹小集團的任務，把它那在大多數情況下宗派主義的任務，擴大成爲社會的任務；把它那奪取政權的企圖轉變成爲改良現社會的企圖，使現代社會走向民主主義的方向，以適合現代的情況，以比較有效地和比較完全地保護各勞動階級底權利。政治概念的內容擴大到眞正社會的意義。當前的實際要求，比從前佔更大的比重，並且將能得到更大的注意。

從西歐工人運動發展過程的簡單的敍述中，不難給俄國得出結論來。在俄國，阻力最少的路線將永遠不會是政治活動。現存的令人難以忍受的政治壓迫，引起了許多關於這種壓迫的談論，而注意也就集中於這個問

題；但談論的結果，永不會有所行動。在西歐，工人被牽入政治活動，足以加强和團結工人底弱小的力量，而在俄國則恰恰相反，擺在這種弱小力量前面的是一道政治壓迫的障壁，這些力量不僅缺少與這種壓迫作鬥爭的實際途徑，因而缺少供他們發展的途徑，而且被有系統地絞殺，因此，甚至軟弱的萌芽也發不出來。如果我們於此再加上一點：我國工人階級並沒有繼承着西歐的戰士們所繼承的那種組織精神，則光景便很陰暗，恰會把相信工廠煙筒再增加一些（只要有煙筒存在），就會帶來偉大的福利的最樂觀的馬克思主義者轉入悲觀失望吧。經濟鬥爭也是困難的，無限地困難；但進行此種鬥爭尚屬可能，事實上，它是正在由羣衆自己進行着。俄國工人階級在這種鬥爭中，學會組織，並在這種鬥爭的過程中與政治統治不斷發生衝突，最後，俄國工人們將建立足以稱爲工人運動底形式的東西，建立最適於俄國情況的一個或多數組織。我們現在能夠確定地說，俄國工人運動還在處於最原始的和最不發展的狀態，還沒有建立起任何形式。正在與各種組織同時進行着的罷工運動，還不能稱爲俄國運動的結晶形式，而地下的祕密組織，即令只從量的觀點看來，也是不足道的，在目前情況下它們是否有用的問題更不用談了。

情形就是這樣。如果我們於此再加上農村的飢荒與破產，足以產生破壞罷工的工賊，並且，提高工人羣衆到更高的文化水平，將遇到更大的困難，那末……牙

點，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會怎樣說呢？「在完全獨立的工人政黨，不過恰恰是全國輸入外國資本和外國結果到我們本土上來的產物而已。在理論上，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表現出一種可悲的落後，他們所要的實際任務是微小的，他們底理論知識，也就使他們不利用它作研究的工具，而利用它作實際活動的方針，在完成這微小的實際任務上也是沒有什麼價值的。」而且，從經濟派的觀點看來，這些從外國搬來的方針是有害的。「……我們底馬克思主義者忘記了：西歐的工人階級走進政治活動的戰場時，這個戰場是已經清掃好了的，因此，他們很看不起一切其他非勞動者的社會階層，看不起急進派或自由派反政府的活動。稍為集中注意力於對自由派政治抗議的社會活動時，便會引起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底抗議。他們忘記了有許多歷史條件，使我們不能作西歐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要求我們作另一種典型的馬克思主義者，要求我們作適應俄國的情況和為俄國所需要的馬克思主義者……顯然地，每個俄國公民缺乏政治情感與意識，是不能用空談政治或訴之於不存在的力量來彌補的。……這種政治意識，只能用訓練的方法得到，即只能用參加俄國情況所提供的社會生活方法得到（不管這社會生活如何地不合乎馬克思主義），不管「否定」在西歐一向是如何地合時（暫時地），但在俄國卻是有害的；因為從有組織並有真正力量的東西發出的否定是一回事，而從不統一的個人烏合之衆發出的否定則是另一回事。

俄人馬克思主義者只有一條出路：他們必須參加，即贊助無產階級底經濟鬥爭，並參加自由派反政府的活動。作為「否定者」看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出場很早，這種否定減弱了他們那一份應該用在政治改革方面的精力。在目前，這並不是可怕的；但如果階級方針阻止俄國知識份子不去積極參加社會生活，並且使他們與反政府各界相距過遠；那末，對於為立憲政體而鬥爭的人們便是嚴重的損失；而他們將不得不撇開還沒有提出政治任務的工人階級。俄國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政治上的幼稚，他們被政治問題弄得昏頭昏腦，因此，他們可能把政治問題讀作一個壞東西。」

我們不知道是否有許多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也同樣抱這種。但無疑這一類的思想是有着它底信徒的，所以我們不能不堅決地對這種意見提出抗議，並向全體同志發出：俄國社會民主黨有被拖開自己已經選好道路的危險。已經選好的道路是：組織獨立的工人政黨，這個政黨與階級之階級鬥爭是不可分離的，並以爭取政治自由為它的任務。

上面所引的「信條」，首先敘述「西歐工人運動發展的過程」，其次敘述「給俄國得出的結論」。

首先必須指出：「信條」作者們所寫的過去西歐工人運動史是完全錯誤的。說西歐工人階級沒有參加為政治自由鬥爭和政治革命，這是不合事實的。英國憲章運動底歷史、一八四八年法國、德國及奧國革命的歷史，證明是恰恰

相反的。說『馬克思主義是佔優勢的實際之理論表現，是勝過經濟鬥爭的政治鬥爭之理論表現』，這完全是錯誤的。相反地，『馬克思主義』出現於非政治的社會主義（『歐文主義』，『傅立葉主義』、『眞實的社會主義』）盛行之時，而且『共產黨宣言』立即反對非政治的社會主義。即令在馬克思主義以理論（『資本論』）武裝起來出現的時候，在它組織了著名的國際工人聯合會的時候（國際工人聯合會就是第一國際，成立於一八六四年，由馬克思所領導的——編輯部），政治鬥爭也完全還不是佔優勢的實際（佔優勢的實際在英國是狹隘的工聯主義，在羅曼系諸國是無政府主義與蒲魯東主義）。拉薩爾在德國的偉大的和有歷史意義的功績，就在於他把工人階級從自由資產階級底尾巴變成了獨立的工人政黨。馬克思主義把工人階級底經濟的和政治的鬥爭聯成一個不可分的整體；『信條』作者們想把這兩種鬥爭形式分開的努力，表現他們最拙笨最可哀地脫離了馬克思主義。

其次，『信條』作者們在西歐工人運動現狀方面和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面（西歐工人運動正在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之下前進），也是絕對錯誤的。談什麼『馬克思主義底危機』，只是重復資產階級底傴儒文人底胡說亂道而已，這些傴儒文人正在盡他們一切力量去誇大社會主義者之間的每一分歧，藉以在社會主義者政黨內激成一種分裂。臭名周知的伯恩斯坦主義——尤其爲一般大衆所了解，尤其爲『信條』作者們所了解的意義說——乃是一種縮小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企圖，乃是一種把革命的工人政黨變作改良主義政黨的企圖。

正如我們所預期的，這一企圖被大多數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所嚴厲指斥了。機會主義的派別不止是一次地發現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底隊伍裏，每次都被德國社會民主黨所擯棄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忠實地守着革命的國際社會民主黨底遺囑。我們深信，每個想把機會主義的觀點移植到俄國來的企圖，將同樣遇到大多數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方面底堅決抵抗。

同樣地，根本談不上什麼西歐各國工人政黨『實際活動底根本轉變』，恰恰不是像『信條』底作者們所說的。因爲，馬克思主義一開始就是承認無產階級經濟鬥爭之巨大意義和必要性，甚至在四十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反對那些否認這種鬥爭底意義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

大約在二十年以後，在『國際工人聯合會』業已組成的時候，職工會底與經濟鬥爭底意義的問題，在一八六六年日內瓦第一次大會上就被提出了（註二六）。那次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明確地說到了經濟鬥爭的意義，並且，一方面警告社會主義者與工人們不要誇大這個鬥爭的意義（當時在英國工人中有這種傾向）；另一方面警告他們，對於它底意義不要估計不足（在法國人和德國人，尤其是在拉薩爾派裏有這種傾向）。大會的決議承認職工會在資本主義下不僅是合規律的現象，而且也是必要的現象；並且認爲職工會在組織工人階級以作反資本的日常鬥爭中，在廢除僱傭勞動的鬥爭中，它們是極端重要的。大會決議宣稱：職工會不應該專門注意於『直接的反資本鬥爭』，不應該停留在工人階級總的政治和社會運動底外面；它們不應追求着狹的『目標』，而

應該努力於成百萬的被壓迫工人大衆之總的解放。從那時起，各國工人底政黨不止一次地討論過而且將要討論這個問題，就是在一定的時期應該更多注意無產階級底經濟鬥爭呢？還是應該更多注意它底政治鬥爭呢？可是在原則上，今天的問題與馬克思主義當時所提出的問題仍然一樣。階級鬥爭必須把政治的與經濟的鬥爭聯合起來的信念，已經浸透到國際社會民主黨底血和肉裏面去了。而且，歷史的經驗已經無可爭辯地證明了，沒有自由，或者限制無產階級底政治權利，總要引起把政治鬥爭提到最前面的需要。

在工人政黨對其他反政府黨派的態度方面，更不能有任何實質上的改變。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也奠定了正確的立場，這種立場距離誇大政治的需要，距離陰謀（勃朗基主義等等），距離貶低政治或把政治降低成對社會制度之機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補綴（無政府主義、烏託邦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大學教授式的社會主義等等），是同樣的遙遠。無產階級必須努力組成獨立的工人政黨，這個政黨底主要目的必須是：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組織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不可把其他階級與政黨認爲「一邱之貉的反動集團」（註二七）；相反地，它必須參加整個政治的與社會的生活，援助進步的各階級與各政黨，以反對反動的各階級與各政黨，援助每一反對現在制度的革命運動，必須是一切被壓迫民族或種族底保護者，必須是一切被迫害的宗教和被剝奪權利的婦女底保護者等等。「信條」作者們在這個問題上所提出的論據，不過表示他們企圖模糊無產階級鬥爭底階級

性，企圖用無意義地『求助於社會』以削弱這個鬥爭並把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低貶為無聊的改良派別而已』。我們深信，大多數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將根本拒斥這種對於社會民主黨基本原則的曲解。對於西歐工人運動底不正確的前提，使得『信條』底作者們『給俄國』得出了更加錯誤的『結論』。

說俄國工人階級『還沒有提出政治任務』的斷語，不過暴露他們對於俄國革命運動的無知而已。還在一八七八年組成的『北俄工人同盟』（註二八）和一八七九年組成的『南俄工人同盟』，（註二九）在它們底綱領中早已提出了政治自由的要求。在反動的八十年代以後，工人階級在九十年代一再地提出同樣的要求。說『空談獨立的工人政黨，不過恰恰是企圖移植外國任務和外國結果到我們本土來的產物而已』的斷語，只是證明他們完全沒有了解俄國工人階級底歷史作用和俄國社會民主黨底迫切任務。顯然地，『信條』作者們底綱領傾向於下列思想：『工人階級應該走最少阻力的路線』，應該只限於經濟鬥爭；而『自由派的反政府的份子』則在馬克思主義者底『參加之下』為『法權形式』而鬥爭。這種綱領之執行，就等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之政治的自殺，等於大大地阻礙和降低俄國工人運動和俄國革命運動之發展（對於我們，這兩個名詞是同義的）。這種綱領底出現，就足以證明阿克雪洛德同志早已看出這個前途的危險，乃是有根據的；阿克雪洛德同志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前衛戰士之一，他在一八九七年底論到這種可能前途時，曾經寫道：

『工人運動不超出工人與僱主間純經濟衝突的狹

軌道以外，而且就其本身和整個地說來，並不是政治性的；至於說，在為政治自由而鬥爭中，無產階級的進步階層追隨着所謂知識階級所組織的革命小組與小團體。（阿雪洛德著：『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當前任務與策略』十九頁，一八九八年日內瓦出版）

俄國社會民主黨必須同『信條』中所表現的全部思想宣戰，因為這些思想將把這種前途變成事實。俄國社會民主黨必須盡一切努力去實現另一個前途，去實現阿雪洛德同志所指出的另一個前途：

『另一個前途：社會民主黨把俄國的無產階級組織在一個獨立的政黨裏，這個政黨將為自由而戰，一面與資產階級的革命團體肩並肩地結成聯盟以共同進行鬥爭（假定有這樣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存在）；一面把知識階級中最愛民的和最革命的份子直接募集到自己隊伍裏或獲得他們的同情。』（同上，九十頁）

當阿雪洛德寫上面幾行的時候，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宣言明白地指出了：他們中間大多數是抱着同樣的意見的。（註三〇）不錯，聖彼得堡工人所出版的一種報紙，『工人思想報』，似乎是傾向『信條』作者們底思想的；它在一篇論它底綱領的社論裏（一八九七年十月第一期），不幸發表了與社會民主主義相反的完全錯誤的思想，說『運動的經濟基礎』，也許會『被不斷地不忘政治理想弄得模糊了』。可是同時，聖彼得堡工人所出版的另一種報紙，『聖彼得堡工人報』（一八九七年九月出版的第二期），強調地發表了下

列意見，曾經說：『推翻專制……只有一個組織得很好和人數很多的工人政黨才能做到。』又說工人們『組織在一個強大的政黨內』，便會『使他們自己與全俄國從一切政治的和經濟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第三種報紙，『工人報』，在它第二期（一八九七年十一月）的社論裏曾經寫道：『為政治自由而進行反專制政府的鬥爭，乃是俄國工人運動的當前任務。』『如果俄國工人運動用一個統一的和整齊的整體出現，有共同的名稱和整齊統一的組織，那末將十倍地增加它底力量……。』『分散的許多工人小組，應該聯合成為一個共同的黨。』『俄國工黨將是社會民主黨。』從以下的事實也可以看到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大多數是抱持『工人報』所發表的同一信念的。一八九八年春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派大會，正式成立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發表了黨底宣言，並且承認『工人報』為黨的公開機關報。（註三一）因此，『信條』作者們從俄國社會民主黨已經達到的發展階段，從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宣言中記載了的發展階段，向後倒退了很遠了。雖然由於俄國政府拼命的迫害，已經使得黨底活動在現時暫行低落，使得它底公開機關報停刊；但是，一切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在於：用一切努力去最後地鞏固黨，去制定黨底綱領，並恢復它底公開機關報。且因像上面的分析過的『信條』作者們所表現出底思想上的動搖，由於上面所分析的那個綱領可能出現，我們認為必須特別強調下面的原則，這些原則在宣言中已經說明過了，這些原則對俄國社會民主黨是異常重要。

第一點：俄國社會民主黨『願意是而且仍然是有組織的工人羣衆底階級運動』。因此，社會民主黨底任務便是：不僅要幫助工人們底經濟鬥爭，而且也要幫助他們底政治鬥爭；不僅要在當前的經濟需要底基礎上進行鼓動，而且也要在政治壓迫的一切表現的基礎上進行鼓動；不僅要進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宣傳，而且也進行民主主義思想的宣傳。工人底階級運動所能有的唯一旗幟，乃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底理論，俄國社會民主黨必須注意進一步的發展它並實行它，同時也同樣必須保護它，免得『時髦學說』常要遭受的曲解和庸俗化（俄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已經得到的成功，使馬克思主義成了『時髦學說』）。在現時集中一切努力於在工廠工人和礦工中活動的時候，社會民主黨人不可忘記，隨着運動的擴大，他們必須也把家庭工人、手藝工人、農村工人和千百萬破產貧困的農民都吸收到他們所組織的工人羣衆底隊伍中來。

第二點：『俄國工人們必須而且將要在他們底強壯的肩膀上担負起爭取政治自由的事業。』社會民主黨把推翻專制政體作爲它底首要任務，社會民主黨必須成爲爲民主主義而鬥爭的先鋒隊；因此，它應該盡一切力量去援助俄國人民中一切的民主主義的分子，並爭取他們爲自己的同盟者。只有獨立的工人政黨，才能作爲反專制鬥爭中的堅固堡壘，一切其他爲政治自由而鬥爭的戰士們，只有援助這個政黨，只有同這個政黨聯立才能展開他們底活動。

第三點，最後一點：『代表着社會主義運動與趨勢的俄

國社會民主工黨，繼續全部過去俄國革命運動的事業與傳統；把爭取政治自由的任務作為全黨當前全部任務中最偉大的任務，社會民主黨正在向著民意派光榮戰士們前久以前明白指示了的目標前進。』全部過去革命運動的傳統，要求社會民主黨在現時集中努力於組織黨，加強黨內部的紀律，發展秘密工作的技術。如果舊民意派中的戰士們不管幫助他們少數英雄的社會階層之狹小，不管那運動沒有革命理論作旗幟這一事實，終能夠在俄國歷史上盡了巨大的任務，那末，依靠著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社會民主黨，便能夠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俄國無產階級將丟棄專制的羈絆，以便用更大的精力，去繼續反資本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一直達到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

我們請求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各個團體和一切工人小組，討論上面引證的『信條』和我們底決議，明確地表示他們對所提出問題的意見，以便一切分歧得以解消，以便組織和加強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工作可以加速。

各個團體和各小組可以把他們底決議送交國外的『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聯盟』，根據一八九八年所開俄國社會民主黨大會決議第十條，這個聯盟乃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一部分和它底國外的代表機關。（註三二）

一八九九年秋

註釋

註　釋

（一）『什麼是「人民之友」和他們怎樣進行反對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鬥爭』一書作於一八九四年，是秘密發行的。流存下來的只有兩篇，全著作是為了反對民粹派而作的。

農民不滿意於一八六一年『大』改革。他們底利益並非要求通過地主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是要求土地底革命的所有權和地主權力底消滅。但是農民不知他們應該怎樣鬥爭，而當時也還沒有一個政治上獨立的，有組織的能夠指出這條路來的無產階級。為數不多的知識份子和學習青年之集團的所謂Rasnetschinze（差不多和『非階層的人』同一意義，因為這些人不屬於任何合法的階層——貴族，農民，商人，官吏，軍人僧侶），也即是那下層官吏教員，下級僧侶，有土地的小貴族等人底兒子們，發揮了農民情緒，而說出了他們對推翻地主壓迫的要求。在這個社會層中，這樣的情況就產生了革命的情緒和對專制主義鬥爭的傾向。這些革命知識界（其中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第一人）傳播了農民革

命底思想。在他們看來，革命的擎柱就是『人民』，就是農民。他們以為農民是將來的階級，以為農民經濟是經濟關係底最好的形態，而農民的農村公社是將來社會主義底基礎。在這種意義上，民粹派的革命者是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為專制政治和改良所欺騙過的農民們底革命反抗的思想，卽農民革命心態，被民粹派溶化為『農民社會主義』，並認為俄國應該可以不經過西歐路線，卽資本主義發展路線，而達到這『農民社會主義』。民粹派意識形態的表現是在巴枯寧和勞洛夫（Peter Laurow）底直接影響之下。民粹派的徒黨們遵聽了著名的無政府主義巴枯寧底學說而主張：社會主義將建築在農村公社上面，並且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需要廢除那破壞農村公社的國家。人民生來就具有反叛的和反國家的精神。為了推翻剝削者，為了消滅國家和建立一個自由的農村公社底非國家的聯合體，人們只須鼓動人民起來就夠了（這種聯合體依巴枯寧派底意見，就是社會主義底實現）。勞洛夫信徒們認為首先必須提高人民的文化的和精神的水平。勞洛夫雖然不否認政治自由之某些意見，而且對西歐無產階級鬥爭加以很大的注意，然而他將重心移置在『批評地思想的人格』底社會主義宣傳方面。

廣大的學習青年和比較年輕的知識份子，在七十年代，被民粹派思想所掌握住了。他們全體被一種希望所鼓舞着。卽：為人民服務，幫助他們脫離飢寒交迫的境地和無知無識的狀況。所謂『到民間去』，卽在當時開始。成百的知識份子，放棄學業，脫離家庭，離別家鄉，穿了工人或農民服裝

到農村中去，去和人民共同生活，而且把一切都簡單化得和人民一樣，去做文化宣傳工作。

專制政府以普遍的搜索和追溯來答覆這種現象。『到民間去』並未會產生運動；農民沒有起來。但是曾經到過民間去的青年們，因此被繼續拉上了革命的道路。假如『到民間去』在根本上只是一種文化宣傳工作，那末全部運動底第二個階段就是革命組織『土地和自由』的建立。這一個一八七六年組織，一八七八年改組的團體是俄國建立革命政黨的第一度試驗。鼓動在農民羣衆中之沒有成就，以及由於政府之壓迫，逼使革命份子走上新的道路，走上恐怖主義底道路。恐怖成爲政治的鬥爭手段。『土地和自由』裏面不久即有對於革命工作方法之不同意見：一部份是主張鼓動農民和工人，同時另一部分人則主張將全部參加反政府的恐怖力量集中起來，用這種方法迫使政府屈伏。一八七九年，『土地自由』派在伏洛納喜大會上發生分裂。分裂結果產了『黑分派』，它代表着民粹派底舊傳統，提出了要把土地普遍地從新分配，即『分派』全部土地的口號。又因爲主張經過人民用革命方法去分派，不是自上而下的，所以名曰『黑分派』。『土地和自由』派底另一部份，分裂以後，走上了以推翻沙皇和奪取政權爲目的之反專制政治的恐怖鬥爭的道路。這一派，即叫做『人民意志』黨底另一個組織。把政治鬥爭集中在推翻專制政治上面，造成了『人民意志』黨和七十年代民粹派間之分野。『人民意志』黨和七十年代民粹派的不同之處，就是他也在工人中間做革命的宣傳工作。民粹派把工人

者就是當時和土地分離並跑上城市去服務的農民。但是他們在工人中間的行動證明了社會主義的宣傳正在這些人中間得到很好的進步，革命者和社會主義者由工人中間產生出來，證明在工人中間可以找到最好的基地。『人民意志』黨把他們的最大部份工作和力量集中在恐怖方面，而且是對着『中央』的，也就是對着沙皇的。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這黨團暗殺了沙皇亞力山大第二。然而他們仍然是在進退維谷的地境裏，沙皇是被暗殺了，人民卻沒有起來。專制政治方面，在被打擊以後，不久即恢復了原狀，而且採取進攻的形式。以個別英雄和恐怖主義者的行動方式來進行的政治鬥爭終於沒有成就。

因爲社會主義的宣傳在農村中間沒有成績，而工人中間的宣傳教育的工作，在工人中促成了政治的行動，於是『黑分派』發生分化。一八八三年『黑分派』領袖中的一部份完全與民粹派觀點分裂，而站於承認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獨立性底立場，建立了『勞動解放』社。工人階級愈成長，民粹派觀點之基礎愈見動搖。九十年代民粹派底發展在繼續這分化中。革命的民粹派知識份子之一部份傾向馬克思主義者，另一部份則走進了資產階級改良派和自由主義底營壘。同時產生了所謂『合法民粹派』路線，這方面最重要的首腦來哈伊洛夫斯基、都夏可夫、尼古拉——以爲俄國的資本主義只是人工的造作物，破壞了生產力，而且是一種禍害。但是俄國將怎樣從資本主義的禍害救出來呢?都夏可夫答道：『……應當將，聰明的、自治的農村公社，在冬季，也可以不必守着

資本主義，而建立起這一類大的製造廠和工廠來進行工作。它在這兒必須具有金錢和知識，尤其是金錢。開明底可能性也常視其能做到的程度來決定。這就是爲什麼人民之友在土地法、支付、地租等等問題上看出這樣的意義來的理由。民粹派不懂得：資本主義比較起那在當時還很有力的半農奴社會來，是一個大大的進步。他們以爲承認資本主義的進步性是替資本主義底辯護，並且以此來非難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不懂得資本主義通過它自身的發展，創造了掘墓人，即無產階級。民粹派全然看不見社會分爲階級，看不見階級鬥爭，也不懂得無產階級底（作爲一個特殊階級的）任務。這樣，他們却把知識份子看做比一切階級『更高』的東西，而且以爲知識份子是歷史底最主要的動力。因爲民粹派看不到階級分化和生產者與生產手段的分離，因此他們也忽視了階級底剝削和壓迫。他們把職業的手工業放在和資本主義的工業對立的地位，同時他們却不看一看，這種手工業只是資本主義生產之家庭勞動形態。合法民粹派提議改組農民銀行，設立合作社及保證低利貸等等，以此爲挽救農民之方案。這些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方法：農民銀行的信用，只能有極少數的農民享受到利益，合作社若不是走到崩潰，就會變成爲富農的企業。七十年代革命民粹派底地位，是被九十年代合法民粹派所推翻了。

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以資產階級立場批判民粹派小資產階級觀點，認爲他們是資本主義底保衛者。普列哈諾夫在對於民粹派企圖使俄國經濟發展後退的批判中，忽視了小資產階

級的運動之另一面，這種運動表現了（那爲反對擁有特權的地主階級和反對農奴主的殘餘而進行鬥爭的）農民底民主利益。列寧底批判則是根據完全確定的公式化了思想，即：（在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

本集不能將流傳的四篇完全收入。反對民粹派文獻的論爭大部份剔除了，凡在『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中已經說過的部份也未曾收入。本書第一篇論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及社會發展底史的唯物論方面的，歸入選集第十一卷。

（二）九十年代民粹派非難社會民主主義者，說他們背叛了『先輩的理想』，即背叛了舊革命民粹派傳統，這一個民粹派曾經鼓動過反對沙皇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他們以爲社會民主主義者爲進行經濟鬥爭而作的鼓動工作是離開了反對沙皇的政治鬥爭，在這裏，他們是把『經濟主義者』看作眞的馬克思主義代表了。

（三） 格拉斯東土地法案是英國自由黨首相格拉斯東爲了愛爾蘭而實施的一種土地法。一八七〇年土地條例規定：如果大地主願意在出租時限終了以前，取消租地契約，則應該賠償租地農業者，在租地期限間，因已經實施之改良或者尚未完成之改良而蒙之損害。本法亦予租地農業者以一部份向貴族們購買租地之可能性。自然愛爾蘭土地問題不能因有格拉斯東法案而獲得解決，這法案只能做到以小惠去消滅革命運動。

（四） 在一八八三年、一八八四年與一八八九年時，

德國國務總理俾斯麥實施了社會勞工保險法，他的用意，是用來消滅正在工人階級中生長的社會主義思想。在這保險法令下，僅有一部份勞工受到利益，並且這保險金的來源，却主要的放在工人們的自己身上。

（五）『馬克思書信』，馬克思作於一八七七年，是給『祖國的紀事』的。信中討論俄國是否必須經過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抑或可以捨此而直達社會主義一問題。馬克思寫此信之原因，是為了同年十月在同雜誌中發表的民粹派米哈伊洛夫斯基所作『馬克思在史克夫斯基先生審判案前面』一文。此信是對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史克夫斯基給馬克思『資本論』的批判的再度答覆。但是因為馬克思先得他一俄國『有學問的』友人之一底保證，不在俄國任何雜誌上發表此信，所以才寄出的。原信發現於馬克思遺著中，一八八三年由恩格斯寄交洛泊丁（G.A.Lapotin）發表於某俄文雜誌。一八八六年才第一次發表於『人民意志』黨機關報『人民意志指南』，於一八八八年十月發表於『法學指南』，以後又集在一九〇八年由洛泊丁發行的小冊子中，和馬克思、恩格斯二人給尼古拉的通信列在一處。馬克思在此信中寫道：『我在德文本第二版「資本論」跋中，以對一位「偉大的俄國學者與批評家」應該受人如此敬禮的敬意提到他（車爾尼雪夫斯基——編輯部）。這位學者在他底名著中分析一個問題：俄國要經過資本主義制度，是否應該如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要求的，從消滅農民的農村公社着手；抑或是相反的，不必要遭受這種制度底一切痛苦，即可以在資本主義底固有的歷史事

國的發展過程中獲得所有資本主義之果實。他主張這一種決定。』——馬克思與恩格斯還有許多信和文章討論此後俄國經濟發展的（如一八八二年俄文本『共產黨宣言序』即其一例）。他們在這些著作中都本着一種意思說話的，即：如果俄國農民的農村公社不繼續被破壞——當時已經被高度破壞了——那末可以成為實現社會主義的一種過渡。換言之，如果俄國不走資本主義道路，那末它可以就農民的農村公社這一基礎達到共產主義。他們以為俄國實現共產主義的先決條件，是西歐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和俄國專制政府被推翻。但是他們同時附帶着說俄國已經大踏步地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了。恩格斯於一八九二年寫信給尼古拉說：『我此刻還不能深入地看出在我們眼前演進的俄國工業革命，和在英、德、美表明的和已經表明了的工業革命有何不同之處。』——民粹派竭力企圖利用馬克思書信去說明他們底意見之正確性。他們不懂得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思想路線，他們認為：有前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的落後國家，它的非資本主義的發展，只有在大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時候才有可能。列寧以後發展了，而且是深刻化了這種觀點。（見『共產國際綱領』）

（六）『勞動解放』社是第一次站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面的社會民主主義組織，成立於一八八三年，由逃亡國外去的『黑分派』領袖——普列哈諾夫，阿克雪里洛德，查蘇里奇，狄義奇，伊格那托夫——組織的。該社對民粹派的實踐和理論加以批判，創造了方興未艾的工人運動之理論基礎，即刻布俄

間發生關係。但是其組織工作成效不大。出版了不少著作，一八八四年提出第一次社會民主主義綱領草案。此項草案尚表現一些民粹派的殘餘：對知識份子之地位估計過高，要求恐怖政策等。一八八七年該社第二次綱領草案完成，其中提出了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要求。一八八八年該社建立了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小組』，這一個小組團結了在外國的社會民主黨人。一八九八年列寧以『彼得堡鬥爭小組』名義和『勞動解放』社發生關係。列寧及『彼得堡鬥爭小組』底其他由放逐回來的馬克思份子和『勞動解放』社合辦了一份社會民主主義的報紙『火星』。小組組織直到一九〇三年第二次黨大會之後方解散。

（七）車爾尼雪夫斯基當時幾乎是唯一徹底代表農民利益，反對大地主壓迫的著作家。他充分利用合法機會，作了大批農民問題的著作。他底『告農奴書』正是革命的表現！他在這一『告農奴書』中，鼓動農民組織起來，並且鼓動農民準備武裝暴動。他為了這一份『告農奴書』而被捕，被判處西伯利亞，罰做苦工。

（八）『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和司徒魯威先生著作中對民粹主義的批評』一文，發表在一個標題為『關於我們底經濟發展問題的材料』的討論集裏面，這討論集被沙皇的檢查機關沒收銷毀了。本文是攻擊『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在九十年代初葉，當資本主義之迅速發展顯然地證明了民粹主義理論之謬誤的時候，一部份俄國知識份子底意識形態發生了一種變化。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開始廣泛地傳佈於俄國。直

到當時一直盛行於知識份子中，尤其盛行於革命知識份子中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不僅爲『勞動解放』社和當時開始產生的非法社會民主主義小組——列寧爲其中一組的組員——所攻擊，而且也爲所謂『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所攻擊。

『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他們採用馬克思主義的一方面，以確定資產階級底階級立場。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看見了當時的俄國正在轉變成爲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度，看見了在新的資本主義關係影響之下，國內經濟發生各種變化。馬克思主義解釋了這種經濟上的變動，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且，清楚明白地指出了，俄國不僅將要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而且已經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資產階級認識了在生長的資本主義俄國裏，它既在國內經濟生活上起領導作用，那末在國內政治上也要起領導作用。『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反映着新興資產階級進步階層底意識形態，和他們之努力在國內日漸增高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中獲得領導權。『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從馬克思主義中拿去它的關於資本主義之經濟解釋，如像馬克思主義看見了資本主義的進步性，看見了資本主義比封建農奴關係及其殘餘來說，是大大向前進步了。（民粹派正是不懂得這一點）。

但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僅解釋和證明資本主義與農奴制和沙俄的農奴制殘餘比較起來是必然的和進步的，而且也證明在資本主義中諸矛盾之發展，結果定要毀滅資本主義。眞正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證明資本主義底和資產階級底掘墓人——無產階級也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發展着，無產階

級在爲社會主義革命鬥爭中，將要建立它底專政，並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從馬克思主義裏抓住了關於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學說，却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實質。馬克思主義底這種革命實質，被『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塞進馬克思主義裏面許多的『修正』所掩沒了。『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所出版的最主要的著作之一，是一八九四年出版司徒魯威所著標題爲『俄國經濟發展問題評述』的一本書。在這本書裏，司徒魯威在馬克思主義掩護之下，公然地曲解馬克思主義。當時反對司徒魯威的唯一的人是列寧，列寧把他只當成一個暫時的同盟者。

在這篇文章裏，列寧攻擊自由資產階級曲解馬克思主義。本文是以一八九四年秋天列寧在一個司徒魯威也在場的小組上所作的報告爲根據的。那報告的標題是『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著作中的反映』。在這報告中，列寧比在本文中對司徒魯威作了更有力的攻擊。這種攻擊在本文中稍稍修改了一些，『部份是爲了檢查，部份是爲了與「合法馬克思主義聯盟」以共同與民粹派鬥爭』。（『列寧全集』十二卷，五七——七〇頁。見列寧所著：『在十二年中』彙刊的序文。）

在列寧批評過司徒魯威之後，司徒魯威有一時期向左轉了（事實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大會宣言是他寫的），但像一切『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後來他更加進一步去『駁斥』馬克思了。俄國『合法馬克思主義』與西歐修正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聯繫是顯然的。列寧分析『合法馬克思主義』階級性是『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著作中的反

映』；換句話說，他把它視爲資產階級底一個思想派別。列寧批評『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是暫時的同盟者，並且預見了他們繼續向前發展，將變成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後來列寧還指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不斷的右傾機會主義傾向，連孟塞維主義在內，都是『合法馬克思主義』之繼續。列寧寫道：『「合法馬克思主義」、經濟主義與孟塞維主義，代表着同一歷史傾向表現的各種形式』；換句話說，『合法馬克思主義』乃是機會主義鎖環底第一環，它最後變成了孟塞維主義的形式，反映着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影響。』

『合法馬克思主義』改造它底意識上的武裝，以適應俄國資產階級底發展。在二十世紀初葉，『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公然出來反對馬克思並宣傳唯心論。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前夜，『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像司徒魯威一樣成了自由運動的領袖。司徒魯威成了地方議會立憲派（『解放同盟』）的領袖和他們底機關報（『解放』） 的編輯（一九〇四 ——〇五。）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前『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組成了『立憲民主』黨的核心。無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獨立活動及其在革命鬥爭中的領導權，驅使前『合法馬克思主義者』走到反革命和神祕主義。在反動時期，他們參加發行反革命的雜誌『界標』（Vekhi）；該雜誌對革命進行了卑鄙的鬥爭，並贊助專制政府的壓迫手段。在世界大戰中，他們——尤其是司徒魯威——出來作俄國帝國主義的意識代表者，而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中，他們乃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派。由於列寧反對司徒魯威論文之難讀，因此編輯部只收

集本文之一部，代表着列寧與司徒魯威爭論的理論概要。

（九）司徒魯威反對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革命轉變，他表示了與『修正』派所表示的同樣的思想。一切的『修正』派都說，四十年代的馬克思是一回事，而後來變得『更聰明』的馬克思是另一回事。『修正』派與司徒魯威都說他們不能接受馬克思與恩格斯由『共產黨宣言』中所寫的話，即：『在敘述無產階級發展底最一般的階段時，我們探索出來了或多或少隱蔽着的 國內戰爭在現社會中 猛烈進行着，一直要達到這一點：戰爭爆發成公開的革命，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以奠定無產階級統治底基礎。』

恩格斯自始就把司徒魯威視爲資本主義的辯護人，認爲他從改良主義者的觀點去看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問題。在一封一八九三年致N 的信裏面，恩格斯說道：『他（司徒魯威）的最大錯誤的地方，在於把俄國的現狀與美國的現狀相比，以便駁斥他所謂我們底對未來的悲觀意見。』（即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鬥爭的深刻化、恐慌、等等——編輯部）『他說俄國現代資本主義的惡果，將要像在美國一樣容易地被克服。』（即不經過猛烈的階級鬥爭——編輯部）（見『馬恩書信集』第二二五信）

（一〇）此處指民粹派的意見，說俄國的經濟是離資本主義而自由的，說俄國的資本主義是自外輸入的和人工造作的。

（一一）『哥達綱領』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一八七五年哥達大會上所通過的綱領。在這次大會上，前此存在的兩

德社會主義黨派，卽拉薩爾派（機會主義派）與愛森拉赫派（馬克思主義者），聯合組成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馬克思很嚴厲地批評了這個綱領。他在他底小册子『哥達綱領批判』中寫道：『傭俗社會主義（和一部份民主派）從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取得了把分配當作是脫離生產方式的，因而認爲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在於分配。』（參看『哥達綱領批判』三二至三三頁，着重點是我們加的——編輯部）

——司徒魯威從馬克思底小册子中引用上述一節作他底書之卷首題辭，但他省略去了我們所着重的字句。

（一二） 這個綱領草案是一八九五年底列寧在獄中寫的。數月以後，他給這綱領寫了說明，其時他仍然在獄中。這作品於一八九六年夏由獄中傳遞了出來。它是在一本書的行間用看不見的化學墨水寫成的。綱領草案的目的，是要在俄國組成一個集中的、全國性的社會民主黨，它是爲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而寫的。綱領廣泛地提出經濟鬥爭的任務，也最明確地規定了政治鬥爭的原則。這一綱領草案的主要內容是：促進無產階級底階級覺悟；爲把政權移交給工人階級而鬥爭；爲社會主義而鬥爭；反對專制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

（一三） 列寧所說召集國民會議，意指立憲會議。

（一四） 基爾特（中文有人譯爲行會——校者）是中世紀存在於歐洲的熟練手藝工人底限制極嚴的社團，在十八世紀稍稍流入了俄國。基爾特的目的是保護基爾特社員對其一行業的壟斷。它們具有嚴密的複雜的一套行規，這些行規

是那些想從事某一特殊行業的人所必須遵從的。為要成為一個熟練的行業工人，從業者必須首先經過學徒時期，然後作短工，在從一階段過渡到另一階段時，他必須經受嚴格的技術試驗。基爾特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和階級鬥爭的障礙物之一。

（一五）　八十年代的俄國工人運動中最重要的事變，乃是一八八五年莫羅作夫織布廠的罷工。罷工是這些工廠裏的工人所遭受的半農奴式的剝削所引起的。罷工組織得很好，由一些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領導，這些工人由於七十年代社會主義者所進行的宣傳而有了訓練。罷工底領袖被捕受審，但被判無罪釋放了。由於這次罷工，政府通過了一八八六年六月十五日的工廠法。該法令禁止罷工，但[illegible]僱主每月至少發工資一次，禁止以貨物或利息聯單作工資發放，禁止僱主因缺工而徵收一盧布以上的罰金，命令須將罰金所得款項作為工人謀福利的基金。可是，就在第二年，這一法令中包含的一切『讓步』都被一些保留所取消了。

（一六）　一八九六年春聖彼得堡發生的罷工，是由下列情況所引起的：為要慶祝尼古拉第二的加冕禮，僱主宣佈放假一天並關閉工廠。工人要求對這強迫的假日所浪費的時間付以工資。僱主拒絕承諾這個要求，三萬個紡織工人就罷了工。罷工支持了約有三個星期。這次罷工的規模及其有組織的性質，不僅給了俄國工人一個深刻印象，而且給了英國和德國工人一個深刻印象。罷工期間所提出的要求，不是一種窄狹的行業性質，而是有關一切工人生活條件的要求。其

要求爲：縮短工作日，由工人管理罰款基金等等。政治要求也提出了。某些經濟要求被承諾了，其他要求僱主允予致慮。僱主未實踐諾言，於是在一八九七年初，罷工又在一些紡織工廠中爆發了。政府用連續的壓迫手段企圖粉碎一八九六年的罷工。差不多逮捕了一千個罷工者並從聖彼得堡驅逐出去了。財政大臣維特發了一個告工人書，要他們毫絲不要注意那些『匿名信』，意指『鬥爭同盟』所發的宣言。爲了回答維特，同盟又發了一個宣言，在其中向工人說道：『政府現在正與我們談判，這是它從未做過的事。我們要踢開它底文告，繼續我們底艱苦而光榮的事業。』

（一七）　本文底複寫原稿就到此終止。

（一八）九十年代是俄國工業迅速發展的時期。重工業生長起來，外國的資本大量地流入。採礦與冶金工業立刻居於首要地位。迅速的產業集中發生了。新的區域如像頓尼次河流域一個個地工業化了。城市迅速生長起來，鐵路網擴大了。資本比從前更加深入農業了；創造國內市場的條件出現了。

無產階級的幹部也增加了。工業繁榮影響了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和知識界。階級覺悟開始發展。罷工運動給社會民主派底活動，創造了有利的基礎根據。九十年代在幾個大工業中心產生的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從宣傳走進了鼓動羣衆。在那些七十年代主要在民粹派觀點影響之下的、急進的、革命的知識界中間，由於這些事故而開始產生了一種階級分化的過程：一部份走到自由資產階級方面去，另一部份

走到馬克思主義方面去了。

早在一八九三年，民權黨就組成了。這是一個由拿散生（Nathanson）領導的民粹主義的政黨。它在列寧所說到的那個小册子『一個迫切的問題』和『民權黨宣言』裏面說明了它底綱領。他們批評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大多數民粹派底純粹文化工作，宣佈爲政治自由和憲法（即以人民議會限制沙皇專制）而鬥爭是它底任務。民權黨希望藉否定社會主義（雖然不是公開的）和承認爲憲法而鬥爭之必要，去影響反政府的自由主義的份子。

知識界各革命集團底思想觀念底轉變，最顯著地表現在他們轉向馬克思主義的情形中。列寧提到這些集團之一，即一八九一年組織的所謂『第四期民意小報派』。出版『民意小報』的這一派，保有一個組織得很好的印刷廠，『聖彼得堡鬥爭同盟』的文件和列寧底作品，也在這廠裏印。這一派漸漸脫離了民意主義，而更走進了馬克思主義。它在工人中進行工作，由於這種與工人的接觸，漸漸地走到社會民主派方面去了。第四期小報幾乎是一種社會民主主義的作品。

在顯示革命運動之高漲及其轉向社會民主主義的大事變中，列寧把『工人』（Rabotnik）雜誌之出現也包括在內，這雜誌由俄國社會民主派同盟在國外出版，『勞動解放』社編輯。列寧參加了組織這雜誌出版的工作。

（一九）列寧於一八九三年到聖彼得堡後，即與在聖彼得堡工人中間進行宣傳工作的一個社會民主派集團建立了關係。他很快地就在這一團體中取得了領導地位。在一八九四

——一九五年，這團體變成了一個強有力的組織，稍後便採用了『聖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這個名稱。同盟在各工廠中開展了有力的宣傳活動，能夠利用『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以爭取有革命意志的知識份子脫離民粹主義的影響。它在一八九五和一八九六年的罷工中，所扮演的領導角色，特別幫助了同盟的生長和健壯，並在工人羣衆中間得到巨大的影響。在這個如列寧所謂『自發的高漲』時期，同盟發出了許多宣言和傳單；同盟盟員親自參加領導罷工，這第一次使得社會民主派的組織與羣衆的工人運動能夠建立頗爲密切的聯繫。

列寧親自積極參加了同盟的領導工作。尤其是他應同盟之委託寫了許多小册子，如像『什麼是「人民之友」』、『論罰金』、『罷工』等，還有許多宣言和一個綱領草案。在獄中（他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夜被捕），他繼續領導同盟並寫了許多作品，設法偸運出獄。

『聖彼得堡鬥爭同盟』，從在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小組中間進行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階段，走進了在無產階級羣衆中間進行實泛的鼓動，這種鼓動聯繫到他們底經濟的和一般的生活條件，並把這種反資本主義和反資產階級鬥爭的鼓動與號召和反專制的政治鬥爭聯繫在一起了。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六時期的同盟領導者羣（列寧、克爾賛諾夫斯基、馬爾託夫、萬尼葉夫、斯塔可夫、拉得[illegible]及其他），被人稱作『老年派』，用以與『青年派』——未來的『經濟主義者』相對照。在一八九六年，幾乎一切的『老

年派』都被捕了，同盟的領導使轉移到了『青年派』手裏。

（二〇）隨着九十年代社會民主運動數量上的增長，它底策略和它底工作底性質發生了一種轉變。前此在純粹研究性小組裏面進行的工作（比較很少的前進工人在這些小組裏受到政治教育），由羣衆鼓動起而代之了。 威爾納就底一個猶太社會民主主義小組底組員之一克雷墨寫了一本標題爲『論鼓動』的小册子，由馬爾託夫校對發行。這小册子底未付印的原稿，就在工人中間互相傳閱，很多人都知道了。在這本小册子裏面，作者們論證說這樣的時機已經來到，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要從研究小組的狹窄限制中跳出來，深入到無產階級的羣衆中去，担負起在工人中間作關於經濟問題的鼓動的工作。可是，在這種爲新的策略的鬥爭中，他們走了極端，有點把政治鬥爭隱到暗處了。

（二一）一八九七年六月十四日（舊歷六月二日）的法令，縮短了工作日，是政府在一八九五——九六的聖彼得堡織工罷工之後通過的。列寧在他的小册子『新的工廠法』裏面，對於這法令作了詳細的通俗的分析。這個小册子在當時被『勞動解放』社視爲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工人階級的著作。在這本小册子裏面解釋該法令通過的原因，追尋它底歷史，指出強迫政府讓步的力量乃是『聖彼得堡工人們和他們在一八九五——九六年組織的大罷工』。在這些罷工中間，曾向政府提出了明確的要求，鬥爭同盟並在工人中間散發了宣言與傳單。

一八九七年六月十四日（舊歷六月二日）的法令，限制

工作日爲十一小時半，並強迫在星期日停工休息。列寧在他底小冊子裏面詳細分析這一法令，指出政府所作的讓步是如何地不足道，而資本家與官僚們又多麼容易逃避這些讓步。列寧寫道：『但該法令被通過這一事實，就很有助於工人運動的勝利。而且要對運動之向前發展給以一種刺激。』

（二二）社會民主黨人十七個人的抗議書，是列寧在一八九九年秋天在流放中寫的。除列寧外，署名的有克魯普斯卡雅、斯塔可夫、克瑞查諾夫斯基、 賴伏左魯瓦、 李比新斯基、倫尼克以及其他當時在流放中的社會民主黨人。這個抗議書是由於一種後來大家稱之爲『信條』的文件之發表所引起， 該文件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當時人稱爲機會主義的『經濟派』所發表的。經濟派主張，工人階級主要任務是爲每日的經濟需要而鬥爭，否認無產階級底革命的政治鬥爭之意義。這些改良主義者提出照自由民主主義的方向改造現存社會的任務，用以代替推翻專制，奪取政權和革命地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任務。他們採取改良主義的綱領，使得經濟派接近『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去適應資產階級底利益，而經濟派不僅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適應這些利益，而且用工人運動的實踐，去適應這些利益。『信條』用比較澈底的方式，規定了經濟派所採取的立場；它勸告工人只限於爲經濟改良而鬥爭，把政治鬥爭讓資產階級自由派去幹。『信條』爲庫斯柯瓦所著，他奎聖彼得堡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中間宣傳經濟派的觀點。

在俄國宣傳經濟派觀點，是與在西歐散佈修正主義相一

致的。伯因斯坦所著『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與社會民主黨底任務』一書之廣泛流行，是由於這個事實：當時（前一世紀九十年代）在全世界工人運動中已經發生了一個頗為強大的機會主義派，而伯因斯坦之攻擊正統派馬克思主義，就是當時該派最顯著的表現。經濟主義是俄國修正主義的變種，是國際機會主義在俄國的分枝。

經濟主義底來源，中文『列寧選集』第三卷中『我們底運動之迫切任務』一文把它說明了。在『做什麼』一書（也在選集三卷裏面）中可以看到對經濟主義之擴大的評論與批判。

（二三）一八四八年法國、德國、奧國、匈牙利和其他國家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推動革命浪潮的是法國二月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了路易斐立普及其代表大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府。在這次革命中，工人階級盡了很大的任務，正如馬克思所說，工人階級『用武裝力量獲得它（共和國），把工人階級底印記印在這新的創造品上面，宣佈它為社會主義共和國』。當資產階級在國民立憲議會裏宣佈它底統治，並宣稱工人底要求為純粹烏託邦的時候，『……無產階級用歐洲內戰史中最卓越的事變——六月暴動來回答它』。（馬克思著『拿破侖第三政變記』三〇——三二頁）資產階級在小資產階級幫助之下鎮壓了這次暴動。在歐洲其他國度裏，一八九八年的革命是針對着反地主、反君主專制和反農奴制殘餘的統治的。在德國，革命的主要動力是工人階級，並得到農民底積極援助；但這些國度（德國在內）裏的革命領導

權，卻操在資產階級手裏，因爲工人階級尚屬相當弱小，而且在任何這些國度裏都沒有稍有力量的政黨領導它。可是，被巴黎工人六月暴動和他們各國羣衆運動駭怕了的資產階級，與地主和君主專制妥協了。結果，所有這些國度的革命都被鎮壓，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結果，只是對君主專制的權力稍加限制，給了資產階級參加立法的權利，解放了一些地主對於農民的束縛（但這束縛一點也沒有消除）和對於地主貴族的政治特權給了一些限制（但未廢除）而已。

（二四）里昂織工的暴動爆發於一八三一年，是僱主無恥的剝削使工人陷於絕望的窮困之結果。有幾天暴動者在城內掌握了政權。但是運動缺少充分政治的和組織的領導，便瓦解了，由於政府軍隊底幫助而被壓碎了。暴動者底口號是：『或是生在勞動裏，或是死在戰鬥中。』德國的一個與此類似的運動是一八四四年西萊西亞織工的罷工，這次罷工是由於手織工人因受機器的排擠以致失業和可怕的窮困所引起的。罷工被鎮壓下去了。這次罷工被德國劇作家霍普特曼寫成劇本『織工』，這個劇本著名於全世界。

（二五）突然崩潰論是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崩潰的理論。德國『修正』派伯因斯坦爲着反對這個理論，曾經宣稱：現代社會的發展，將以漸變的方式前進，而無突變。他說：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間的矛盾將漸漸地消逝，因此資本主義制度漸漸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是可能的。『修正』派認爲：這一過程開始於前一世紀九十年代，爲要證明此點，他們指出了工廠立法之擴張，工人階級依法律手續達到目的

的機會之增多，工人階級合法權利之增加等等。他們從這兒得出結論說，社會民主運動不應該走向『突然崩潰』的政策，即不應走向革命的政策；不應該努力以暴力的革命的方法奪取政權，而應該在資產階級社會底限度內工作，在與資產階級合作的基礎上，一點一點地實現社會主義。因此，伯恩斯坦提出一個口號：『運動是一切，最終目的是空虛的。』

（二六）國際工人聯合會（第一國際）第一次大會於一八六六年九月三日至八日舉行於瑞士日內瓦城。到會代表六十八，代表着二十二個支部和十一個外國社團，主要是瑞士職工會。第一國際的組織是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它底領導機關是大會所選舉的馬克思爲首腦的總委員會。

第一次大會的基本工作曾是通過國際底章程和它底工作原則。大會上的議事日程曾是：勞動與資本鬥爭中的國際互助問題，職工會問題，合作社問題，縮短工作日問題，國際信用問題，賦稅問題等等。列寧所提到的決議案，是以總委員會的備忘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職工會』爲根據的。這個備忘錄是馬克思所起草的，備忘錄稱職工會不僅是無產階級底經濟鬥爭的組織，而且是反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的組織隊伍。（參看斯提克洛夫底『第一國際史』七九頁以下）

（二七）無產階級以外的一切階級代表着『一個一邱之貉的反動集團』這種思想，是一八七五年在哥達舉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大會所通過的綱領中表示出來的。像許多其他機會主義的思想一樣，這種意見是從拉薩爾那裏抄來的。馬克思

在他底『哥達綱領批判』中，嚴厲地批評這個公式，並且從『共產黨宣言』中引用了下面一段話：『在與今天的資產階級面對面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一個眞正革命的階級。其他階級在現代工業面前要衰落，最後並要消滅；而無產階級則是他底特殊的重要的產物。』在說明資產階級在那一方面是革命的和為什麼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是革命的之後，馬克思繼續說：『但宣言當時規定說，「中等階級……如果偶爾革命，那只是因為他們鑒於很快就要變成無產階級的隊伍才如此」。從這一觀點看來，說他們與資產階級以及封建階級在一起只是形成反對工人階級的「一個一邱之貉的反動集團」，便又是胡說亂道。』馬克思在這裏和『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中等階級，是指小資產階級，而小農亦在其中。

在一八九一年舉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愛爾特大會上，通過了一個新的綱領，馬克思所批評的『哥達綱領中『這一公式，在新綱領中已經取消了。

除無產階級外的一切階級代表着一個一邱之貉的反動集團這種思想，也被託洛茨基從拉薩爾借用了。反革命的託洛茨基『不斷革命』理論底主要特點之一，正是在邏輯上從這個觀點得出的結論——忽視農民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任務，在無產階級得到政權時必然要與農民衝突的思想，否認無產階級專政下無產階級與中農間一切聯盟的可能。關於武斷說非無產階級的勞動者（連農民在內）代表一個『一邱之貉的反動集團』，盧森堡和其他『左翼急進派』在歐洲社會

民主革命中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二八）　北俄工人同盟是聖彼得堡工人在一八七八年組成的，領導者是一個叫做奧勃諾斯基的機器工人和一個名叫斯台芬加爾圖林的木匠工人。同盟宣稱它底綱領與西歐各社會主義政黨相同，並主張俄國工人與其他各國工人間的國際的團結一致。同盟在思想上接近民粹主義，例如：它認爲農村公社有很重大的意義。但它當前的目標是爲政治自由而鬥爭，並迫切要求作獨立的工人運動。在一八七八——七九年間，同盟積極參加罷工，並散發宣言給罷工者。當時它有二百個工人爲盟員　。　二月間它發刊了一期『工人曙光報』（Rabochaga Zarga），它是俄國出版的第一個工人報紙。

（二九）　列寧說一八七九年組成的『南俄工人同盟』（卽柯瓦爾斯加亞和謝雪林所領導的組織）。顯然地，這是一種失誤。俄國第一個工人底社會主義組織是查爾拉夫斯基於一八七五年在奧德薩所組成的『南俄同盟』。也許列寧意指的就是這個組織，這個組織有二百個到二百五十個工人盟員，綱領的主要條款是爭取政治自由以便利爲社會主義而鬥爭。同盟進行了廣大的宣傳活動，但它在組成那一年就被政府查禁了。受同盟宣傳影響的工人，後來成爲許多革命組織的核心。

（三〇）　列寧引用阿雪洛德論社會民主黨應取之策略的思想，以增強他自己在這問題上的地位。這並不是說列寧完全同意阿雪洛德的意見。他只在這種範圍內同意他：他（阿雪洛德）反對經濟派的觀點，並承認進行政治鬥爭之必

要。但即在那時，在策略問題上列寧與阿雪洛德間就在發生着分歧的意見。在寫『抗議書』的時候，列寧也寫道，在反對經濟派的時候，阿雪洛德走到了另一極端。列寧指出：他忽視無產階級底實際要求，並在批評社會民主黨輕視資產階級自由派時，他『模糊了』無產階級在政治鬥爭中所佔的『獨立的和更加堅決的地位』。（『列寧札記』卷四，一五頁）這表示早在一八九九年，列寧就已經看出了阿雪洛德底小册子之危險傾向，這種傾向在一九〇三——〇四年更加發展，完全決定了孟塞維克屈從自由派的策略。

（三一）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大會於一八九八年三月舉行於明斯克。大會所代表的組織有聖彼得堡、莫斯科、基輔和愛卡特林諾斯拉夫等處的工人階級解放同盟與猶太工人同盟（人稱為崩得）。大會歷時三天，議決了上述一切組織合併組成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選舉了由愛德爾曼、克雷墨和拉德秦克所組成的中央委員會。綱領問題未經討論。以大會名義發了一個宣言，在宣言中說明了擺在獨立的工人運動面前的俄國社會主義運動之主要任務。宣言提出了在反沙皇統制的革命運動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強調反專制鬥爭的任務，並且把政治鬥爭與工人運動之總的社會主義任務聯繫起來了。宣言宣稱：『無產階級只有用它自己底努力才能給它自己爭得政治自由。我們愈走近東方，則資產階級愈軟弱，在政治上愈怯懦可鄙，而落在無產階級肩上的文化的和政治的任務也就愈重大。俄國工人階級必須而且將要在它健壯的肩上担負起爭取政治自由的事業。這是必要的

001000

步驟，但只是去實現無產階級創造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的偉大歷史使命之第一步而已。俄國無產階級將丟棄專制鎖鍊，以便用更大的精力去繼續反資產階級的鬥爭，直到獲得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

大會通過把基輔出版的『工人報』作為黨底中央機關報。

但在大會閉幕以後，政府就立即破獲了這個組織。不僅中央委員會底委員被捕，幾乎一切參加大會的代表和『工人報』底編輯也都被捕了。『工人報』的印刷機關被封閉了，很久以後，組織才從這個打擊之下恢復起來。

第一次大會還沒有把黨聯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各地方委員會仍然彼此不相聯繫。這次大會的重要性在於：它是走向組成俄國無產階級全國性的、獨立的政黨之第一步。

（三二）　國外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聯盟是勞動解放社於一八九四年年底組織的，為了要聯合當時流亡國外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它是一個純粹宣傳的組織，它底作用是給俄國出版社會民主主義的小册子和定期刊物。最初，聯盟完全在『勞動解放』社領導之下，在黨底第一次大會（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之前，聯盟底一切文件一直都是由該社發行的。在第一次大會上，『勞動解放』社在工人運動當前任務的問題上，與多數代表不同意。當時經濟派在聯盟中佔上風，以『工人事業報』為代表的經濟主義傾向，於一九〇〇年形成了明確的政治面目，在一九〇〇年四月所開的第二次大會上便發生了分裂。『勞動解放』社的社員和支持它們的聯盟

000100

盟員離開了大會，退出了聯盟，自行組織了一個人稱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革命組織。在一九〇一年十月，『火星』報與『曙光報』國外部的代表，『社會民主主義者』組織底代表與國外『社會民主主者聯盟』的代表，開了一個大會，以求合併這些組織；但大會上未能獲得同意。後來，國外一切社會民主主義份子都在國外『俄國革命社會民主主義者』同盟（人稱為里加——Liga）中統一起來了；在上述的統一企圖失敗之後，這同盟就立卽組織了起來。國外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聯盟及其機關報『工人事業報』仍然繼續存在，作為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觀點（卽所謂經濟主義，就是工人只應該關心於經濟問題，而把政治讓資產階級去幹的觀點）的代表和主張者。在第二次黨大會上，它與其他獨立的組織和集團一齊被解散了。

列寧選集

第二卷

譯者　柯柏年等

校者　楊松 艾思奇等

出版者　解放社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報紙本 售價 七角五分
邊區紙本售價六角五分

四〇年五月出版